

曾虛白著

三稜

世界書局發行





40

1920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出版

三

稜（全一冊）

（每冊定價銀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 不 准 翻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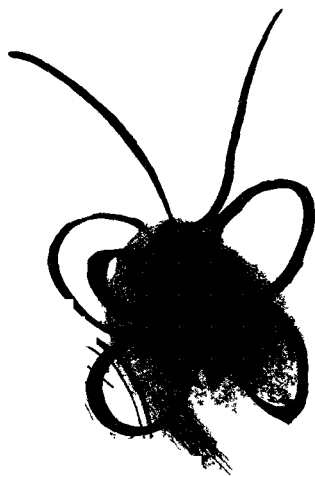
著 者	曾 虛 白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 海 各 埠 世 界 書 局

## 三 稜

一

他捲到海浪裏來了嗎？ 不錯；這東西像山崩一般地湧過來，把他拋上天，把他跌入谷。 他掉到火坑裏來了嗎？ 也不錯；這東西灼膚地在他週圍繚繞，烤得他疼痛難熬。 然而，不，不是水，也不是火；是燦爛的光圈，是璀璨的花環，遠遠近近，大大小小，從老遠無盡的黑暗中排列





着飄盪過來，直到眼前。他看着，又愛，又怕：愛的是，一個個兒環兒發射出眩目的光芒通過雙瞳直拗他的心，醉人的芬芳穿着鼻官直沁他的腦；怕的是，這些嘲兒環兒却都是活動地迎面撲來，一個個遼遠的小星，一忽兒如環，如盤，如輪，如蓋，沒頭沒腦套上身來。他想逃，逃不了；他掙扎，別想動一動，縛在身上的像火一般的灼，來的還像浪一般的湧。他的氣窒了，熱血沸湧，彷彿整個兒身體要炸了；於是，高聲地嚷，嚷，嚷！……

質夫朦朧地覺得心頭還跳個不住，氣也喘不過來；漸漸地纔感到自己剛纔的經歷祇是一場夢境，心跳止了，可是氣還是塞住了般的吐不出來。掙扎着睜開眼，纔給明麗的月光洗淨了睡魔殘餘的陰霾。倩娘半個身體壓在他小肚子上，大腿又疊着他的大腿，左臂圍抱着他的頸子，臉貼着

他的臉；這還是入睡時的姿態，怪不得他呼吸這樣的窒塞！他伸起沒有給壓住的右臂輕軟地把圍在頸子上的那條膀子移下來，再伸手下去捧起她的大腿，騰出自己麻木了的下半身。倩娘哼了一聲，欠伸似地把左臂移到身後，順勢翻身，又仰着臉鼻息呼呼了。

紗窗映着月光把全屋子塗上一片勻淨的乳色。質夫側身細看；黃澄澄的龍鬚蓆上襯着倩娘半裸的肉身，像金盤中盛着的雪藕，格外覺得白晳明潤。兩條海鰻般的臂膀，蜿蜒地出沒在亮晶晶散髮的雲浪裏。左右兩腋窩，墳起兩條圓緻緻的肌肉，環抱當胸，捧住一對鼓鼓的乳峯，隨着呼吸的起伏，微微抖動。齊腰繫一條水綠色薄紗短褲，凹陷的腰肢在紗影裏弧突成豐隆的臀部。

這一身肉，這一身使他沉醉了半生的肉，蘊藏着多少的狐媚和蠱毒！然而還有這隻臉蛋。這隻被她顛倒，被她迷亂的臉蛋，這忽兒又怎樣的

寧靜，發着醇潔的光輝！這上面雖罩上着一層病態的灰白，可是這種灰白也就是質夫所認為最足動人的潔白。嘴唇跟着呼吸極遲慢地在那裏開闔，時時露出一排細小齊整而光亮如白磁般的牙齒。上唇皮彎彎地向下垂成一條極勻稱的半弧綫，柔軟地，潮潤地像有無邊的甜味。又長又清晰的睫毛覆蓋着微留紅暈的下眼皮，漾起一圈淺絳的淡影在雙頰上。然而細瞧，那眼梢上不是已隱現着鴉爪般的細紋，額角上的皮膚不是已鬆鬆地打起了折襞了嗎？可是，她整個兒的神秘，全都蘊蓄在這時候深藏着的那雙眸子裏呢！眸子？這決不是眸子；是耶穌的奇蹟，佛的神通，魔鬼的幻術，巫女的符籙。這裏面含蓄着不可言說的東西：有磁極般的吸引力，有音樂般的感應性，可是蜜一般的甜，絲一般的韌。或者是天魔的舞帶，是婉娛絲的衣鉤幻化成這兩顆晶瑩透澈的明星吧！祇想牠在長睫影裏閃爍的光景，含情脉脉時，能表現出多少口舌不能吐露的衷情來！

質夫側臥着儘自出神，漸漸地又覺得有些模糊恍惚了；眼見情娘的白肉上湧起了煙霧般的東西，霎時間騰騰炎炎地發着光芒，昇到遠處，又彷彿凝成一個個小星，漸漸地擴大起來，一忽兒如環，如盤，如輪，如蓋，沒頭沒腦套上身來。他氣窒，血沸，掙扎着高聲地嚷，嚷，嚷！……

這忽兒質夫彷彿真清醒了。窗帘上已泛起了一層魚肚白，屋簷頭已來了一羣啾啾唧唧的小麻雀。幾處廠家的放汽聲已在曼長地唱和起來；祇聽這一處拉長了聲音，發着綿延不斷的長歎，那一處壓緊了嗓子，嗚咽地答應着；突然又一處，彷彿感到了異常的激刺，發出一聲尖銳的呼聲；同時牠近邊，湧起了模模糊糊分不清的許多喧嚷擾攘。一眨眼的功夫，遠遠近近湧來了種種歎息，嗚咽，號叫，悲啼的聲音。他耳朵裏祇覺得充滿了響鳴。他腦蓋上受不住小鎚子不停手的敲擊。他胸中脹滿了煩



憊。他忍不住，倏地翻身坐了起來，怔怔地望着窗口。

魚肚白已變成了透亮的光芒。下意識地質夫伸腿吸上了床前的一雙蒲草拖鞋，慢慢地向廂房裏走去；祇覺頭眩眼花，腳底下晃晃蕩蕩地像踏在綿絮上面不得勁兒。走了幾步，順勢就在窗底下那隻紅絲絨藤穿背的雙人安樂椅裏躺了下來。雙手捧着頭，倚在椅子的扶手上，繃緊，眉頭呆呆地瞪着地板。半晌，纔慢慢地抬起頭來。

趕早市的小販已亮着高音階的嗓子在遠處叫嚷過來；窗外面已開始了老媽子們「阿姊」，「阿妹」清晨的酬酢。窗外的喧嘩，益發襯出這屋子裏的沉寂。冷清清地祇牆壁上那隻掛鐘的答的答地還有一些兒活意；其餘一切，像火場上殘留的灰燼，死寂，死寂！滿屋子顯示着昨夜的風狂，反襯着眼前的寂寞。廂房裏一隻紅木方桌子孤另另地斜立在地中間，四圍東倒西歪散立着五六把高背的椅子。桌子上攤着垃圾般的一堆，

是未經收起的麻將牌；靠着桌子角的兩隻小茶几上滿滿地堆着的，是一大盤吸賸的香煙頭，三四隻砌滿了煙灰的高脚玻璃盆，和五六隻盛着變成黑色茶腳的茶杯。地板上灑滿了黑白的斑點，這是一晚上嗑瓜子的陳跡；還有些紅綠的紙皮，踏爛了的瓜皮，調和着這黑白點的單調。

這邊幾隻紅絲絨藤穿背的柚木洋椅子上益發零亂了。一隻上拖一件白綢子印大紅花朵的短旗袍；下半截掉在地板上，彷彿衣角上已印了一灘灰污，上半截給一把銀背的頭髮刷子壓住了，明晰地已染上一灘油漬。

又一隻上堆滿了粉紅的絲襪子，水綠綢子的胸衣和短褲，和一條大紅絲織結成的褲帶環繞在椅背上。靠床的一隻上都是質夫自己的衫，褲，襪，帶，也亂七八糟地一大半拖在地板上。床面前的梳裝桌子上，瓶兒，盒兒，梳子，鏡子，倒的倒，歪的歪，都彷彿酩酊大醉，不能動彈。七零八落亮晶晶的首飾雜亂地四散在桌子上。

看見了這些，質夫痿軟的神經感到昨晚激刺的餘波又在他靈魂裏動盪起來了。不能自主的迴憶又兜上心來。

昨兒晚上的十六圈麻將，質夫那裏有一刻注意到羅列在面前的十三張骨牌上；心裏老是計算着準備了一天決心在晚上實行的談判。本來他希望一進門，情娘獨自在家裏，直截痛快地跟她說明了就走；誰知道事情就這樣的不湊巧，他進門沒坐定，可厭的王人俊拉着個不相識的朋友，跟着也來了。最可恨的，他一進門就嚷着巧，說什麼「天作之合」的麻將搭子，不問情由地就鬧着又麻將。唉，那兒再有給質夫說話的機會！坐下來又麻將時，大家儘情調笑，惟獨質夫默默地在心裏盤算。他知道人俊和情娘的關係，也跟自己一般的密切，那麼打完了麻將他就肯乖乖地走嗎？他不走，讓他留在這裏原也不要緊，可是準備着的談判就說

不成了。今晚說不成原還有明晚或別一晚，可是他感到自己實在沒有再鼓起這一番勇氣的能力。他覺得不趁今晚解決這一個關係他整個兒生命的大問題，他就永沒有解決這問題的機會了，可是想要今晚上解決，看樣子又是八九成的靠不住。當然，這難關祇在人俊的走不走；可是聽他這樣的興高采烈，不住地向着倩娘眉花眼笑的賣弄殷勤；遞香烟哩，倒茶哩，削香瓜哩，抓瓜子哩，他的用意傻子都看得出。質夫原知道倩娘對於人俊的感情本祇是愛好他獻殷勤，會服伺的那一點兒小心翼翼的態度；比着對於他這方面的熱情熱意，人俊祇能算一顆聊以遣悶的消閑果子罷了。然而，倩娘今晚的態度可不對哩！彷彿對着人俊的調笑她感到異常的興味，彎彎長睫下的那對媚人的眸子祇對人俊發出那一種他一向能十分了解的誘惑。這是什麼意思？質夫懵懵地祇在一方面想，沒有理會到自己這一副冷冰冰的嘴臉，叫人家那兒能搭得上話呢？



好容易十六圈麻將告了結束。大家站趨來時，倩娘坐在椅子上眼望着質夫懶洋洋地欠伸着道：

——你們都要回去嗎？……好，朱媽叫阿四把車子開出來；這樣熱的天氣，反正覺是睡不成的，我送你們回去，順便在城西路那一帶兜着風，涼快涼快。

人俊的臉上一楞，把眼睛瞟着倩娘，又掉過來死釘着質夫望了一眼。倩娘已走到床前，對着梳妝鏡在抿弄頭髮，重施脂粉了。一忽兒，掉過身來，嘴裏說着「走吧！」已扭動腰肢跨出了房門。

大家隨後跟出去，一窩蜂跳上了候在門口的汽車。質夫正像一隻十分馴順的綿羊，無形中給倩娘那條迷媚的魔帶籠住了週身，一任她牽攜播弄，沒法抵抗。他心中暗自焦急，抱怨，痛恨自己的孱弱，可是這不爭氣的靈魂總是飄飄蕩蕩地跟着她那一陣挾持一切的熱風盪漾着，無從把

握。他機械地跟着大家跳上了車，下意識地給倩娘掖住了坐在她的身旁，懵懵懂懂地聽着大家的說笑。直到聽見了汽車馬達的振動聲，他纔覺稍微清醒了一下，突然感到今天的計劃是完全失敗了，跟倩娘談判的機會是絕望的了。

汽車在鋪滿着水銀般月色的城西路上走，撲面涼風解除了一天的煩熱。倩娘高興得祇是逗着大家格格吱吱地笑，一忽兒竟拉長了嗓子唱起她新近在留聲機器裏學會的雷夢哪戀曲來了。人俊湊趣，也側身撲着她的腰，臉貼着她的臉，曼聲地和着；那一位跟汽車夫並坐的朋友，也掉過身來，拍着掌兒唱着。祇有質夫兀自呆瞪瞪地默不作聲。

——你困了嗎？怎的變成了啞吧？倩娘突然停止了歌聲，掉轉臉來笑問着質夫。

質夫似笑不笑地望了一眼。

——好，我送你們回去吧。……阿四，順路該先送王先生們回署裏去，是嗎？……行，你就掉過車頭來吧。

汽車離着軍事署遠遠地停下來，人俊和他的朋友依依不捨地下了車。阿四掉頭看着倩娘等候她的吩咐。倩娘也斜着媚眼儘向質夫笑，半晌，拉一下他的袖子輕歎地說：

——怎樣？你說呀！

噢，質夫這纔明白了。好一個鬼精靈的女人！他禁不住脫口道：

——我跟你走。你說吧。

——回去！阿四。

跨下汽車，跟着倩娘回到她房裏的時候，質夫已經遺忘了一切，整個兒心靈祇在無主地飄盪。一任她牽引着自己，登了樓，進了房，擁到沙

發上摟住了嘴貼嘴地給他一個窒息的長吻。半晌，倩娘站起來拉着他的手儘自笑望着他的臉。

——我的心肝兒，今兒那兒來的這些心事？快別鼓着嘴，怪沒意思的。累了，咱們歇息吧。

說着，她走到梳裝桌子前，卸下了頭髮上那一只鑲着亮晶晶小鑽扇子的形的大梳子，拔去前前後後束髮的小針，讓一頭柔軟光亮烏黑的頭髮自由地披散到雙肩上；這一堆烏油油雲霧般的青絲，益發襯出她的頸額臉頰，象牙般白潔，水晶般透明。

她掉過身來，錫着眼儘對質夫望，一隻手在機械地解她旗袍上的鈕扣。半晌又掉過身去，伸出一隻膀子，迴頭笑望着質夫輕款地道：

——給我拉一拉！

質夫迷糊地走近她的身，一股熱騰騰，香馥馥女人身上特有的氣息直



透他的鼻觀。他拉住了她的袖口，她扭着腰肢把隻圓緞白淨赤裸的膀子抽了出來；順手再把那隻袖口一拉，一件旗袍就褪到了腿灣裏。她一隻手扶着賀夫的肩頭，一隻手拎着褪下的旗袍，伸腿跨了出來，把牠望椅子上擦。

她身上祇賸水綠色的胸衣和短袴了。這醉人的衣色襯着紅噴噴的白肉，彷彿是葉影裏掩映着含苞的花朵。可是那輕薄的綢子並沒有掩蔽了這奇花的色相，整個兒曲綫停勻的肉體已差不多卸盡了莊嚴，儘情地施放牠魔媚的神力。

倩娘拿了一隻噴啣瓶，對着鏡子，在自己身上散佈紫羅蘭的香霧。

賀夫站在她背後，禁不住熱情的動盪。然而他抑制着，幫着她褪除了未褪的一切；然後拉着她圓嫩的白手，捧在臉上熨。兩個人不自主地倒在沙發上。倩娘伸臂撲住了他的頸額，拉過他整個兒身體伏在自己的懷

裏，把一對熱刺刺的嘴唇緊貼着他的臉；隔了半晌，突然一半兒啞吮，一半兒膩貼，雜亂地在他頸額臉頰間，散佈上萬千個熱吻。質夫感到這一對溫熱柔潤的嘴唇有一種不可抗的電力從他肌膚的浮面一直透射到他靈魂的深處，撼動了他全身纖維的組織，發出一種麻痺的感覺，手足都不自禁地痙攣起來。同時他感到記憶中殘留着的一點兒東西彷彿還在遼遠的陰影裏掙扎着，隱隱似乎還聽到牠啞啞的嗓子叫嚷的尾音，使他熱烈的衝動中更加上一重悲哀的創痛。

他的靈魂像大風中的燭火般搖曳着。背脊上一股灼熱的沸流通過每一節脊椎，直灌到他的尾間；同時胸臆間却塞滿了鬱鬱勃勃的煩懣，脹得他氣也喘不過來。他索索地週身發抖，顫顫地微聲道：

——你……要我的命！

說着時，眼淚像橫決般的流出來。他辨不清這究竟是悲哀還是熱戀，

祇覺酸溜溜，熱烘烘的一陣衝動，不自主地把兩臂緊摟着倩娘的頸項。

熱狂地他吻着她的嘴，她的頰，她的頸；伏下身去，抱住她的腰，把臉龐緊緊地埋在她溫熱的雙乳間，嗚咽地啜泣。

倩娘臉上微露着詫異的神色，輕款地扶他起來坐在自己的膝上，一壁給他解鈕扣 一壁柔聲地問道：

——你恨我嗎？

——我……

賀夫咽住了說不下去。他意識到自己這忽兒完全是她權威下的一個弱蟲，絕對沒有一點兒反抗的能力。可是，倩娘還是逼緊着問：

——你什麼？ 怎又不說了呢？

賀夫祇能含着淚對她苦笑。半晌，訥訥地道：

——我……我不能離開你！

——噢，怎麼，你要上那兒去呀？

——不，不，沒有這種事。我祇怕……

——好孩子，那兒就這樣死心眼兒的，怕什麼？ 有你表嫂在這兒，怕什麼？

表嫂！ 這刺心的兩個字，振得質夫頓時神智又清明起來。 他倏地

推開了倩娘站起來，很嚴肅地道：

——表嫂，我今天來，特地有話要給你講。

倩娘瞟了他一眼，跛了跛嘴唇，也跟着站起來。 一手勾着他頸頸，

一手撫弄着他已經解開了的衣紐，頭靠在他的肩上曼聲地道：

——我們要講的話多着呢；天快亮了，睡着講不好嗎？

質夫的勇氣已像燭火般的隱去了。 綿羊般地他一任倩娘的搬弄，祇覺熱情的火燄禁不起她再三的撥弄，已騰騰炎炎地從內在噴射出來。 這

團火，裹緊了他的靈魂，支配了他的肉體；他掖着倩娘一同上牀的時候，祇感到這橫陳的肉體並不是他自己。

質夫靠在沙發椅上瞪着大眼，昨宵風狂的醜態，清晰地又展現開來。這一對搏戰在肉樂中的裸體，瞧牠們怎樣地擁着，摟着，翻騰着，嘶吼着，呈現出種種瘡癩的怪相！這一個週身蒸騰着臭汗，那一個各部噴射着粘液，濕漉漉地膠住了皮膚。摩擦，抽搖，像蛇盤着田雞，在泥淖裏打滾；嘶嚙，呻吟，像橫輪在街頭的兩條癩狗。質夫禁不住一陣作惡，週身打了個寒噤。

再望望那邊牀上，倩娘半裸的肉身還是安靜地躺臥，可是，映着淡白的晨光，全身泛現一種屍體上見慣的黃蠟色。四肢懈弛地，疏散地吊着；一頭像茅草般的亂髮，襯着一張死灰色的臉蛋；嘴唇瘡癩地在扭動，

喉間嘶嘶地作響，想是塞滿了黃膩的濃痰。他禁不住又是一個寒噤。

嘿，這種醜態，這樣一個已到中年的浪婦！質夫突然捺不住心頭的火焰。他駭怪自己，爲什麼昨天這樣緊要的關頭，又是鬼迷了心頭地一任她的擺佈。她，這樣一個鬼，到底有什麼好處？比着那天使般的……

質夫實在不敢想下去了。他止不住心底裏湧上來的悲哀，抱着頭伏在沙發的扶手上嗚咽起來。他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一種橫蠻凶悍的魔力佔據了他，囚禁了他，對着他輕蔑地冷笑。彷彿一隻黑狸貓捉住了他這隻孱弱的耗子，蹲踞着在玩弄他臨死時的掙扎。牠彷彿在嘴裏說，瞧你這小子，有多大能耐，逃得出我的手掌！

况且，質夫又想起了昨晚到這兒來的目的。他怎樣的大澈大悟下了這個大決心，想一下子撒脫這細縛他，戲弄他的魔索，自由地去接受那倚在天國的黃金欄杆上等候着他的天女的玉腕。現在他可幹了些什麼？一脚

深一脚的祇往泥淖裏沉，眼看就要深深地埋葬在淵深污濁的泥窪裏，祇供人家的侮辱蹂躪了。

他感到自己的絕望，伏在椅子上哭得益發沉痛了。

(第一章完，餘待續)

質夫的身材特別高大，廣肩闊背，挺直的腰身，凸出的胸膛，黑蒼蒼的臉蛋上一對弈弈有神的眼睛。看着外表，誰都知道他是一個軍人。可是他竟會哭，竟會哀哀地哭；他非受了重大的戟刺恐怕不會有這種變態的吧？

他的確受了戟刺。這件震撼他整個靈魂的大事體是在前天晚上發生的，所以當昨天快要天明的時候，他還坐在軍士養成所自己的宿舍裏，死灰着臉呆瞪着電燈，裹在洪濤般的思潮裏掙扎苦鬥。他感到自己飄飄蕩蕩地從光明的山崖上跌到黑漆漆的深潭裏了，潭底裏又彷彿有粘粘糊糊的魔索細住他的四肢，灑不掉，掙不脫。他歆羨光明，可是光明已拒絕了



他；他痛恨黑暗，可是黑暗又抓緊了他。肉樂的沉醉，在他已成了自己也十分厭惡的癖習，可是這鴉片般富有麻醉性的毒物，自有一種令人咬着牙齒熱戀的魔力。他何嘗不知道斷送了自己醇潔的童貞祇供熱情的蹂躪是不值得的，賣了自己不算，並且還辜負了他人；他何嘗不恨，何嘗不悔，然而這是清醒時理智的警告，在肉樂的面前，理智祇能算屬草堆裏的一點螢光，乍當得那月華般燦爛的肉香酒色呢？於是他一次接一次的悔了又犯，犯了又悔，直到昨晚到底崩潰破裂，把他從山崖上跌到黑暗的深潭裏來了。

他已經哭了一夜，想了一夜，這忽兒彷彿徹頭徹尾的覺悟了。深潭，跟情娘的生活的確在深潭裏；魔索，情娘的妖媚的確是魔索；可是他自己，難道真是給這魔索細住了絕對不能有一點兒能耐的弱蟲嗎？這一個，他不肯承認。那一個不說他是個有作有為的青年，竟會給一個女人

戲弄得沒法擺佈嗎？說她美，並不；說愛她，並不；那末，爲什麼要爲她做這樣重大的犧牲？他不是傻子，他決心了。

然而，事情還不能這樣簡單：質夫可以決心舍棄了這一個，他怎能預定那一個還肯接受他呢？女人的心，軟時像綿絮，硬時比鐵還要彎不曲。看着昨天那一個的態度，也許舍棄了這一個，他益發的沒有了歸宿。他感到展在眼前的祇有無邊的空虛，他的心靈一旦脫離了羅網，也祇能在廣大的空間，像晴絲般的隨風飄蕩，那兒有牠的依附？孤寂，孤寂，這該是他前途的命運。

質夫抬頭望到窗帘上，已照滿了太陽，約摸已到了六點鐘光景了吧。他煩燥得坐不住，站起來順着脚步往外走，不知不覺走出了軍士養成所的大門。馬路旁柳蔭底下三兩個早值的兵士剛圍着一副湯圓擔子在那裏喫早點，看見他走過，都站正了向他行禮。他可是懵懵懂懂地看着脚尖

向前走，滿沒理會。祇感到樹蔭裏嚙嚙的蟬聲把他的思緒格外攪得像亂麻一般地理不清。一聲聲斷續的「知了」就彷彿是他心底裏傾吐出來的悲哀，表現着萬端的絕望。悲哀，絕望，壅塞了他官能的感觉，隔絕了種種現實的映象。

質夫失魂落魄地在馬路中間走，恍恍惚惚走到一個十字街口，突然聽見一聲吆喝，一輛汽車飛一般在身邊掠過。抬頭望，祇見一個警察扶着他的膀子，半帶着譏諷道：

——先生，大清早您就灌飽了黃湯在馬路上找死嗎？汽車是不肯讓人的，先生。

質夫怔望着警察答不上話來。警眼突見對面的路牌上明晰地顯現着「城東路」三個大字！他心頭別的一跳，不禁脫口道：

——這兒……已經是城東路了嗎？

警察忙着指揮車輛，沒有理會他。

嘆，不想順脚已走近了她的家。質夫掉頭向路的那一頭望；喏，那兒柳蔭下兩扇烏油黑漆牆門不是他昨晚聽到最後一聲「我死也不願見你」的地方嗎？現在還緊騰騰地關着，沒有一個人影子，祇騰一條黃狗在階沿上打盹。

像有什麼牽引着他的他向着那大門走去，靠在柳樹上呆瞠着對面儘自出神。昨晚她捧着頭哭，咬着牙罵，種種訣絕的態度又湧現在眼前了。千真萬確，她已下了決心含棄這侮辱她人格的敗類！瞧，那亮晶晶的銅鑲，他昨兒還傲岸地打得裏邊笑聲地答應；現在可沒有他的份。

那青石階沿上，他和她打對的脚影子曾經像蝶般的來回飛舞過多少次；現在可跟他絕緣了。他變了個沒有歸宿的畸零人，這柳蔭夾道的城東路永遠要變成他蹣跚獨步的沙漠地了吧。

忍不住一陣悲哀模糊了視線。當他拉着袖子擦淚時，忽聽門兒呀的一聲響，黃狗汪的一聲叫；睜眼看，半開的門縫裏推出一個老娘姨提着銚子向十字街那頭走去。他認得這是她姊姊身邊的朱瑞。突然心頭的陰霾展開了一線光明，像發現了什麼寶藏似的止不住心頭的跳盪，暗自埋怨道：

——我怎的氣糊了心，竟忘記了熱心的蓉？

他拔步想追上朱媽，可是走不上幾步又縮住了腳。他想，自己到底是癡，平常小氣鬧鬥着口，蓉可以說幾句平平她的氣；現在這一回叫她怎樣開得口。況且，不論自己口才多好，見了蓉也說不出半點兒的理。

也許，蓉也在咒罵他這個騙子，侮辱妹妹，污瀆妹妹呢。其實，他自問良心，這樣說，何嘗寬了自己，這還有什麼話說！本來，墮落到這般地步，祇該受人的咒罵，那處去找求憐憫！

質夫絕望地失望了。然而，他又想，蓉到底是一條路，狗急了還要跳牆，跳得過，誰說不是生路？況且，管牠效驗怎樣，自己這肚子苦悶也得找個人傾吐一下；她昨晚不肯聽自己的懺悔，好，就在蓉的面前表白一下子，傳到她耳朵裏，最少也可以減輕些自己的罪惡。

他想着時，朱媽已經提着銚子走回來了。遠遠看見了他，她露着驚異的樣子叫道：

——楊先生，您早。二小姐還沒起呢。

——不，不，他走近說，大小姐起身了吧？

——您要找她嗎？朱媽感到了異常。

——對。有要緊話要說，我在客廳裏候一下子。

質夫已跟着朱媽踏進了黑漆牆門。

——到底昨天你們怎麼一回事呀？  
 蓉匆匆忙忙踏進客廳劈頭就這樣問。

質夫想不到她出來得這樣快，下意識地呆瞪着她。祇見她亂髮蓬鬆，蹙緊了眉心，一隻手擦着紅絲纏繞的眼睛，一隻手還在摸着旗袍上的鈕扣；愁苦緊張的神情裏呈露出一夜失眠的痕跡。質夫感到昨晚的事情全給她知道了。掩不盡的羞慚堆上了他的臉，荒張了他的手脚；同時心底裏一觸即發的那股酸氣，受着蓉的緊張的感應，按捺不住地冒到了眼眶和鼻梁內，塞住了咽喉，緊張得祇待爆發。他身不由主地迎上去，待要閉口，那知抑制着的悲哀先自潰決般地化作了哽咽和涕淚，綿軟了他的腿勁，一挫身伏在近邊一隻椅子上嗚嗚咽咽地說不出話來。

——怎麼的？她這樣，你又是這樣，這不急死人也得悶死人！  
 蓉拉着靠窗的一把椅子坐下來自言自語地說。

——她怎樣？ 哭嗎？ 質夫自私地感到一種欣慰，掏出手帕子擦着眼淚匆遽地問。

——哭？ 快別問吧，蓉掠着頭髮眼望着樓板答道，祇怕現在還沒停呢。 你到底怎會把她氣成這個樣子呢？

——你真沒有知道嗎？ 質夫嗚咽地道，好，我特地來找你…… 就爲要告訴你……可是，請你……先說……昨晚……我走了……她怎樣？

——咳！ 我不問你們鬧的是什麼氣，你把她氣成這個樣子，總是不該的。 昨兒我跟媽倆坐在這兒，聽你們嘖嘖咕咕一路講出去，媽還說，光罷他們又瞧電影去了吧。 不多忽兒，我聽妹妹一個人的腳聲走回來了；那腳聲就古怪，又重又快，彷彿給人家追趕着似的。 媽叫她，她不做聲，祇管走；我心裏奇怪，奔出去，她已經踏上了樓梯；我叫她，她也不



應；我奔上去拉住了她的袖子，一眼看見她臉白得像紙，掛滿了眼淚；我急了，問她什麼事，她一扭身灑掉了我的手，飛一般的奔上了樓，砰的一聲把房門關上了。

質夫擦着淚歎氣。

——我知道她多半是爲着你，蓉望了他一眼接着道，要是告訴了媽，她隔着靴子搔癢，也許越勸越糟；所以我回來祇說沒有什麼，勸她老人家回了房，纔偷偷兒溜到她房裏去。你知道她怎樣；合身躺在牀上，臉蛋埋在枕頭裏，抽抽噎噎地兩隻肩膀不住的聳動，牀面前散了一地的碎紙，許是你給她的信吧。我那時真覺得她可憐，捱身坐在床邊上，拉着她熱刺刺的手，一時說不上話來，默默地陪着她淪淚。半晌，她纔掙扎着顛顛地想爬起來，給我趕忙按住了。她睜大了淚眼對我望，半晌纔哽咽道：『可憐的姊姊，我害苦了你！』。

——蓉姊，蓉姊！質夫捧着臉道，求你別說了……：這比刀搥我的心還痛……：

——不，別擋我，蓉興奮地道，她的話太嫌離奇了，我得說明了請你給我解釋呢。當時我就勸她道：「妹妹，你得忍耐些，這種樣子給媽看見了，你忍心嗎？」誰知道她睜大了眼對我狠狠地道：「我給你們苦喫，好，都不要理我；攆我出去，恨我，罵我，都行，都行；世界上那一個個人可憐我！咳，蓉姊，到處受人家憐愛的人，誰不會說忍耐！你這樣的快活人那知道我的苦處。」我就拉着她問道：「你說我快活嗎？看了你這種樣子，我會快活嗎？」她忽然勾住了我的頸頸道：「姊姊，別當真，原諒我！我知道你爲了我難受，我知道你的心，可是，你總是——總是個快活人。」我覺得這一次，不比往常了，你們吵嘴我也勸過好幾次，可沒有聽見過這種話。我就逼緊了問：「是質夫欺侮了你嗎？」

她直搖着頭不做聲，又倒下去捧着枕頭哭起來了。就這樣，她悶頭悶腦的哭，我莫明其妙的勸，直到天亮纔給我哄上了床。我覺得這一次的變卦太大了，上床總鬧不着眼，一清早就爬起來，正想去找你問個明白。現在你來了很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賀夫聽着這段話時週身的神經在觸電似的震抖。他起初的感情是羞慚，逐漸地緊張，變成了惶恐，祇怕蓉說出了他的醜史，伸着指頭罵他這個衣冠禽獸。蓉的話越興奮，他的心絃越緊張。誰想，到了最後，她們祇哭着勸着空鬧了一宵。他想起了她昨晚當着面時怎樣的憤激，對着他表示怎樣訣絕的態度，怎樣口口聲聲的罵他畜生，流氓，怎樣堅決地要跟他絕交；誰想，她那顆醇潔的小心兒，還是愛護着他，竟把自己的冤苦生生地往肚子裏嚥，連在最親最愛的面前也不露一絲兒風。他羞慚自己的羞慚，他羞慚自己的惶恐，抱着這種自私自利卑陋污濁的心理的

人，祇配到妓院裏去鬼混，在光明聖潔戀神的面前，他祇能算一堆牛糞。他的心裏這時候充滿了感激——不，不是人對着人發生的感激，是人對着神發生的感謝。戰抖地他偏過身子拉住了蓉的手發出沉着的聲音道：

——蓉姊，我的確欺侮了她。

——嘎！蓉聽了這一句意外的自白愕然了。

——不獨欺侮了她，質夫興奮地朗聲說道，並且污瀆了她，凌辱了她。我今天來，就想在蓉姊面前儘情地宣露自己的罪惡，祇希望你把我這一點兒懺悔的意思代為轉達，却不敢希望她的赦宥的了。

——你？罪惡！這話太離奇了！蓉決不能相信這一箇誠摯的青年會有隱藏的罪惡，十分驚訝地張大了探問的眼睛望着他的臉。

——我慚愧：慚愧我的靈魂污濁，慚愧我的意志薄弱，慚愧我戴着假面具做偷竊處女心的大盜，慚愧我不到山窮水盡還不肯把自己的醜態宣露

出來。昨晚，咳，可寶貴的昨晚，天主把神女救出了魔鬼陷阱的昨晚，到底一切暴露了。她明白了一切。

——難道說你有不可告人的醜事嗎？  
蓉握緊了賀夫的手，滿臉緊張地急迫地問。

——醜事，不錯，極醜的醜事。

——該不是另有個女人吧？

——不幸，是的。

——誰？

——我的表嫂。

——表嫂？  
|胡司長的夫人？

——是的。

——有這種事！

蓉摔掉了賓夫的手，額上的青筋脹變了紫色，氣憤憤地站起來繞着屋子走；一忽兒，掉過身來就想往外跑。賓夫急了，搖搖幌幌地奔過去，張開兩臂攔住了門，顫聲地道：

——蓉姊！你也訣絕我！我活該，不錯；可是，准我把話說完了你再走，就是罵我，恨我，我也甘心。

——嗎！這還有話說嗎？真想不到！蓉推開了他的臂膀還想走出去。

——不，不，蓉姊，賓夫焦急得沒法，一壁攔一壁說道，我跟你們認識了也有一年多，難道你……你能相信我真是這樣一個喪盡良心的敗類嗎？

——那麼，你剛纔說的是假的不成？蓉彷彿給一種新生的希望解鬆了些胸頭的鬱勃，聲音柔和了些。

——不問真假，請你坐下來我詳細告訴你。  
剛纔的椅子上。

——說吧！  
——蓉坐下來還是不耐煩地鼓着嘴。

——我今年十九歲，你是知道的，  
——你知道倩娘——不，胡太太今年幾歲嗎？

——誰知道？

——她已經三十八歲了。你想我們相差有十九歲，能發生什麼戀愛嗎？……你別說笑話，我知道你一定說，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而，我們——不，她竟……

——質夫吶吶地不知道怎樣說纔是適當：他想說『我們發生了戀愛』，可是他不肯承認倩娘跟他的關係是什麼真戀愛；他想說『倩娘愛上了他』，可是他的良心彷彿又在那裏譴責自己的昧良，嘲笑自己的怯懦，一味地委

過在別人身上。一時心理上的矛盾急得他面紅頸赤地掙不出一個字來。

——那麼，你們到底有戀史的了，蓉像法官般厲聲地無意中解了他的圍。

——算牠戀史也可以吧，質夫透了一口氣接着道，可是，你別招急，今天我特地來找你就爲這一層非給你說一箇痛快，我死也不甘心的。

質夫停了一下，眼望着蓉彷彿在等她的許可。半晌，看她瞪着地板不做聲，他纔接下去說道：

——我的爹媽早死，又沒有親友，從小就給表兄嫂撫養成成人；這箇你們全都知道的了。

——誰願聽你這些廢話！蓉不耐煩地要站起來。

——不，質夫懇求地按住了她道，我就簡單明瞭地說吧。表兄在政界裏混差事，總是出門的日子多，因此，家裏除開兩三箇底下人，總是冷



清清地祇有表嫂和我兩箇人。最初，我還是箇掛着黃曉鼻涕的苦孩子，她向來喜歡跟着一班男女朋友混在一塊兒玩的，那有工夫顧到這一箇無依無靠的孤兒呢？不料，從我進了軍官學校之後，她的態度就變了；三天五天總有些衣服點心送給我，還有時親自到學校裏來看望我。我那時，祇以爲她自己沒有兒子，我幸運地沾潤了她無處發洩的慈母之愛了；所以暗喜我的遭遇，感激她的熱腸，真是捧着一顆赤子醇潔的心兒敬愛着她哩。有時，她到學校裏來接我回家，總是預備好了最可口的菜餚，最溫暖的牀榻，伴着我說笑直到深更。那時若有什麼朋友來看望她，總一概回絕，祇說他們的討厭。其實她那時的態度，那兒有一些兒像慈母愛子的樣子呢？我們相對時，她的說話總帶一些顫動的聲音，她的面頰會無端地堆起了紅暈，熱刺刺的手掌常有時會偷偷兒溜進我的袖口或衣襟，嚇得我退縮不迭，更有時竟會毫無理由地摟住了我直嚷着肉麻的稱呼。可

是那時我還祇有十四歲，那兒會瞭解這種神秘的啞謎，還是率真地當她母親一樣看待。

——算了吧，蓉搖着手站起來道，這種醜事，虧你還說得這樣津津有味，我可聽不慣，我們再會吧。

——求你別走，蓉姊，質夫又按住了她道，我的確失足了，可是至今我還不肯承認是我的罪惡；你年紀比我大得多，人情世故比我懂得多，允許我把經過說明了，靜候你公平的裁判。這事情的開始是在我十五歲放春假的那一天，咳，可咒詛的那一天，我至今還清晰地看到了當時的情狀。

他眼瞪着空間，彷彿四年來的苦悶都塞在喉頭，能一口氣把牠吐出來纔痛快。半晌，又興奮地接着道：

——她親自到學校裏來接我，帶着我看戲，上館子各處玩了一整天。

回家時，已在半夜了。咳！她那時竟整箇兒換了一箇人，擁抱，接吻，向着我儘情地挑逗。蓉姊，這些事我不忍再細說下去了，現在回想，都是些傷心的慘象。總之，她噴射着妖霧般的魔媚，醉倒了這一隻天真的羔羊，叫牠服服貼貼一任她籠住了頭，細住了腳，任情的擺佈。可是，我那時怎會知道這些呢？正欣幸着嘗味到了人生中的神秘，在一箇荒涼的沙磧上一步跨進了極樂的天國。她指點我一切，引導我一切，我迷醉了的性靈隨着她魔術的手指縱情放誕。

——別說了，蓉忍不住止住他道，越說越顯出你的卑陋，你的自私了。我現在倒不替妹妹氣，因為她還沒有上你的當；我倒替這箇女人氣。她爲你犯了禮教和社會所不齒的大罪惡，是多大的犧牲，現在瞧你，口口聲聲的說她毀了你，我倒奇怪你這箇人究竟有心肝沒有的！戀愛是雙方的、那有片面強制的道理！

——你沒有知道真相，這種責難是當然的，蓉姊，可是你若留心到外邊去打聽，找一箇跟這胡太太有過關係的人恐怕不是難事吧。然而，我嘴說，你也決不肯相信；這且不必去說牠。可是她態度先後的突變又是什麼道理呢？我現在徹底明白了：她對我，壓根兒就是老太婆喂養小雞的心理，今天化了錢買這麼一頭在家裏，天天又要備着粟米去供給牠，爲的是什麼？她決沒有存什麼好心，祇等牠肉頭長足了飯桌上多一隻可口的菜。她今天摸摸牠的胸，明天摸摸牠的背，看着是撫愛，其實是貪饞。到底這箇小雞可以用了，現在我就端端正正放在她飯桌上，她已動起筷來了。你說這是戀愛，我絕對的不能承認，因爲戀愛是甜的，是最優種的蜜梨，而在她那裏我除了沉迷的一瞥間，祇嘗到不能下咽的苦瓜。她是意識地佔據我的肉，殘酷地屠戮我的靈。她知道自己身上沒有吸引我向她投射真愛，東西，可是她十分自信有限制我不向他人施愛的能力。

她知道我迷醉了她肉的媚惑，沒法脫逃，所以她自己就毫無忌憚地濫施淫交，並不怕我的反抗。蓉姊，在一箇十多歲的青年男子；肉的媚惑是一種不可抗的吸力；我不幸，就給牠吸住了。你若能瞭解這一層意義，一定要憐憫我，想我是隻遭羅了陷阱的羔羊，決不再把我看做了蹂躪女性的虎狼了。蓉姊，蓉姊，四年以來，我胸頭天天塞滿了說不出的苦悶，我的心那一天不是在洪濤險浪中打滾，特別從認識了令妹以後，簡直是受盡了種種精神上苦難。令妹的高超引着我向上攀，可是她總死勁的把我向下拖。我屢屢想下一箇決心，把她割斷，可是經不起她……咳，不必說了，徒然顯我的無能吧了。

蓉聽了他這一番懇摯的自白彷彿有些感動了。她就問道：

——昨天你們就爲了這件事鬧翻了嗎？她怎會知道的呢？

——這箇我至今還不明白。她昨天突然地問我，我冷不防這一下悶

棍，許是臉上露了些形跡，她就怒氣沖天地把我臭罵了一頓。說從此跟我絕交，不認得我這箇畜生般的人。她逼着我起身；怕我要下樓找你們調停，竟押着我送出大門。她在氣頭上，連我分辯的時間也沒有，那兒再能追問她呢？我承認她這種態度是絕端的正當，替她着想，像我這種人，還不該痛痛快快地罵一頓就擡出大門嗎？可是，她這一次給我的戟刺，的確震撼我全部的靈魂，彷彿倒給予我一種新生的活力。我昨夜徹頭徹尾的想了一夜，覺得爲贖我欺侮令妹的罪過着想——不，老實些，還是說爲拯救我自己的靈魂着想，因爲我這種罪過是無從贖起的了——我決心要不顧一切地割掉這塊爛肉了。

——噢！你真有這決心？

蓉彷彿不很注意地問着。

——我自信有這勇氣。

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將信將疑地說道：

——話多說也是白饒，事情得做出來纔作得準。楊先生，老實說了吧，你若真是真能含棄了那一面，妹妹這方面可不必耽心，什麼都有我哩。

質夫聽了直喜得週身顫抖起來，這是天外飛來的喜信，他簡直有些不信自己的耳朵了。

——真的麼？他急問。

——多會我哄過你？蓉又冷冷地道。

——呀！這忽兒所裏恐怕到了上操的時候了，輪着我去訓練，真倒糟，得下午六點鐘纔有空。好，就六點吧……我六點一準上那裏去，把我的箱籠物件一下子都搬出來，從此，從此，再也不見那東西的面。我決計這樣，決計這樣……

質夫嘴裏念着這一段獨自已經站了起來，也不跟蓉打一個招呼，逕自走出去了。

軍士養成所門口那幾個早值兵士，看見剛纔他們當是發病的楊教練官這忽兒又滿面笑容踏着大步走回來，嘴裏還在不停地喃喃自語着；大家不約而同的交互了一個含意的目光，彷彿說，他們發病的推測是準確的了，今天的操練許免了吧。

其實楊質夫反覆着說的是：

——娟，我決不辜負你！



原书空白页

城東路上的徐家本來是廣城中數一數二的舊家，可是自從徐守道故世之後，祇賸他妻子楊夫人領着兩位孤女，采蓉和麗娟，靠着微薄的祖產支撐度日，逐漸地感到了生活壓迫的重量。幸喜采蓉大學畢業之後，就應了省立女子中學的聘任，每月也有一百五十元的薪額，把來貼補家用，母女三人纔勉強可以度一個安適的日子，而學業未就的麗娟也靠此可以在光明大學裏安心讀書。

楊夫人看待這兩個女兒，真可以說是掌上明珠一般的珍愛。祇是一般的慈愛却有兩樣的態度。采蓉生性是理解明睿，判斷冷靜，楊夫人自知喜歡感情用事，每每容易攪出亂子來，所以把這位年紀還祇有二十二歲

的大女兒，當做家庭的顧問看待，什麼事情都要找她商量；而采蓉的處置調度也的確能補救她的錯誤，增進全家的幸福，因此，在大女兒方面，楊夫人的慈愛裏夾雜了些信賴的成份。至於麗娟，雖祇有十八歲，可是聰明俊慧並不比姊姊差，但生性易感，濃郁的情感好像充塞着全身，給不論什麼東西輕輕挑撥一下子，就要鬱鬱勃勃地發洩出來，她不獨沒法子抑制，簡直也不願意去抑制牠。所以，她的喜怒哀樂是絕對沒有掩飾的，也絕對沒有中和性的；換句話說，她就是母親的一個小雛型，所以楊夫人對她，是慈愛中更夾雜些同情的成份。

楊質夫是楊夫人母家的一個遠房姪子，守道在日向來沒有通過普問。直到守道死後開吊的那一天，質夫忽然備了一份厚禮登門吊唁，談起來纔知道有這麼一門親誼。質夫的雄姿英發，氣概昂藏，撥動了麗娟易感的熱情，沒有幾個月，兩個人已打得火一般的熱，差不多有些形影不能分離

的樣子。在楊夫人看來，他們的確是一對璧人，天生的佳耦，況且賀夫又是軍士養成所裏的教練官，現在家道中落，能得這樣一位前途無量的軍官做個快婿也是求之不得的快事，所以不時的明言暗諷，竭力促進他們的結合。祇有采蓉，雖對着賀夫也抱着同樣的好感，可是眼看他和妹妹的愛戀，像乾柴着火般一下子就這樣騰騰炎炎起來，爲了妹妹的幸福計，她暗中着實擔心。遇到跟妹妹單獨談心的機會，她已經痛切地勸誡過好幾次，總叫她遇事要審慎一些；賀夫情感的真摯與否她雖不敢懷疑，可是天下事誰都不能預料，假使事情不能像大家所希望的那樣順利，像妹妹這樣率真地委身，赤裸地傾心的態度，將來沒有退步的餘地其害還小，祇怕失望的利箭到那時穿透心窩。這種苦痛纔利害呢！然而麗娟聽了她這種勸誡着實生過幾次氣，以爲姊姊簡直在那裏教她做戀愛的騙子，戴著假面具還能談什麼戀愛；不說這種態度對不起真摯的賀夫，對不起自己的人

格，就叫她藏藏躲躲的去對付戀人，這簡直把極甜的蜜汁化做了苦水，抹盡了人生的意味，她是決計不肯幹的。采蓉知道妹妹生性如此，多勸也是白饒，所以後來也不多開口了，祇默默地希望他們戀愛進展的順利，偶遇他們口角爭吵，她有機會插嘴，總竭力居間解除誤會，做着調人。

誰料到青天裏打下一個霹靂，質夫一年來掩蔽着的祕幕，一下子揭開了。這兩天麗娟除了吃飯時還勉強忍住了眼淚坐到飯桌子上來，其餘的時間都放任自己沈浸在悲苦的淚泉中；不獨不願自拔，簡直在儘量的追求已往。搜索將來，竭力擴大這悲苦的範圍，增強這悲苦的滋味。采蓉直到昨天早上聽到了質夫的那一段自白纔澈底明白了這惡風波的來源，駭異自己慄慄戒懼的結果竟一絲不爽的臨頭了。質夫走後，她也曾前前後後仔細想過，若照着他剛纔那一番懇摯的自白看來，嫌惡表嫂的心確是十分強烈，或者這一次的曝露，反可以明證他用情的真假；然而，質夫的用

情，她知道也是純粹的感情衝動，簡直說不上什麼真假；他自己還斷不定那個是真，那個是假，別說他人了。在妹妹方面，可有些沒有質夫一天也活不成的樣子，雖然她對着質夫表示強烈的拒絕，心底裏實在時時刻刻在盼望他投到懷中來吧。采蓉澈底的搜索，始終找不出一個挽救的辦法。

最擔心的，還有那一位朝夕在懸盼質夫和妹妹訂婚宣告的母親哩。

這惡消息讓她知道了簡直是一下當頭的悶棍，她受得住嗎？然而麗娟那種毫無掩飾的態度，雖不明說，已自宣告着遭逢了重大的不幸。采蓉眼看母親急得樓上樓下的亂跑，問妹妹，祇有哭，問她，她又找些不成理由的猜測來搪塞，昨天晚上聽她到了天亮還在咳嗽哩！她深悔自己不該隱藏這不可掩藏的事實，所以在今天的早餐桌上，就委婉地揭破了這幕慘劇。楊夫人初聽這番話，氣惱得有些神經錯亂了：一會兒痛罵質夫滑

頭，簡直應該當他蛇蝎般遠避的；一會兒又原諒他這種行爲是年輕人難免的墮落，祇要肯改過自新，還沒有喪盡他本來的面目。其實，她心裏絕對沒有決絕賀夫的意思，因為溺愛麗娟，她對於這個十拿九穩的女婿早發生了一種不易磨滅的好感；她怨毒的焦點祇凝射在那個掠奪她女兒情人的胡太太身上。這種不要臉的爛污姨子，祇配到野鷄堂子裏去拉客，她的確三番四覆地這樣說過好幾遍。然而，她的神經可實在變態了：突然地奔到樓上拉住了麗娟，勸她不要哭，賀夫這樣的負心漢，爲他傷心犯不上；一會兒又奔下樓來，叫包車夫阿三去找楊先生來，說要當面責問他，試試他的心。其實，她心裏焦灼惶亂，什麼主義也沒有。最後，還是采蓉再三勸說，纔慢慢地靜下來，上樓伴着女兒淌眼淚去了。

采蓉眼看今天她和妹妹學堂裏都去不成的了，就搖着電話雙方都請了假，留在家裏勸慰這一對沈浸在悲愁中不肯接受勸慰的母女。

在天快黑的時候，采蓉騙她妹妹入了睡，纔跟着母親走下樓來。叫

阿三洗了個西瓜，兩人默默地拿着銀匙對坐着剜着吃。這時候的楊太太

可鎮靜得多了，眼皮雖還帶着些紅腫，臉上却已浮現了一層笑容。半晌她抬頭望着女兒道：

——蓉，你說得的確不錯，我也仔細想過了，娟固然離不了他，他又那兒能沒有娟呢？我想今天他總要來的吧，讓他們當面一說，你再從中調解一下子，天大的事情不是都完了嗎？

——媽，你真料得這樣準嗎？蓉狡獪地反問着。

——咳，這不是你說的嗎？母親又焦灼起來了。

——在她面前，蓉向着樓板努嘴道，我能不這樣說嗎？

——不，不，楊夫人着急起來了，我已經各方面都想到，他怎會不趁



這個機會謝掉這塊爛肉呢！他是個有志氣的人，想在社會上做事業，掛着這塊爛肉怎行！他是真心愛娟的，想要得到美滿的幸福，掛着這塊爛肉怎行！他是要靠胡司長提拔的，強佔了他的妻子，還說什麼提拔！

種種方面，他不是個傻子，那兒會看不到！我說，他今天準來，一準決絕了那個婊子到娟這兒來賠罪的。你這個人，總喜歡多心，光罷又在那兒疑心他的情義不真了。你說他肯不肯決絕那個婊子還沒有準嗎？你沒有什麼憑據，趁早別說這種話，我決不信你的。……那麼，蓉，你的意思到底怎樣呢？

——呀，媽，你叫我趁早別說，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難道你真以為沒有準嗎？唉，我的孩子，我真不懂你的心怎麼就這樣的硬！什麼事情都要往壞的裏邊想：一口咬定娟吃定了苦，質夫做定了滑頭，怎麼不往好的裏邊想想呢？壞事那一個人不做，難道做了

一件壞事，終身都洗不掉的嗎？質夫這樣的品性，能得我們大家的好感，難道爲了這一次失足，就把他看得一文不值嗎？你快說，什麼地方使你起這樣大的疑心呢？

——一時倒也說不上，可是我總覺得質夫這個人可愛的地方雖很多，却不是十分可靠的人。當然，媽說的這些理由，都是十分充份，按理說，他那兒能不再割斷胡太太的關係呢？我當然也熱烈地希望他能這樣做。可是，不知怎樣，我總替妹妹擔心。就算這一次翻過了這個險浪，我還不敢說以後就絕對沒有什麼障礙呢。其實，我想，這障礙就在他們自己身上……我知道您不喜歡聽這種話的，不說也吧。可是，媽得明白，我並沒有斷定質夫一定斷不了胡太太的關係，我祇是懷疑着罷咧。

——好大的讓步，母親笑着說，要你斷定，總得等娟和他站在證婚人的面前纔行吧！……呀，你聽，樓上有了腳聲，娟又甯了吧。這西瓜好

甜，朱媽，你去請二小姐下來，就說我叫她來嘗嘗前天人俊少爺親自送來的甜西瓜哩。

朱媽上去了不多忽兒，下來道，二小姐吃不下，還是請太太們吃吧。采蓉說着『我去』，就奔上樓；隔了三分鐘光景纔見她攙着麗娟一顛一拐地走下樓梯來。

可憐的麗娟，這下子真憔悴得利害。本來像萃菓般的雙頰，已褪盡了紅暈，罩上一層香灰般的死白；眼臉底垂，四邊圍着一圈淡青色的微暈；嘴角兒搭拉着；鼻肢兒翕張着；蓬鬆的亂髮紛披在頸頸間，還有幾縷粘附在汗漬的額前和頰上。身上那件白綢子的短袍已纏得不成了樣子，脚上套着的那一雙紅花白地的緞面拖鞋也已踹滿了灰痕。

她靠在姊姊的肩上，有氣沒力地梯梯達達走進來，就在門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縐緊眉心，張皇地向四下裏亂望，像要尋找什麼似的；突

然，睜大了眼，側了頭，臉上滿布了緊張的情態；條的又雙手捧着臉，嗚咽起來了。

做母親的最能體貼子女的心情，麗娟這種態度祇有楊夫人知道得清楚，所以她走過去摸着她的頭輕聲地說道：

——娟，早咧！他所裏得七點鐘纔能脫身。

麗娟條他抬頭，鰲着嘴，苦望着娘，半晌掙扎着道：

——誰！我……等他！娘把我當什麼人！

說着她又嗚咽起來了。

采蓉早就剝好了一碗西瓜，捧到妹子面前，勸說道：

——你瞧，哭得這樣汗涔涔的，快吃碗西瓜涼涼吧。你也不能怪

娘，平心靜氣的思想，質夫，他……

——饒了我吧！麗娟搖着雙手喘着氣拉住姊姊嗚咽道，饒了我吧，

別再提這個名字……

——誰願意去提他呢？……來，這一塊瓜，采蓉把銀叉子挑了一塊送到她嘴裏道，霄霄看，又涼又甜，人俊哥哥說是人家特地從東鄉帶給他的呢。

——那兒 人俊來了嗎？麗娟皇急地擦着眼睛四下裏找着道，他在那裏？

采蓉感到這突變的態度有些異常，可是鎮靜地笑着道：

——你怎麼話也聽不清，誰說過人俊在這兒呢？這瓜是他送的，他送來時說過這番話，不是你也聽見的嗎？

——咳！麗娟推開了姊姊送過去的碗，仰靠在椅背上，瞪着天花板發出這一聲失望的長歎。

天色已經全黑，母女三人默默地在慘白的燈光下相對着，全屋于充滿了沉寂。突然，大門上的銅鑼聲像暴雷般的連珠價響起來，震得三個人都有些張皇失措的樣子。麗娟第一個奔到窗口向院子裏望。其實大門沒有開，院子裏那兒看得見什麼人影；楊夫人跟着跼起來，興奮地向着采蓉低聲道：「來了！來了！」；采蓉點着頭，高聲向後面嚷道：

——外邊在打門呢！

阿三在後邊答應着向外面走去。采蓉偷眼看她妹妹，雙手緊緊地按着窗口，指甲都泛了白；半個身體僵在窗外邊，週身彷彿抽動着在那裏顫抖。母親立在她身後，興奮地伸着頸子，顛着腳向漆黑的院子裏望。慣會飛跑的阿三這會兒彷彿走得像螞蟻在那裏爬，半晌纔聽見他拔門門的聲音。祇聽他立在門外，噤噤咕咕跟一個男子的聲音講個不了；楊夫人忍不住了，高聲地問：

——阿三，是誰呀？

——送信的。阿三的聲音說。

緊張的空氣立刻鬆弛下來了。麗娟一挫身倒在窗口椅子裏歎氣；楊夫人望着采蓉現出滿臉狐疑的態度。

——信！誰會給我們寫信！母親不信似的喃喃自語着，又高聲

道，阿三，快拿進來呀！

——在這兒哩！阿三已踏進房門把個洋信封送到楊夫人的手裏。

——呸，楊夫人搶過信封來看了一眼就遞給采蓉道，是你學堂裏的，又要開什麼撈什子的會了。

采蓉接過信封就向桌子上一擦，却見阿三還站在那兒不走，就問道：

——還有什麼沒有？

——他們要個回片。

阿三從采蓉手裏接過她的片子掉身向外走不到三五步的時候，突然又回身過來高聲地道：

——楊先生來了。

果然，質夫魁梧的身影跟着在房門口顯現出來。

全屋子的騷亂突成死寂，死寂中却塞滿了緊張。質夫走進房一眼就

望見了麗娟，彷彿一楞，就默然地在門口那隻椅子上坐下來，手撐着膝，眼看着地板，直像個等候判決的罪犯。麗娟見他進來，倏地站起來，爬在窗口把個頭伸到外邊去。楊夫人和采蓉都給質夫的突現怔住了，竟一時想不出一句相當的話來打破這可怕而沉默。最後還是采蓉先開口道：

——楊先生，還沒吃飯吧？

質夫祇點了一點頭。可怕的沉默又像陰霾般合攏來。楊夫人突然高聲叫着她的老媽子道：



——王媽，王媽，楊先生來了，怎的不出來倒杯茶呀。：香烟呢？

質夫剛想說話，突見麗娟翻過身來，低着頭，急急地向他這邊走；

他知道她要出去，心裏着慌，下意識地站起來擋着門。麗娟已走近身，

臉脹得像豬肝般赤紫，眼睛裏承不住的淚水沿着雙頰掛下來，週身在簌簌

地顫動；站定，遲疑了一忽兒，纔發出顫抖而嚴厲的聲音道；

——讓我走！

——娟，質夫張着臂哀懇道，準我說明了再走，好嗎？

——你……你……

麗娟忍不住熱情的衝動，一股氣塞到咽喉，竟續不上一個字來。她

咬着牙，繃着眉，使勁拉開了質夫的膀子就往外衝；質夫真急了，跟在後

面連聲叫着『娟妹！』麗娟嗚嗚咽咽地直往樓上奔，質夫急急拔步追上

去，奔到半樓梯，祇聽上面砰的一聲門響，跟着答的一聲落上了鎖，他纔

垂頭喪氣地又退到客廳裏來。

屋子裏又回復了沉寂。彷彿這墓場般鬱悶的空氣中充滿着心弦的震蕩，三個人都給窒息住了，透不過氣來。最後還是楊夫人主婦的本能找到了說話的機會。

——喝杯茶吧，她指着王媽早就放在茶几上的那杯茶向質夫說道。

質夫像夢醒般的望了她一眼，掉過頭來釘住采蓉死望了半天，突然問道！

——她，她就這像決絕我嗎？

——這個，采蓉定了定神說道，我看還得問你自己吧。

——不錯，楊夫人搶着說道，你昨天說的話，蓉都告訴我了；娟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氣來了鬧一陣，氣平了又是嘻嘻哈哈的，還不是隨你擺佈嗎？你要問她怎樣，得先問問自己的良心纔行。

質夫脹紅了臉半晌說不出話來。機械地呷了幾口茶，吞吞吐吐地道：

——姑母，以前種種我自知不是人幹的事，本不配再來求人家的原諒；可是秋決的死犯，尙還在懸盼着大赦的日子，這是人情，姑母你說對嗎？

——楊先生，采蓉不耐煩地搶着說道，這些枝枝葉葉的話不必多說，我昨天不是說「事情得做出來纔作準」，你做了沒有呢？

——做了！質夫斬截地答。

——你當真決絕了那個婊子嗎？楊夫人喜歡得直跳起來。

——今兒一早，我就把寄在她家裏的東西一股腦兒搬到了宿舍裏，留下一個字條，痛切地說明了我自救的決心。我知道她不肯死心的，果然，隔不了兩個鐘頭，她送來一封密密層層小字的長信，我看也不看，把牠撕得粉碎。瞧，這不是嗎？

他說着，從褲袋裏掏出一把碎紙授給采蓉，采蓉檢了幾塊看，的確有些像胡太太的筆跡。

——三點鐘以前，她又叫人俊到我宿舍裏來，說，我已決裂到這樣的地步，她也不希望怎樣了，但求給我作個最後的訣別，叫人俊一定要拉我去的。這一次，又給我堅決地拒絕了；不信，可以找人俊來問。

——賀夫，楊夫人興奮地拉着他的手道，這纔足見你的真心。現在我完全明白你的心了。

——可是，姑母，賀夫睜大了眼睛問道，我不懂娟會什麼不問情由的不給我一點兒說明的機會？

——這孩子的脾氣你還不知道？你這樣真心待她，她真要難爲你，我也不依的；你放心，什麼都有我。

——姑母這樣體恤，我當然十分的感激，可是……咳，不說吧。

楊夫人剛要問下去，忽聽大門上一陣銅鑼響，趕忙走到窗口，探頭出去，喊着開門的阿三，問來的是誰。

——姑太太那裏的大少爺。阿三說。

——人俊嗎？質夫駭異地說，他來幹什麼？

人俊站在外面跟阿三嘰嘰咕咕講着話，質夫就走到房門口向他招呼道：

——人俊，裏面來，正有話找你咧。

人俊站在大門口遲疑了一會兒，纔匆匆的走進來，一進門就溜着眼睛向四下裏望。看見楊夫人纔堆着笑臉道：

——舅母，您好，爹媽跟您請安哩。……怎麼，娟妹不在家嗎？……

質夫，您來了一會兒了吧？……好熱的天氣，……前天的西瓜還可以吃吧？

他像連珠般說着這一套像是自言自語的話，呈露出一副佻促張皇的情態。屋子裏的人，大家覺得有些蹊蹺，尤其是質夫，更覺得這裏面隱藏着莫大的神祕。他拉着人俊坐到沿窗的那隻椅子說道：

——你來得正好，我請你做個證人。倩娘怎樣叫你來拉我，我怎樣，你說吧。

——你這個狠心辣手的傢伙，人俊定了定神，已恢復了他的本態，接着道，人家爲了你，眼淚多哭乾了；我把你的話回復了她，她還是不行，死氣擺力叫我一定要找你去的，我明知兩條腿倒了霉，走這一踏有什麼用，可是，不來，她又怎肯罷休呢？……舅母，這事您都知道了吧？

瞧，他們鬧氣，倒霉的可是我……哈……哈。

——您怎會知道我在這裏呢？質夫還是逼緊着問。

——這個……人俊遲疑了一下子，急迫地道，好傢伙，我那一處沒有

找到，纔碰到了這兒來。

——你倒是倩娘的一個忠臣哩。質夫到底帶着懷疑態度譏誚着。

人俊臉上彷彿一楞，黑蒼蒼的皮膚上微帶的激泛了些紅色，可是一下子他又恢復了原狀、站起來正經地說道

——別打哈哈了，你不去，我就回復她去，省得人家癡等。說着

時，他彷彿沒有聽到楊夫人挽留的套話似的，已走到了門邊。

——叫她死了這條心吧！質夫斬截地說。

人俊點着頭就往外走，屋子裏的三人禁不住面面相覷着，都感到這個人的態度有些異常。質夫忽然像得到了什麼解決似的，突然站起來

道：

——我走了，有話再談吧。

人俊匆匆忙忙奔出了徐家的大門，心頭還在別別地跳個不止。他本來專誠找麗娟說話去的，祇道質夫八點以前不會有空，誰知偏遇見了他，慌得他不獨不敢開口再問麗娟，反而手足無措地露了許多破綻。他走到街心，抱了一肚子的懊惱，趁着月光，在楊柳影裏，低着頭慢慢地走。

城東路本來是广城中的偏僻所在，這忽兒雖還沒到深夜，街頭却已靜寂得祇剩那十字街口的警察在無聊地踱着方步。輪在樹蔭裏的那條黃狗，駭怪這不經見的人影，發出一陣震耳的吠聲，倒把人俊嚇了一跳。

轉過十字路口，他往南走，這條路上益發靜寂了；兩邊密種着馬櫻樹，路又不很寬，人在中間走，彷彿走到了林子裏來。微風弄着繁葉，把

#### 四



樹頂上的月光搓成一顆顆大大小小的銀丸子往底下撒，上面一陣搖晃的聲響，撒下來的那些銀丸子就錯錯落落落地滿街亂跳。四下裏靜寂無聲，祇賸月光樹影佔領了一切。

人俊包裹在紛擾的思潮中，獨自納着頭在樹影裏走。突然，聽見身後彷彿起了陣很匆迫的脚步聲。他知道，這兒一帶常發生攔路搶劫的案子，禁不住打了個寒噤掉頭看。果然，那邊樹影中隱現着一個人影，的確在向他奔來。人俊急了，四望沒有別一個人，慌得想躲到樹背後去。忽聽那邊叫道：

——前面走的不是人俊哥嗎？

這是女人的聲音！人俊站定了看，葉縫裏漏下來的月光照見那奔過來的人確是個女子。不多忽兒，喘吁吁地站在面前的竟是他想見的麗娟。

——你在家？  
人俊驚駭地問。

——在：樓上，奔得氣也喘不過來的小姑娘急迫地答，沒……知道  
你來……在樓窗上……瞧見你……纔偷偷兒……追上來。

人俊默然掖起她膀子，兩個人踏着細碎的月光順腳向前走。沉寂的  
空氣中，祇賸了樹頭的葉響和那草堆裏的蟲叫。半晌，麗娟纔開口道：

——想不到質夫真是這樣一個人！老實說，人俊哥，接到你那封信  
時，誰就會相信他真是這種人？我祇鬧着玩的試試他，誰知他做賊心  
虛，全露了馬脚。算了，一切都完了。可是，人俊哥，我還得謝謝你  
的成全，不然，蒙在鼓裏，那一天會知道呢！

不知怎樣人俊心頭感到一種刺痛，可是，這種刺痛却打不掉他準備着  
想說的一番話。

——娟妹，他放低了聲音鄭重地道，質夫是我生平第一個知己，論理

不該破壞他的秘密，可是，妹妹這樣雪一般潔白的姑娘，我又那裏狠得下心腸，眼看你上當不救呢？你給我想吧，我寫那封信時，心裏是怎樣的難受。然而，我知道賈夫的毛病，遇事總馬馬虎虎不肯立刻下一個決心，他何常真是戀着胡太太不肯放手呢，祇是得過且過地暫圖個目前的安靜。他有一種非火燒眉毛，決不肯跳起身來的惰性。我寫那封信，就想放這把火，讓他感到非立刻解決不可的急迫。我救你，其實也是救他。可是這種苦心，誰會知道？給他知道了這封信，準要殺死了我纔算出氣哩！

——我不說，他怎會知道？麗娟急忙安慰他道，你放心吧。……可是，你望他立刻解決，他果真解決了沒有呢？

——我來找你，就爲給你送這個信。他的確跟胡太太鬧翻了。今天下午我散了衙門就趕到胡太太那裏去打聽，誰想那位有說有笑的太太倒

在床上，已哭得不成個人樣兒了。一見了我，就罵質夫沒良心，說他大清早偷偷兒把自己的東西都搬走了，還留下一封狠心狗肺的信。她又說質夫上了人家的當，本心決不會這樣狠毒的，她已去了一封長信叫他來，半天不見回信，死氣擺力一定要叫我找他去，順便把他的信帶給去，勸他不該這樣的絕情。所以這封信現在還在我身邊，不信，你瞧。

人俊說時，從懷裏掏出很縐的一團紙遞給麗娟；麗娟走到路燈下面打開來看，紙上劃滿了七橫八豎極潦草的字跡，倒的確是質夫的親筆。映着燈光，她讀道：

「酒醉能醒，肉醉不易醒，我的確相信這句話；誰想今早清麗的晨曦竟驅散了我幾年來肉中的醉意。別了，倩娘，我們從此該跳出糊塗世界，在化日光天中做一個神智清明的人了！」

「這幾年來，我享盡了快樂、可也吃盡了苦：快樂，你分嘗的，你當然了解；苦是我獨嘗的，你那裏會知道這種滋味。可是，我不怪你，你決沒有叫我吃苦的存心。你知道，當你抱着我、吻着我的時候，我的顫抖裏面有兩種成份嗎？我確信你不會知道，可是事實上，沒有一次不這樣。我感到一半兒是甜，一半兒却是苦：甜 甜 在肉中；苦，苦在靈裏。甜味來從愛，我愛你柔膩的肌膚，媚人的色相；苦味來從恨，我恨你佔有了我，把我做成了你的奴隸。我確信你愛我，可是我也確信你自信佔有了我。你愛我，我感激；你要佔有我，我可不能不恨。這或者是人類的一種劣根性——也許就是遺傳下來的獸性——愛苗是靠著佔有慾培養起來的。即在愛神的國土中，被佔有者總要感到一種壓迫的苦痛。情，一向佔有我的情，或者你沒有嘗味過這種滋味，不能夠瞭解這種理由吧？」

「好在我現在並不要求瞭解，我已決心與你長別了，我清早起身  
 澈頭澈尾想了幾個鐘頭，決心把我的東西搬走了。恕我沒有叫醒  
 你，跟你作最後的道別，這因為——請你不要見笑——我怕你，我自  
 知沒有當面決絕你的勇氣，所以就這樣不別而行的偷跑了。別了，  
 情，祝你  
 青春日茂，

【賈夫留言。】

麗娟看着信時，一顆心在胸膛裏正像地下銀丸子般的月影一樣地跳  
 動。直看到最後，她纔像放下了重担似地透了一口長氣，臉上堆着笑  
 容，掉過身來把那張紙遞給人俊道：

——想不到他真會下這種決心。

人俊含笑接過了信，又掖起麗娟的膀子走了幾步纔開口道：

——娟妹，你相信質夫從此就不理胡太太了嗎？

——這我怎會知道？心滿意足的姑娘驚詫地感到人俊的話中有話，

就接問道，你又聽見什麼了呢？

——聽是沒有聽見什麼，可是看了這封信不也就夠了嗎？

——呀，這不是封絕交書嗎？麗娟格外的駭然了。

人俊站住了望着麗娟，臉上又裝出十分鄭重的態度，壓低了聲音道：

——娟妹請你不要怪我多疑，爲你的幸福計，我們不能不面面相想一

想。這是封絕交書，的確不錯，可是你能找得出一句斬釘截鐵的決絕話

嗎？質夫的性情中，我們知道，祇有隨風飄盪的情感，沒有固定生根的

理智的。他的這種決心，祇能算是雪搓成的團子，怎禁得起烈火般熱情

的烘烤？娟妹，你瞧吧，那一個一定要見面，這一個一定不肯見；要見

面的，知道一見面就十拿九穩地抓住了他；不肯見面的，祇怕一見了面，就像雪獅子向火般的一切都化了。就在這一點上看，他們兩人的態度不是已經很明瞭的了嗎？

麗娟聽了他這番頭頭是道的理由，的確又感到十分不安起來了。再想質夫的信上不是自己也承認沒有當面決絕的勇氣嗎？真下了決心，當然要當面決絕纔是個一刀兩段的辦法；不敢當面，顯明是餘情未絕的憑證。仔細一想，質夫的態度的確十分曖昧；自己還在癡心等候他的覺悟，這不要叫他笑死了嗎？悲哀絕望化成了怒火，湧上心頭，麗娟忍不住背轉身去掩着臉，恨恨地道：

——好，好，誰希罕這種沒良心的人，讓他甜甜蜜蜜捧着那個不要臉的嫂子過一世去吧。人俊哥，我謝謝你的好意，可請你別再提到他。

我這兒纔決心一刀兩段了呢！



——不，御份的人俊暗喜說話發生了效力，搶着說道，不，你不能擦手，質夫的一生單靠你的挽救；他掉在漩渦裏，自己掙扎的力量太嫌薄弱，祇靠你的臂助，他纔有登岸的希望；你若撩了手，眼看他沒頂，你忍心嗎？我信你決不會這樣狠心的。娟妹，爲了質夫，我懇求你的慈悲。

麗娟靠在路邊的馬纓樹上默默地擦着眼淚，半晌纔慢慢抬起頭來，含淚望着人俊道：

——這種自作自受，叫人家怎麼救？

人俊走上一歩，牽着麗娟的手道：

——娟妹，我們不必遮遮掩掩講那些不關痛癢的話，現在揭開天窗說亮話：第一件，應該承認至今還愛着質夫。

麗娟默然。

——第二件，人俊等了半天，又接着說道，你應該承認質夫原本是個

好人，他決沒有存心欺騙你的惡意。

——這可難說，麗娟搶着道。

——我可以負責保證，然而，你決不需要我的保證，質夫的性格，你當然比我知道得親切。現在假定你承認了這兩件，請問你還應該擦手嗎？擦手的結果，逼着質夫墮落，生生地把你心愛的人，祇因為他一時無意識的失足，就永遠埋葬在悲哀絕望的墳墓中去了！你自己呢？枯燥的生活，煎熬的良心，悔恨，怨艾，積聚成這一次魯莽的惡果，終身莫贖。你知道一擦手，質夫的命運就註定了，未嘗不是一個報仇息恨的辦法；可是，目前的問題不是報仇，却是拯救；你該改怨恨的心腸，變成憐憫的念頭，纔可以保全你們倆終身的幸福。

天真的麗娟覺得人俊這一番話，句句都打到她心坎裏去；其實，她何嘗想擦手呢？她一向感到質夫和她間無形中早給一條堅韌的紐帶扣住

了，任什麼都分拆不開來。祇是，這一次的事變，她雖窮思竭慮地替質夫開脫，可總不免懷疑紐帶的那一端發生了腐蝕，倘使窮形竭相地做出拉扯的樣子，拉斷了這紐帶不算，還要落一個旁觀人的哄堂大笑哩。所以她心旌搖曳，進退失措，一任着疑慮，憂急，徬徨，驚惶的念頭像磨盤般把一顆脆弱的心兒磨得粉碎了。現在，聽了人俊這番話，彷彿給她解決了幾天來不能解決的問題，暗地心中忖量：「我不能捨棄質夫，質夫實在也不能沒有我。他這回失足，是神經的變態，是理智的昏迷，是瘋，是病，我應該當病人般看護他，憐憫他，拯救他。現在是他生命，名譽，人格，一切一切的生死關頭，幫助他掙扎奮鬥是我唯一的責任。我不應該爲了自己一點兒損失，就把他推在火坑裏掉頭不顧的。不，不能，戀愛是犧牲，不是自利。我太過看重了自己，忽略了他一生的利害了。」

人俊看麗娟靠在樹身上，儘自默默地弄着衣襟，知道她已經接受了他

的勸告，在計劃着將來的態度，他不禁暗自得意，心中也在忖量：「質夫獨自盤據了雙方，那一方也不肯讓人，現在瞧他還能不鬆手嗎？他這種一箭雙鵰的野心，本來也太欺人了。現在，祇要娟纏住了他，倩那邊憑我這一點兒手腕，還怕不是我一個人的局面。哈，我的質夫哥，你一口想吞兩個饅頭要噎的，還是我來給你分吃了吧！哈！哈！」他肚子裏真在那裏縱聲狂笑了。

樹影下破碎的月光中，這兩入各懷着心事默然相對着。風聲細碎，蟲聲低咽，遠市中幾處隱約的狗吠，益發加增了寂寥的景象。麗娟覺得害怕起來，靠到人俊身邊，說要回去了。她剛掉過身，舉步想走，突然指着路的那一頭，顫聲地道：

——人俊哥，你瞧……沒有見……那邊一個影子一閃！

人俊望過去，什麼也沒有。他伸手摟住她的肩頭撫慰道：

——那兒有什麼！ 別怕，我送你回去吧。

人俊站在遠處看麗娟進了門，纔得意洋洋地掉過身來，突見樹堆裏跳出一個黑影直往身上撲，抓住了他的領子，兩隻凶光如焰的眼睛釘住了他的臉。他正想掙扎，祇聽那人壓低了粗暴的聲音道：

——人俊，你好！

這是質夫的聲音。他心頭格外的慌了；可是，一轉念，覺得剛纔那番話祇要他沒有偷聽到開始那幾句，其餘都是成全他的好話，正要他聽見了纔好；因此，他反鎮靜起來，低聲道：

——質夫，你瘋了！ 幹什麼呀？

——你好！ 我們那邊去講。質夫一壁說，一壁拉着人俊快步向十字街那邊走。拐過了灣，又走了一段路，他纔放慢了脚步，說道：

——好朋友，怪不得剛纔你慌慌張張，見了我像掉了魂似的，原來你在玩這套把戲。可是，你得知道，我質夫不是好惹的；我的心知道有朋友，我的拳頭，我的手鎗可祇知道保護我，那一個敢鬼鬼祟祟作弄我，哼，就要他的命。你說，你跟麗娟兩人幾時起發生的關係？好，這樣甜甜蜜蜜地掖着膀子在月光地裏散步，倒的確是一對神仙哩！算你夠朋友，我的戀人你要，我的情人你也要，一個情娘不算，竟搶我的麗娟來了！你可別捏着鼻子做夢，以為我眼看你跟情娘眉來眼去向來沒有哼一聲，就當我什麼事都肯馬馬虎虎的，竟敢到這兒來偷偷摸摸了！算你能耐大，看剛纔那樣子，你們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你該得意吧！暗笑我這傻子吧！好，我就承認失敗，這傢伙可不承認失敗！

他說時候地從褲袋裏拉出一枝亮晃晃的東西指着人俊的胸膛。人俊顫抖地映着月光看，的確是一枝最新式的勃朗事。

——說，你們怎樣搭上的？現在到了怎樣的程度？哼，已要訂婚了吧！嘻嘻！賀夫不住地猶笑着，嘻着唇，咬着牙，一排白閃閃的牙齒映着月光發出森冷的凶光，笑聲在牙縫裏嘶嘶地吹着。人俊定了定神想，知道他沒有聽到剛才的對話，一切都誤會了，不覺安了心暗笑起來，又回復鎮定的態度說道：

——賀夫哥，請你別拉出傢伙來嚇唬人，先得平心靜氣地想一想，我真會幹這種抹黑了良心的事嗎？況且，就算我是不足道的下流坯，你忍心冤枉你最心愛，最敬重的麗娟做這種口是心非的欺人勾當嗎？

——哼，麗娟，賀夫恨恨地道，麗娟早就變了心，這幾天格外的明顯，不然，怎會見了我就逃。我先不懂，現在纔澈底明白了。快老實說，我沒有功夫跟你胡扯。

——呀，賀夫哥，你太對不起麗娟了，我們剛纔說話多是爲了你。

——我們，我們，好親熱的我們。叫你別胡扯，說，幾時搭上手？

——我特地來勸她給你和好的，誰又搭上了手？真的，賀夫哥，麗

娟對你真是一片……

——呸！誰要聽這種廢話，你不說我就要開！說不說？

賀夫捺不住怒火，聲音像暴雷般的怒吼着，樹頂上一羣安眠的烏鴉都嚇得喳喳地飛了起來。人俊看他這種不容分辯的態度，也着了慌，一時竟想不出一句分辯的話；越慌，越急，越沒話好說；看看賀夫，睜圓了眼，咬緊了牙齒，挺直了膀子，真像要開鎗的樣子。人俊急了，一挫身跪了下去，捧着手哀懇道：

——賀夫哥，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說不出什麼來。我和她是表兄妹，說認得，從小就認得的；說愛情，老實說了吧，我何嘗不想，可恨她一向看不起我，我碰夠了釘子也早就死了心，況且又有你賀夫哥這樣人品



的人在她心上，我就是傻子也不會這樣不自量力地來給你對量的了。質

夫哥，我的確爲了你來勸她的，你不信看她明天的態度怎樣……求你寬一天限……

——哼，好會說語！質夫冷笑地道，我可沒有這種耐性，也決不來上你們鬼鬼祟祟商量好的圈套。我現在比什麼都明亮，你叫她明天變態度，她怎會不變，她變了就算屬於我的了嗎？我不再做這種癡夢的了！

你這種好心眼兒的朋友，真算得天下少有，自己不插手還不算，竟肯特地趕來勸她給我和好！可是我不明白，看見了我，你又爲什麼那樣慌張呢？說，你說！

質夫挺着鎗大聲地吆喝，人俊想答，可是怎麼答呢？他祇怕麗娟和質夫見了面，要揭破他那封告密信，匆匆忙忙趕來，誰知質夫已比他先到，所以纔慌張起來的；可是這怎麼能說呢？不說，又該拿什麼理由來

搪塞呢？質夫的鎗口已直指着他的額門，不住地吆喝着：

——說，你說！看你這狡猾的傢伙，還辯得出什麼理！

人俊嚇得沒有了主義，禁不住混身打戰。他知道質夫的脾氣，說得出，做得到，一時情感衝動起來，真會不顧死活，鬧出大亂子來的。眼看他手指一撥，立刻就沒有了命。他不能不說出一些理由來，可是這理由那兒去找呢？他急得混身都是汗，眼看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祇能把真情招供出來的了。

——我怕你……他半吞半吐地說道，知道了……我的……祕密。

質夫雖逼着人俊直供，實在也怕懼人俊供出來的真符合了他所懷疑的事實。祕密，怕他知道祕密，這，這一句就夠了，就證明了一切，還用問下去嗎？他感到週身的血液在煎沸，氣閉在喉管裏喘不過來，恨恨地高聲罵道：

——你這沒有心肝的畜生，倒底跟她……

——不，不，人俊沒口分辯道，不，我說的祕密，不……不是跟麗娟有……

——你還要強辯！ 不用再說，我都明白了。 好，算我瞎了眼，找着你這畜生做朋友；今天可饒不了你。 哼，瞧你的勝利！

質夫像瘋子般高聲叫嚷着，舉起手鎗正想放，忽聽背後起了一陣急速的脚步聲，迴頭看，却見十字街口的那個巡警在奔過來了。質夫收起了手鎗，恨恨地輕聲向人俊叱道：

——算你運氣，快站起來！

人俊站起身來拍着膝上的泥，那巡警遠遠看見這邊沒有什麼動靜，放慢了脚步走過來。質夫掖起人俊的膀子踏着細碎的月光向前走。

巡警繞到他們前面，上下打量了幾眼，又放慢了脚步跟在後邊。

賀夫知道再沒有機會，纔推着人俊輕叱道：  
——滾你媽的蛋！

原书空白页

## 五

這一天是省立女子中學學期終了開懇親會的日子。

徐采蓉被選做籌

備主任，一清早就趕到學堂裏，忙着布置會堂，派定職員，修改秩序單，直到下午兩點鐘，來賓陸續到會的時候，她纔覺得諸事粗定，偷偷空閒站在會堂門口當風的地方閒眺着。

會堂前一條栢油馬路直通大門，兩旁密種着垂楊，楊樹上綳起鉛絲，掛滿了紅紅綠綠的紙燈；這兩條五光十色的遊龍一直奔赴大門，在大大小小的國旗和校旗堆裏，簇擁進形形色色的赴會士女們來。這時候，來賓越來越多，車聲人聲漸漸覺得喧闐起來；男男女女，成羣結隊的笑語歡呼，把一座寂寞的校園頓增了十分生意。

采蓉站在會堂門口，雖還在八面張羅，見了熟人免不了掉幾句，會場上需要應付的事情，更免不了有人要吁喘喘地奔來找她解決，可是她總像心神不定地在等待什麼人似的，眼睛直向大門外邊擁進來的混亂的人堆裏打轉。

一忽兒，她眉頭一揚，臉上堆起了笑容，招着手高聲嚷道：

——媽，上這兒來。嚷着時她已經快步迎上去。楊夫人和麗娟也

急應應地在人羣中擠過來。采蓉看母親身上，還是穿着平素在家裏常穿

的那一身白紡綢旗袍，妹子今天的打扮却色采奪目，艷麗勝常，已經好幾

個月沒有見過的了。不曉得她什麼時候溜出去，把頭上的頭髮燙成這水

浪式的髮絡，擁護着一張紅紅白白的小圓臉，彷彿是神像頂上的光圈。

臉上薄薄施一些脂粉，越顯出透明白淨，蔷薇色的紅暈；半綻着櫻桃般

的一撮小嘴，睜圓了小金鈴兒般的一雙秀眼，覺得她今天的精神，真是異

常的爆發。身上穿的是袒胸露臂，短袖口綴着半尺寬的闊紗綠，窄腰，鼓擺，長不掩膝水綠色的西式衫子；衫緣下，露出一對裹在肉色絲襪子裏，帶膜的小腿，踮着一雙金黃緞面的高跟鞋。采蓉看着這身打扮也給怔住了，拉着妹子的手，不住地上下打量，半晌纔道：

——好漂亮的姑娘，怎教人不疼死哩！

麗娟漲紅着臉，灑脫了手奔到楊夫人身邊，撒嬌地道：

——媽，你瞧，她又來欺侮我啦。

楊夫人撫着她的背祇是笑。

——來了嗎？她突然，掉過身來，輕聲向大女兒問道。

——還沒有。早哩。采蓉回答時，眼睛又向大門口投射了恩遠的

一瞥，突然像警醒似地接着道：我們瘋了，站在太陽地裏幹什麼，快到會場上去吧。



楊夫人一手掖着一個女兒，跟着潮水般的來賓，湧進了布置得花花綠綠的會場。來賓已佔滿了會場中四分之三的座位，一眼望過去，祇覺萬頭攢動，辨不清個誰是誰來。麗娟一進門就伸長了頸子四處張望，臉上的肌肉呈露出十分緊張的情狀。

——你別騙我，真沒有來嗎？最後她纔失望似地向姊姊道。

——誰來騙你，采蓉十分同情地道，你瞧，這纔三點多，早哩。我給你們先找個座位吧。

臺前的四五排已給先到的佔滿了，采蓉剛要指揮着校役們在第一排的空隙間加兩隻椅子，却給麗娟拉了拉袖子，指着東邊角裏靠窗一排椅子道：

——擠在人堆裏怪熱的，我們坐在那兒不好嗎？

——那兒！采蓉駭然道，聽不見，看不到，太遠了吧？

這下子楊夫人可比她聰明，向她使了個眼色，附和着道：

——靠窗有風，我們一準到那邊去。

采蓉這纔明白，領着她們繞到東首的最後一排。楊夫人坐下來，麗娟却儘自站着向窗外望。采蓉明知她心裏焦急，可不得不裝着鎮靜的樣子假意向母親說道：

——賀夫所裏事情忙，大概今天不會早來的了。

——真的，楊夫人也有些不安地說道，不要你忘記送請帖去吧？

——這怎麼會，采蓉瞟着妹子的背影道，她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來賓哩。

——誰希罕他！麗娟憤憤地坐下來，拍着身傍的一隻椅子道，姊姊，這個位子，你放些東西留着吧，閒下來你也好到這兒來坐呢？

采蓉會意，奔進去把自己的帽子拿來遞給了妹子；台上快要開幕，她

不能停留，又慮慮忙忙奔到後面照料去了。

楊夫人和麗娟可再也坐不住了，早站起來爬在窗口睜大了眼睛儘向外面望。湧來湧去的人羣中，那兒有質夫的影子？穿軍裝的青年，倒也的確不少，可是，肥的太肥，瘦的太瘦，那有一個像質夫般魁梧健碩，卓絕不羣的氣概？麗娟的感覺尤其比母親靈敏些，眼看着一對對的青年男女，親密地掖着膀子向裏邊走來，心裏感到受不住的一陣陣酸楚。她覺得這些青年男女們，都是學着質夫和倩娘的情態，在這兒取笑她，揶揄她這被人遺棄的畸零人。的確，質夫要是真決絕了倩娘，接到采蓉的請帖，明知是有意給他接近的機會，怎會不扔掉一切，一清早就趕到這兒來候着她的呢？一進門，聽說質夫還沒來，已是出於意外，現在竟左等不來，右等不來，那簡直就是不來定了！爲什麼不來？還用說得，當然在倩娘那裏陪罪叫饒了！也許，已經坐着汽車在城北公園裏掖着膀子親

密地散步哩！麗娟捺不住一腔怒火，掉過頭來向母親道：

——媽，我們回去吧！

——好孩子，楊夫人同情地勸道，別心焦，你瞧臺上還沒開幕，不是還早得很嗎？

麗娟鼓着一張小嘴，不耐煩地坐下來，楊夫人也沒精打采地默然就了坐。臺上～聲吹哨，遊藝開幕了：最初是小學生的跳舞，隨後是大學生的音樂歌唱，觀衆們一陣陣的掌聲迎送着臺上的表演一幕幕的過去，大家都是熱烈地欣賞，祇賸這東邊角裏靠窗的一雙母女，儘自心不在焉地東張西望，大概臺上表演些什麼一點兒都沒有理會得。直到最後一齣獨幕話劇「春之花」開幕的時候，麗娟實在忍不住了，拉着母親站起來，堅決地說要回去。楊夫人突然指着會場門口站着的一堆人道：

——他不是來了嗎？

麗娟順着母親的手指望過去，那邊的確有一個穿軍裝的高幹子鶴立雞羣地擠在人堆裏。她心頭捺不住的一陣跳盪。看那人，臉却是向西邊望，確在找尋那個似的；她恨不得高聲招呼着。楊夫人的確已經把手帕子揚了幾揚。可是那人不理會，還是掉過了臉望着那邊；一忽兒，看他把手一招；擠開人堆，向西邊的座位中走去；那邊有一個時裝女郎站起來，展着笑臉迎接他。麗娟急得恨不能哭。再看，那人坐下來時却把臉掉了過來；呸，滿臉鬍子的一個關東大漢！麗娟反像釋了重負似的歎了一口氣，拉着母親又坐了下來。

臺上獨幕劇開了幕，采蓉把未了的事務交託了一位同事，就走來默默地坐在麗娟身傍的那隻空位子上。彼此意會着失望的心情，竟找不出一句可說的話。采蓉知道賀夫這忽兒不來是不會來的了，可是怎樣也猜不透這不來的原因。說所裏事情忙，這是一句哄小孩子的話；他們當軍官

的人，那一個不是因私忘公的坯子，怎會因公事而忘了這樣重要的私事呢？那麼，難道這簡短的幾天裏，他又變了心嗎？又給情娘抓住了嗎？以賓夫那種沒有自制力的性子看來，這倒未嘗不是可能的，然而，以最近這一次激刺的重大看來，總不該變得這樣快吧？那麼，究竟爲什麼不來呢？聰明的采蓉也給難住了。

台上剛表演着風雨之神向羣花唱頌歌的時候，忽然外面一陣嗚嗚的汽車喇叭聲騷動了全場的甯靜，大家不約而同的都把頭掉向會場的入口。

不多忽兒，門口走進一對男女：那男的，差不多已有四十上下，圓如滿月的一張紫棠色肥臉上配置着一對老鼠般的小眼睛；可是底下那一個糟透的紅鼻子却又特別的肥大，下面飄上幾根稀朗朗的八字鬚就活像一隻帶着鬚根的蒜頭；這一撮鬚根剛剛掩在兩片沉重下垂因而永遠嘻開的紫黑色厚嘴唇上。他臃腫肥大的身體包裹在莊嚴華貴的藍袍子青馬褂裏，蹣跚地

走進來東張西望的神情，可有些像禁不起屠夫用槓棒趕打，搥在牆腳邊沒有了主意的大母豬。伴着他一同走進來的那位女的却不同了：身段苗條，服飾入時，一望就知道是一朵社會裏混慣的交際花。靈活的眼睛向會場裏一掃，就發見了好幾個熟稔的人，不住地微笑點頭忙個不了。

——胡太太！楊夫人吃驚地叫起來。

——他丈夫怎也回來了！大女兒也忍不住輕聲問。

麗娟興奮得一個字也說不出，祇覺臉上熱刺刺地發燒。灰冷的心，

彷彿頓時又撥旺起來，暗自肚子裏在說：

——他到底沒有去找她，最少在這幾天裏，他們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這時候，蹣跚的大母豬和他的夫人已給笑逐顏開頂着女博士頭銜的陸校長恭敬敬請進了接待室去了。會場上經過了一陣嘈雜的議論之後，又慢慢地回復注意到快要閉幕的「春之花」上去。

可是質夫不來的啞謎還是不得解決。

她們母女三人包裹在失望與憧憬的雰圍裏，誰還有心情去領略台上那些小孩子的表演？楊夫人站起來向采蓉道：

——你還有事吧？我們先走了。

——不，都託給同事了，我們一塊兒走。

她們回家不多忽兒天就黑下來。三個人吃過了晚飯，各懷着心事在客廳裏默對着。楊夫人坐在中間桌子上做活計，采蓉拿着張報紙靠在對面椅子上無聊地看着，麗娟坐在靠窗的椅子裏瞪着天花板出神。沉默壓住了一切聲息。

王媽捧着茶盤走進來，楊夫人眼快，興奮地問道：

——你手裏拿的什麼？



——楊先生派人送來的信，說要二小姐親拆的。王媽說時已把一個粉紅信封遞到麗娟的手裏。

接信的手顫抖得有些抓不住信封了。好容易鎮住了這一陣情感的巨浪，麗娟像個貪饞的小孩般，撕開信封，抽出厚厚的一疊信箋，張大了眼睛，不得一口氣就把這些點點畫畫所代表的意義吸進她心靈深處熨貼一下子，再仔細玩味。可是心越急，意越慌，除了開首「親愛的娟妹」幾個字外，她讀了幾行竟沒有看到一個字。沒法子，再從頭看起，誰知道，就在這開首幾行裏，她已感到了愁雲四合，日月無光，種種暴風雨的先兆。捺着性子再往下看，祇覺呼呼的風聲漸漸地響起來了，簌簌的兩箭慢慢地密起來了；一會兒，光明隱遁，黑暗籠罩了一切；震耳的濤聲，裹着她在這無邊黑暗裏儘是打滾，祇覺得整個宇宙在一個鉅大的風輪上如飛的旋轉。她目眩神迷，可還是撐大了眼睛看下去；看！看！她生命的

希望祇剩了看！看到底裏，許會遇見慈悲的救主，撐着獨木舟來拯救這洪水裏的孤魂；看到底裏，許會山窮水盡的時候，峯迴路轉，又顯現出一個山明水秀的錦繡乾坤！然而，越往深處，風暴越急，山驚石破，海嘯雲飛，一切現實盡化成了細碎的沙塵，捲進旋風，裹成了一道烏黑的烟柱，直昇霄漢，消失在天頂上浩渺的黑暗中去了。完了，完了，破碎崩裂的宇宙，已沒有恢復整個的希望，一切都到了無可挽救的末日。

信看完了，麗娟劇烈震動的心顫從千尺高崖上跌進深潭，反像得到了歸衷，感到異常的甯靜。牠不覺得創痛，也感不到在風浪裏打滾後的疲憊，祇覺沉浸在汪洋無際的一片黑水裏，模模糊糊地四週祇剩了空虛和黑暗。她死白了臉，呆瞪着母親祇是傻笑。

——怎麼了，娟……：……怎樣！楊夫人看着女兒這種異常的變態，嚇得話都說不上來了，放下手裏的剪子走過去想接過信箋來看。

——嗚唏！哈哈！你們……這一點……哈哈……可搶不去！  
麗娟揚起手裏抓着的一把信箋，狂笑着向房門外面奔。

采蓉追上去把她一把抓住了，興奮地道：

——妹妹，你怎麼了！你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有什麼變化說出來大家商量纔對。你瞧，娘急得混身在發抖了！

——變化？什麼變化？  
麗娟說時光眼轉到母親身上，見她倒在沿窗的椅子裏抽搐地掩着臉哭，纔彷彿從夢境裏清醒過來似的，一陣悲哀梗住了咽喉，奔過去跪在母親面前，伏在她的懷裏也嗚咽地哭出聲了。

——好孩子……怎麼又委屈了你……楊夫人摸着她的頭抽噎地問。

——娘……他……嗚咽塞住了麗娟的嗓子。

采蓉早已瞧料到這慘劇的意義，就捱身坐在母親的身旁，拉住妹子的膀子，懇切地說道：

——娟妹，我說你真太癡了，這種墮落得沒法挽救的人，讓他往墳墓裏鑽去吧；你犯不上犧牲自己，扔開手過你光明快活的日子不好嗎？

——墮落！麗娟突然興奮地抬起頭來，掙大了水汪汪的眼睛瞪着姊姊。他纔不墮落呢！倒說我……噯！嘿嘿嘿！

她又伏下去哭。楊夫人跟采蓉交換着駭異的目光。麗娟哭了一忽，突然站起來，展開繃緊的眉頭，鼓起繫着的雙頰，兩顆烏溜溜的黑眼珠在淚水裏射出火焰般逼人的光芒，灰白色的雙額上頓時間堆起了晚霞般的紅暈。她掠了一掠散亂的頭髮，高聲地道：

——媽媽，姊姊，你們是我的親人，世界上肯幫助我的也祇有你們倆，可是這件事你們幫不了忙。我認錯了人，不顧一切地犧牲自己想去挽救他，現在得到這種結果，也是活該。一切錯，我造的，一切罰，祇應我一人承當；請你們不必顧我，這苦痛，別人分不去的。我當着你們

備本沒有一句不能說的話，現在爽快地說穿了吧：我失悔當初太慢，鑽進了他的圈套；可是，悔已晚了，現在沒有脫身的方法；說句老實話，失掉了他我就不知道怎樣的活法。這是我真實的態度，誰知他……他竟來這樣一封信……好，絕交！絕交就絕交……扔掉了我纔好過快活日子……誰不知道！……可是，爲什麼要污蔑我！媽，爲什麼要污蔑我！蓉姊，我是光明的，是醇潔的，你最知道，你給我做證人……肯嗎？……我完了……不能活……

像風一般快地她奔到中間桌子上，搶起了母親留下的剪子就向喉頭擱去。楊夫人和采琴趕緊奔上去搶，一股鮮血已像泉水般直冒出來，把一件紡綢衫的半邊都染紅了。搖搖晃晃地倒下去的身子給她姊姊扶住了，她嘴裏還在嚷：

——我是光明的，醇潔的，姊，你做……

說不完這一句已翻着眼睛暈了過去。急得采蓉一壁拉着手帕子掩住傷口，一壁直着嗓子高叫阿三。

一忽兒屋子裏已擠滿了人，大家七手八脚地一壁給沒有知覺的麗娟紮好了傷口，抬到樓上去；一壁打電話請醫生。

楊夫人始終掩着臉在靠窗的椅子上哭。

醫生來，說傷口不深，沒有拗破大動脈，還不妨事；不過出血太多，總得靜養幾天纔能走動哩。楊夫人和采蓉彷彿在大風浪中脫險的水手一般，疲憊地坐在麗娟的床前，默默地讀着那封引起這一陣狂風驟浪的賀夫的來信。那信道：

親愛的娟妹：

我接到省立女子中學開遊藝會的請帖，還讀了令姊註在邊上的一行小字，知道你格外施恩，容許我這被人吐棄，被人厭惡的傻小子，再有接近芳澤的機會。我感激你的大度，我駭異你甘霖的廣被，可是我感到在一切犧牲的願望中，我也得多少顧全一些自己的人格，所以最後決定還是把你委屈求全的盛意原璧奉還吧。我不能再做傻子了！

說起來，這事情本來完全是我的錯，在牛糞裏混大的螢火蟲，怎配去跟天上明潔的星星擠在一起，我實是太不自量了。然而，我的身雖污濁，我的心却是醇潔的；肉雖給人家佔據了去，自以為這顆心是給你的，心糾結在一起的。所以，最後我發下宏願，決心灑脫了那邊的羈縻，滿心以為憑着這一點虔誠的至意，就是在至高無上的上帝面前，也可以得到一個革過自新的赦宥；誰知道，你竟拒絕我說一句

話的機會。然而，我還把你當做天使一般的醇潔，以為這是你憤怒未息當然有的態度。咳·癡心的我，太沒有戀愛經驗的我，當時所受的苦痛你怎會知道！

可是不久我就發現了你瞞着我所做的一切。一對戀人在月光下甜甜蜜蜜地掖着膀子講情話，這都是充滿着詩意的情景！可是，咳，映進我眼簾來，却像利箭般直穿我的心。以後我跟你愛人瘋狂般的那幕喜劇，大概在又一次月下散步的時候，他全都報告給你聽了吧？或者你在笑我這死心眼的傻子，到了這樣地步還想掙扎出什麼來吧？的確，我過後思量，當時的舉動，真是十足的傻；可是，你也得原諒我驚動你愛人的那種粗暴舉動實在因為我糊塗的理智中還殘留着一點兒對你人格的信仰哩。後來，我澈底一想，纔像大夢初覺地知道了自己的糊塗。我對自己說 人家的家世好，又有錢，又是



近親，又會奉承討好，你那一樣趕得上！你，過去的歷史中染上這一點污點，現在的景況，不過做一個教練官，單騎獨馬在人海裏掙扎，誰知道你那一天會出頭？戀愛 戀愛，什麼叫戀愛，祇不過是人騙人的把戲！是這個人施展一些手段去分享別個人的收獲而已！我手裏沒有肉骨頭，那一隻狗肯向我搖一搖尾巴。

然而，話說回來，你的背我還完全是我的錯。這種人前背後偷偷摸摸的勾當，還不是抄着我的老文章？所以，我們這一筆滑稽的臭賬，倒彷彿造化弄人，故意安排得很勻稱地對銷了。別了，娟妹，願你跟人俊能始終如一，不要使他再踏上我的覆轍。你給我的信件表記等我剛在檢點一下，檢齊了即當送上，並請隨手毀滅；我留在你處的，也望擲下，因為這種創痛的紀念還是讓他跟過去的生活一塊兒埋藏在遺忘的墓穴中，纔可以無掛礙地跟新戀人過更新的生活日

子呀！

失戀人質夫敬白

——人俊，有這種事！楊夫人看完了信，顧不得床上的病人，直嚷起來。

采蓉搖着手，指指床，輕聲地道：

——怪不得她急成這個樣子。娘別招急，這裏面一定有很大的誤會，明天讓她好了些我來問她。這事好辦，我已經感到有些把握了。

原书空白页

## 六

麗娟的傷勢雖不怎樣重，然失血過多，神智常有些愴悅迷離的樣子。

第二天一整天她差不多全在半眠半醒的狀態中；祇天快黑的時候對着母親姊姊興奮地講了一陣，啼哭了一陣，又翻到裏牀，呼呼地睡熟了再也沒有醒過。

這時候已到了半夜，她臥室中祇剩了死寂。除開梳粧桌上那隻大理石擺鐘還在的搭地照例走着計時的路程以外，找不到一點兒生命的徵象。窗上的紗帘沉重地垂着；瓶裏的插花萎敝地倒了；滿屋子充滿了窒息的蒸熱。桌，椅，牀，榻，和室中幾件單簡的傢俱都像墓頭的翁仲，屏息地排列着作永生的拱衛。牀頭一隻綠綢子包着的臺燈，發出昏昏沉沉的暗

光，在全屋子裏佈滿了墓場上月光的慘綠。牀上的麗娟，頸子裏繞了一重重的綳布，身上裹着一件白紗的睡衣，側身向內橫躺着，一點兒不動，一絲兒無聲，活像白石彫成的臥像。

賀夫裹在這墓場，死寂的空氣中已有兩個多鐘頭了。他坐在床前燈後的椅子上，低着頭，瞪着眼釘住了地板呆望的姿勢最少已支持了一個多鐘頭，早已下意識地把自己溶化在環境裏，不獨木石化了肢體，也已木石化了他的感覺。偶然給擺鐘震動的聲音促起了一點兒殘餘的活力，他向床中的臥像瞟一眼，就彷彿在展拜戀人的墳墓般感到一種絕望的悲哀，豆大的淚珠不自禁地從空洞的眼球裏一顆顆滾下來。麗娟的傷勢並不重，這是他知道的；這忽兒的沉睡是失血過多當然的現象，他也知道的：然而，麗娟受傷的緣由，采蓉已告訴給他聽了；麗娟自殺時奮激的情態，采蓉也如實地訴述給他聽了；他澈底明白了麗娟的真摯，可同時感到這一

隻天真的白鴿已沖天飛去，不再是像他這樣卑污自私的人所能捕捉得到的了。眼前牀上躺着的她，決不能再做從前婉孌地倒在他懷裏的她。從前的她已負了嫉妬的重創向天外遠颺，或者遁跡深山，或者翱翔雲表，再不會回來的了；祇剩了眼前這個她，塞滿了一腔嫉妬的怒火，正準備着不自憐惜的餘生，作雪恨的報復。這是必然的，是人情的常理，質夫已想得十分澈底；因此，在這沉寂的環境中，他始而憑吊着死去的舊情，終至麻木了全身的感覺。

一切活力都給鉛般的沉寂和悶熱壓得不能動彈，窗外樹梢早收斂了輕風的微喟，樹頭知了早帶着搖曳的尾聲咽住了聒耳的歌唱，就是大門外那隻看門的黃狗，今夜也沒有一點兒聲響，正掛着大紅舌頭，駭怪自己過身都不得勁兒似的。質夫呆呆地低着頭守在麗娟的牀前，臉上掛着一行行的水點，攪不清那一行是淚，那一行是汗。

突然這死般的沉寂，像承不住壓迫地迸裂了，憑空激起一聲尖銳的怪叫，嚇得質夫直跳起來；定神看，纔見麗娟在床上抽搐地悲號。

——質……你……好狠！她叫。

——娟妹，娟妹，怎樣了？急得質夫偃下身子搖着麗娟的膀子，連聲地問。

睡夢中的麗娟儘伏在枕上哭。這一個不斷地嘶喚；那一個悲慘地嗚咽。半晌，麗娟倏地翻過身來，攙住了質夫的頸子，臉貼臉地一壁揉着，一壁哭。這時候質夫的情感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悲，是喜，是驚，是恐；祇覺一股熱騰騰的血流充塞了頭部，酥麻了週身，顫抖了四肢；待要撫慰，可不知道說什麼纔好；待要隨和着哭，又不知道淚泉已幾時枯涸了，擠不出半點水。

麗娟哭了半天，纔像把胸頭的鬱悶疏散了一些似的，漸漸停止了哭

聲，祇剩着抽噎。

——媽……我受不住……怎麼好！……怎麼好！……怎麼好！……她抽噎地說着時，慢慢抬起了淚汪汪的眼睛；忽然綳緊了眉頭把眼睛瞪大了，突現驚惶；呆瞪了半天後，像觸電似地死勁把質夫一推，擠到床角裏，臉色白得像紙。

——你……你……怎麼是你！她顫抖地伸手指着質夫叫。……媽媽那兒去了？……姊姊呢？……她們怎麼把我……交給了你？……

質夫直嚇得目瞪口呆，站在床面前沒有了主張。麗娟可真急了——雙手掩住了臉怪叫道：

——走……快給我走……我不能再見你的面！她一壁叫一壁抽搐着像要暈厥了。質夫看她奮激成這樣，心裏比刀扎還難受；可是適纔絕望的悲哀下意識地又兜上心來，到底這受着創痛的她祇剩了雪恨的怒火，天



真的白鴿早飛到不可捉摸的蒼茫中去了！眼看麗娟一疊連聲祇逼他走，絕對沒有說話的機會，心頭的重負決沒有卸除的方法，他忽然下了個決心倒覺鎮靜起來。

——娟妹，別招急，質夫朗聲地道，既然這是你的意志——不願見我——我絕對服從，立刻就走。此後我雖然忘不了你，可希望你把我永遠扔開了。說着時他掖起了披在椅背上的西裝外褂。

麗娟倏地停止了叫嚷，扶在牀欄上白瞪着穿卜了外褂伸手過來想給她握別的質夫，頓時感到了這時機的重量，彷彿一鬆手心愛的小雀兒就要從她懷裏沖天飛去永不回來時的光景。下意識地她拉住了質夫的手，臉上堆着不自然的嚴肅。

——就這樣走，可不行，她沉重地道。你得說明白了一切，從此誰也不認得誰。我問你，什麼是偷偷摸摸的勾當？誰是狗？什麼是肉

骨頭？ 你有什麼憑證能說這種話？ 你有什麼權力敢說這種話？ 好，

你說……你說……

麗娟越說越興奮，搖着一隻顫抖的手指直向質夫擲；一忽兒緊着嘴，搭拉着眼皮，兩行關不住的淚珠又在掛下來了。質夫看着這樣子，心裏比什麼還難受；順勢在牀沿上坐下來，把她伸過來的那隻手，跟在他手裏的那一隻緊緊合併在一起握住了，瞪着她的臉望了半天纔輕聲地道：

——娟妹，我什麼都明白了。當初人俊說的我當然不肯信；蓉姊的辯護還不能掃盡我這自私的陰霾，祇有你自己醇潔的光明纔把我通體的卑陋照得毫髮畢露了。我現在沒得什麼好說，靜候你的懲罰。

他說時，含淚的目光和顫抖的聲浪中都蘊藏着語言所不能表達而戀人間獨能心領神會的一種真摯，在這裏面，麗娟彷彿又發現了從前傾心相愛的他；然而，怨恨的火焰還煎着她滾沸的血液流佈週身，一忽兒，這醇愛

警現的潛流又給他溶化得沒有一點兒影跡了。她灑掉了他的手，眼望着天花板直是冷笑。

——哼，懲罰！半晌她纔冷冷地道。我們現在說不上這些話。

我是個借着戀愛來騙金錢地位的人，怎配來懲罰你！現在別的不敢求你，祇求你拿出憑據來證實我這隻勢利狗的罪狀。想你這位心地醇潔的男子，決不至血口噴人，任意來糟塌人的，求你快些說明了，讓我也認清了自己的罪惡，好背着人做些懺悔的工作，就算是我們分手前你最後成全我的一點兒紀念吧。說，快說，憑什麼你這樣判決我？……不，你不說我可不依，她看見賀夫吶吶不能出口的樣子，語調突變得高亢起來了。女性的性格就這樣不值錢，好給人隨便污蔑的嗎？我至少還沒有你那麼巧，把戀愛當作戲法耍，手裏捉了一個，心裏還想拉住那一個，又胡謔上靈哩肉哩的一大套，彷彿你的不忠實還是天公地道的一篇大道理呢！這

些話現在都不必談，我但求你給我憑證吧。

麗娟真與奮得伶牙俐齒，鋒芒四露，把個實夫急得滿頭蒸發着熱汗，不住手地把手帕子擦了又擦。憑證？他那兒來憑證？有的祇是反證，證實他自己的誣賴。他明知麗娟也並不是真要他說出憑證來，這是一種狡獪，是使他良心受苦的一種復仇手腕。他早知道對不起麗娟的地方實在太多了，讓她暢快地發洩一下，自己逼悶着受些苦痛算得了什麼？然而，他還是急，他的急不在這方面；祇是看着麗娟憤激痛恨的樣子，他感到他們的戀史已翻到了最後的一頁，這纔使他真急起來了。他感到自己正像快要判決的罪犯，已到了最後絕望的掙扎。

——娟，娟，他一壁擦着汗一壁僵過身子哀聲地道，你別作難我了，雪般的白玉上要我去找斑點，你知道是不可能的事。你恨我是當然的，打我，罵我，用皮鞭抽我，放在腳底下踹我，我都願承受，這是我應得的

懲罰；祇是我鬧這種種笑話，難道是甘心的嗎？天下知道我最親切的祇有你，難道你相信我機詐百出在到處作弄你嗎？現在……呀，我真鬧昏了，儘讓你這樣坐着講！娟，我求你躺下來，容我把這幾天的苦痛，直白地說給你聽，希望你心平氣和設身處地想想我所受的煎熬。……娟，允許我吧！……別不睬人，傷後的身子不是隨便鬧着玩的。……

麗娟給他一提，果然覺得頸子上熱辣辣地痛起來。可是他叫她躺，偏不肯這麼容易聽他的話，扭轉頭望着牆祇不作聲。半晌，當質夫沒有話再勸的時候，她突然臉對着裏牀躺下來。

——我愛躺就躺，用不着誰來勸。她彷彿自言自語地在說。好，你有理，我聽你的理，說吧。

質夫掉過身來，目光空空洞洞地瞪着那隻包着綠綢子的電燈。

——娟，你知道我的心裏祇有你，……半晌，他纔開始說着這一句，

就給麗娟拍着牀欄截住了。

——夠了，我不願再聽這一套，你有戲法，變些新鮮的吧。她冷冷地道。

——可是，娟，質夫搶着說，你要我說真話，我始終祇有這一句。不信，請你仔細想想，我攪出這許多乖張的笑話，那一件不是爲了你？我跟胡太太絕交，你現在總相信是事實了吧？可是，我爲的是什麼？我下了大決心，想洗淨身心，得到你一點兒撫慰的報償：誰想你理也不理我，不給我說一句話的機會，你想我那時的心裏是怎樣的難受？那時候的我怎得不生怨恨的心思，怨恨的結果就把我領到了懷疑的歧路上去了。剛巧人俊那副鬼鬼祟祟的態度彷彿證實了我懷疑的一切，跟着眼見你們月夜散步的情形，益發使我塞滿了悲哀，陷入了絕望。嫉妬的煙焰迷朦了理智，報復的熱血溶化了考量；我失掉了你，就失掉了一切，因此把人俊看

做強盜般得要致他的死命。咳，過後思量，我何嘗不知道自己的過分。可是，別人怪我，我都沒有話說，惟獨你，我心愛的娟呀，你不該怨我神經的不敏；祇因我把你當做維繫我生命惟一的寶索，朝朝暮暮提心吊胆，惟恐一脫手落到他人的手裏；在這種緊張的精神狀態中，你說我怎得不像個瘋子般的掙扎奮鬥呢！

麗娟默然臉對着牆躺着，祇裝做不理會，半晌，纔從鼻子裏哼出一聲輕微的冷笑。

——自從那天起，質夫頓了一頓又接着說道，我的精神上掀起了絕大的波瀾、整個兒推翻了我向來戀愛至上的觀念。呀，娟，請你原諒我當時的變態，這也是在失望的深潭底裏一種無告的呻吟呀！我感覺到世界上沒有真戀愛，男女追逐的動機，祇有兩種：一種是本能的衝動，一種是需要的追求。本能的衝動，逼迫着熱狂的青年們不擇手段地交換着性的

滿足；需要的追求，使機巧的青年們借着性的香餌來釣取他們物質或虛榮中的獲物。我把自己的失足歸入第一類，咳，糊塗透頂的我，竟迷糊了心竅把你歸入了第二類了

麗娟又發出一聲尖銳的冷笑。

——這種變態的心理，質夫接着道，從一方面看，當然是十分卑陋，十分可恨；可是在又一方面看，也可說是十分無奈，十分可憐。狗急了纔跳牆，人非到了萬分絕望的時候，決不肯作絕情的咒詛。我當時咽着失戀的苦酒，祇覺得輕蔑厭棄的鋒鏑洞穿了我真摯的心願，這一股無從發洩的怨氣湧上來，使我不得不草芥人生，卑視人類，因而動搖了對着你的信仰。其實，我現在纔知道，這都是我卑陋的根性，遇到激刺時，自己真相的反映。古人說，「以己度人」，天下的「度人」者那一個不是祇度了自己！娟，剛纔蓉姊奔到我那裏，把你昨天的樣子說給我聽時，



咳，我真慚愧得要死。你，這樣醇潔高尚的你，捧着一顆赤心向着我，把整個兒生命交給我，誰知道我會發出一支支毒箭來刺傷你……咳，我知道我已給自己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毀滅，把死命想接近我的你，刺得徧體鱗傷，不得不咬牙切齒痛恨起來了。「愛」的國土本來毗鄰着「恨」的疆域，我自己的經驗早教訓過我；我迫你在「愛」裏存身不得，你怎得不跳進了「恨」。把甜蜜的愛水化做了辛辣的恨海，都是我的經營，我能怪誰！娟，所以我說，我願意承受你的懲罰，不敢希望你的原諒的了。

……

價夫說到這裏，忍不住熱情的鼓盪，聲音變得嗚咽，呆瞪着電燈的眼睛裏已潸然掛下兩行淚水來了。麗娟側臥的背影，漸漸地在聳動，隔了一忽兒，也鎮壓不住她的哭聲了。可是，屋子裏格外充滿着沉寂，祇有按着節奏的鐘擺調節着這兩縷微細的嗚咽。漸漸地一切現實都化為煙

霧，溶化成一片清光的沉寂大海，這兩縷鼻鼻的幽怨，順着微風的吹拂慢慢地糾結在一起，跟着大自然天籟的樂聲，向熹微的曙光中飄去。

半晌，麗娟突然像夢醒地翻過身來拉住了質夫的膀子，說道：

——質，我明白了！你並沒有錯，我也沒有錯，錯的是你的戀愛觀。在你看來，「戀愛」像一架外觀輪奐的華屋，其實每一根木材，每一塊磚石都是「自私」的原料造成的。拆穿了講，你若不能佔有我，把我像你財產一部份般誇耀人前說是「我的」時，老實不客氣，這羽衣翩翩的「愛」立刻會變成青面獠牙的「恨」；所以卸除了「佔有」，你的「愛」就沒有存在的餘地。我現在從你刻毒的「恨」裏面，倒的確相信了你真摯的「愛」。從頭算起，你跟胡太太的關係，你老是靈呀肉呀的攪不清，其實根本上使你不痛快的滿不是這麼一回事；你們間，她大，你小；她強，你弱；她的經驗富，你的閱歷淺：結果，她是佔有者而你是被佔有者，這

纔使你如坐針氈地祇想遠避這種束縛了。至於我這方面呢，你一向以為這一隻天真的小綿羊是你的掌中物，是你可以十足地佔有的，所以要攫取我的熱情比什麼多強烈；然而，求得急切時遇到一點不順遂，最容易受懷疑暗鬼的簸弄，於是你急得暴跳起來，以為就口的饅頭給他人搶去了。

你的奮鬥，你的瘋狂，你說都是爲了我；不錯，這句話我的確相信你，可是因爲這本是「你的」的「我」你怕牠要變成「他的」的「我」，你纔肯這樣拼着生命去搶奪，拆穿了講，這跟從強盜手裏去搶回你心愛的寶玩時的心理有什麼兩樣呢？對抗強盜，人家總說是保衛自己的所有權，那麼你的奮鬥，你的瘋狂何嘗不是要保衛自己的佔有物呢？所以，你身受的種種苦痛，我祇能以旁觀者的態度，彷彿看着一個吝嗇的守財奴爲了金錢忍受種苦痛般地憐憫你。若說同情，感激，我壓根兒不會起這種感想，因爲我認定你這種舉動與我沒有多大關係的。

質夫默然低着頭，機械地把手帕子在指頭上打着結，半晌不作聲。

——我承認你的話有充分的理由，最後他慢慢地說道，祇可惜你這面明亮的鏡子，祇照見了我，沒有照見自己。請你仔細想想，當你發現我跟胡太太有曖昧的時候，爲什麼就奮激成那種樣子？我想你當時的心理或者可分成兩方面：一方面，痛恨我的不忠，把你一向視爲獨佔的愛情偷偷兒分給了別人；一方面，怨恨自己的痴惑，白施捨了醇潔的代價換取我不值當的報酬。我給你這兩方面心理下一個總解釋，那就是自我利益受了損失的一種懊惱。粗淺些，把金錢來作比仿：第一種心理是錢袋給扒手掏摸後的懊惱；第二種心理是出了重價買着一副包金首飾的懊惱。總而言之，是自我利益受了損失的懊惱。到了後來，我犧牲了胡太太以爲在你方面建樹了莫大的功績來博你的歡心，你却以爲這還不足以抵償你所受的損失，所以還想加重我的苦痛來得到雙方重量的平衡。最後，來

了我那封絕交信：你悲傷佔有的空虛，你痛恨自我的受辱，於是就釀成這一幕意外的慘劇。娟，請你別見怪，我並不在這兒埋怨你，祇因你剛在的批評引起了我久儲在心底裏的一點兒感想：戀愛是什麼，祇不過是自我利益的交換而已，像你這樣醇潔的人也免不了牠的圈套。好姻緣，是交換得到了平衡；惡姻緣，是交換失掉了重心：不管戀愛的過程怎樣地千變萬化，總逃不了這一個方式。

——哈，哈！麗娟忍不住發出一聲輕蔑的冷笑道，想不到幾天不見面，你已變成了個戀愛哲學家了。外面唯物史觀的理論正攪得熱鬧，也難怪你要把戀愛看成貨幣般的一種交換媒介物了。祇可惜你沒法子把戀愛送到工廠裏去造成一塊塊實質的貨物；不然，世界市場上又要添一種行市報告，揭示着某某戀愛幾兩幾錢的價目表哩。老實說，戀愛的元素，本不是十分複雜，可是照你這樣的分析，未免把牠太簡單化了。最少我

們應該承認，愛的結合祇憑藉着精神上或情感上的一種紐帶，決不靠帶着理智性的考量來做牠的粘合物的。牠是超世間性的一種享受，當我們給塵世間種種物質的煩擾攪得焦頭爛額的時候，牠是給我們甯息，給我們撫慰的唯一遁逃藪。牠來時像波濤的洶湧；牠去時像烟霧的飄忽。牠是輕揚的雲，不是凝重的雨；牠是潺湲的水，不是堅實的冰。任你有多麼癡的理智，一跳進牠的漩渦裏，也祇能隨波逐流地流去，決不容你有考量選擇的餘地。這不是意志能稱霸的地域，却是動盪熱情的王國。

——夠了，夠了，質夫看見麗娟圓睜着眼，紅脹着臉那種興奮的樣子，不願再跟她爭執，就改換談鋒地說道，我們又不想做什麼哲學家和心理學家，何苦白費口舌作這種爭執呢？現在的問題祇在愛不愛，不在怎樣的愛。祇要確定了我們間真有愛的結合，那麼唯物也罷，唯心也罷，這不過是觀念上的一點差別，於愛的本身不會有多大的影響的吧？你

說對不對？

麗娟又翻向裏床，把手指機械地劃着簾紋，半晌不作聲。

——娟，我實在的感激你，賀夫扳着麗娟的膀子輕聲地道，感激你肯原諒我種種橫暴的舉動。老實說，你沒有醒以前，我是個叢敵的小草，給怨艾懊惱判決了死刑，祇等你醒過來，一陣狂風結果了牠脆弱的小生命；現在，這棵小草却給你寬宏的甘露，慈祥的靄日，滋養得又生氣勃勃了。娟，你不必開口，在你的態度中，在你的臉容上，我已知道你原諒我了。你的寬宏真使我驚駭，你的真摯真使我涕零，這樣博大宏深的愛真不是淺薄的我所能窺測，這種異常的福分却是幸運的我意外的獲得。看你近來的舉動，我現在已澈底覺悟，你我間的鈕帶，因為發生了彼此疑慮所幻造的種種障礙，倒益發縛得緊了。我承認，沒有你，我的人生整個兒失掉了意義。你對我怎樣，昨天的舉動已暴露了一切。娟，我

們以前的種種全多是疑慮這鬼精靈在那裏作怪、現在我們該明白、彼此所寶貴的對象，其實還像從前一樣的潔白完整，祇要我們肯大家把這真相坦白地呈露出來，那就誰也不會疑心誰了。

——祇怕我拿不出什麼適當的利益來給你交換，麗娟微笑地說，將來又要失掉重心可不是玩的呢。

——呀，利益，質夫鄭重地道，你若肯接受我，給我的利益真太大了！有了你，我纔有生命，你就是給了我生命；有了你，我纔知幸福，你就是給了我幸福；我的快樂，我的勇敢，我的信心，我的一切全要等你來固定牠們的存在。這樣大的利益，是值得犧牲一切來交換的。娟，我願貢獻我能力中能給你造成的一切幸福來求得這交換的平衡；我相信，掏盡我的心血，化盡我的骨肉來換你給我的利益，也祇能得一個不高不低的平衡。



麗娟默然弄着自己的指甲。

——娟，質夫哀懇地道，懇求你接受我這點兒誠意吧。講到物質方面，我現在的收入雖不能貢獻你怎樣快樂的生活，可是我知道你的滿足並不着重在物質；至於精神上的愉快，請你相信我，我願傾盡我的熱血，絞盡我的腦汁來補償我以前的罪過。

麗娟翻過身來，在枕上側着頭呆望着質夫，不作聲。

——娟，你肯拯救我，賜給我一個美滿的家庭嗎？可憐我從小沒有爹娘，一向是漂漂盪盪的一隻孤雁，你肯叫牠得到一個安息的小巢嗎？呀，娟，我懇求你做我的終身伴侶，做我幸福的創造者，來把我這創傷遍體的靈魂從泥淖裏擦出來，讓牠有虧復健全的機會！娟，你允許了我吧！允許了我吧！

麗娟拉住了他伸過來顫抖的手，呆瞪着他熱情充塞的眼睛，半晌，遲

疑地道：

——質，你說的果真是真心話嗎？

——真心話？質夫興奮地道 怎麼能不是真心話？ 我騙得你不

夠，給你的苦痛不夠，還想再來給當你上嗎？ 娟，我雖卑陋，倒底還是

個懷着良心的人類；你知道我決不會有這種鐵打的心腸。 ……咳，假使

能朝朝暮暮伴着你，他呆瞪着燈光變成做夢般的聲音接着道，我的日子夠

多快活！ 風和日暖的湖光山色裏，將永遠看見我們這一對了無牽掛的小

鳥兒飛鳴翱翔，要引起多少青年熱烈的羨慕！ 我不想發什麼財，我不想

得什麼社會上的地位，但求在人跡罕至的湖山一角，給你結一個茅廬朝夕

厮守着；在那裏，你是我的宇宙，我是你的萬有，兩顆心靈永遠團結在一

起，任什麼天地間的大力也不能分開這永生的結合。……

麗娟緊緊抓住了質夫的手，一股同情的電流振得牠也在顫抖了；在

質夫的眼睛裏，她更感到一種淵深沈着的懇摯，逐漸地掃盡了她心頭黑暗的疑雲，頓覺胸襟開朗，眼前一切盡現光芒，感覺到一種美妙醇淨的愉快。她情不自禁地伏在枕上嗚咽起來了。

——怎麼？怎麼？質夫急得撫摩着她的頭髮，低下身子問。你不願

……

——不，不，麗娟順手把一隻手臂圈住了質夫的頸子，含着眼淚說道，我相信你的話，我快活我們的幸福要實現哩！質，我們到底是幸運人哩！

在兩人長時間摟抱的中間，微茫的天宇已昇起了燦爛的朝霞，枝頭小鳥的啾啾，葉底鳴蟬的嚶嚶，帶來了遠市的喧嘩，復活了人間的生氣。一陣微颺掃盡了滿屋子的窒悶。

## 七

婚姻是神秘不過的事情：說牠易，常有十年八年攪不出一點兒眉目；說牠難，可有時不費一點兒勁就把一男一女撮合了起來。我們書中的男

女主人，經了這許多的風波，竟快得出人意外地定下七月七日在本城亞洲飯店行結婚禮了，誰不要疑惑這裏面有鬼使神差的命運在那裏作怪呢？

然而，命運究竟太抽象了，感覺能報告給我們的還祇是具體的事實：提到事實，這次婚事的順利，實在全虧了慷慨仗義的胡司長和辦事幹練的王人俊。胡司長雖向來抱着「船到橋，直描描」的放任人生觀，可是對着賀夫的婚事竟像扎過了嗎啡針似的特別高興起來，不竭力獨促成，出面主持，並還掏着腰包就在城東路徐宅隔壁給他們租下了一座雙幢樓房，裏裏

外外布置得應有盡有。更令人滿意不去的，還有那位天天攪得滿頭大汗的王人俊，大至油漆粉刷，購買傢俱，小至添備碗盞，整理箱櫥，沒有一事不是他老人家的自告奮勇。質夫雖明瞭他們這種態度的各有用意，然而促成自己獨力不能圓全的好事，總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眼看着喜期迫近，真駭怪着人生中竟會有這樣趁心的際遇。直疑惑自己在夢裏呢。

麗娟這方面，却沒有這樣的樂觀。病榻前的一夕談，雖使她澈底明白了質夫對着自己的心理，掃除了不少疑雲，可是心頭這個苦悶的死結還是牢牢地扣着，始終沒有解鬆了多少。她祇覺質夫到底沒有明白什麼叫做愛，聽着他那套古古怪怪的議論，簡直叫人心痛得難受；這樣物質化的戀愛觀，老實說，就像飄在狂風裏的蛛絲一樣沒有定向。這種性質的熱情能說是愛嗎？一旦他發現了比自己吸引力更大的對象，敢說不轉移方向嗎？不，就是他自己承認已經厭棄的那個對象，祇須用着新鮮的方

法，或轉換了新鮮的環境，那一個時候不能叫他這一點搖晃的熱情死灰復燃起來呢？這些翻來覆去的問題在她的心頭糾結着，結果使她對着質夫的愛情完全喪失了信仰。

不信他的愛就是懷疑了他的誠意，對着這種人還值得施愛嗎？麗娟也曾這樣想過，可是她感到自己這點兒熱情不是理智所能作得動主的。

她何嘗不聽見理智在那裏警告她前途的危險，可是在心靈的底層她又感到一種誠摯切迫的呼號，在那裏懇求她抓住這一個生命般寶貴的對象，別脫手給人家奪了去。其實，質夫究竟有什麼好處，她實在也說不出來；她生平最愛讀的是水滸和紅樓，她理想中的情人，正該有武松的英武和寶玉的溫存，可是質夫却一樣也沒有。然而，戀人的眼睛上總帶着一種特殊的折光鏡的，所以在他的不英武中她發現了溫存，在他的不溫存中她又找到了英武，而武松和寶玉在一種異常的雜糅方式中全多呈現在質夫一人的

身上了。這一種主觀造就的對象却具有不可抗的誘惑，排除她理智的判別力是牠，煽動她熱情的火焰也是牠；牠越是變成了鏡中花，水中月，在愉悅迷離的幻景中盪漾着，她追求的決心越變得堅定；正彷彿詩人的眷戀花月，並不因為花月愛了他他纔知道愛，而他的熱情反因為花月的消隱倒越加緊張起來了。花跟月本來是沒有什麼萬千變化的死東西，可是詩人看去，那兒一朵雲，這兒一叢葉，掩映着，襯托着，把這死板板的物質硬賦予了生動的幻變，因此他情緒的起伏就格外忙起來了。質夫的態度自從那一天坦白地宣露之後，確乎沒有過多大的變化，可是在麗娟的眼中，他却忽冷，忽熱，忽真，忽假，不知道變過了幾多次的方式。因此她的懸望婚期，雖掩蓋着處女的羞慚未敢十分暴露，其實比質夫還要急切得多哩。

懸盼着的七月七日到底帶着魚肚色的曙光爬到了麗娟從上牀時就睜大

了眼睛瞪着的那塊窗帘上來了。誰見了她那副傻相，都要說她在怔怔地盼着這可愛的晨熹吧？其實，這真冤了她，她壓根兒不願見這一種佳期的預告。至於理由，她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她祇覺心思像亂絲般的一把，這兒是頭，這兒也是頭，抽，抽不盡，理，理不清，一整晚纏住了她那顫疲倦得快要闔攏來的心房，糾結不清，真是沒法子擺脫。你說她是快活，細辨，的確有些甜津津的滋味；可是心爲什麼又那樣碎碎地跳個不止呢？慌亂，惶急，不錯，她在怕懼什麼吧？可是跟心愛的人兒得到這樣一個滿意的結合，快活還來不及，又有什麼可怕呢？她自問也要笑了。然而，心還是跳。這該是處女羞吧？等一會兒，幾百隻眼睛釘住了她，看她跟他行着禮，或許還要逼她宣布什麼戀愛經過，這樣羞人答答的事物的確要窘死人的；然而，這種快活中的激刺決沒有使她心緒紊亂到這種地步的力量，她感到的，確乎不是這一種滋味。仔細算來，質夫



家裏一個親丁也沒有，新居又租在隔壁，今天的婚禮並不會怎樣變換她以後的生活，到底怕些什麼來呢？然而她心裏儘是怕。在心房最後的壁膜上，她彷彿時時受到一種暗示的警告，刺激得她心驚肉跳，可不知道爲的是什麼。她感到的祇是慌亂，惶急；想起等一忽兒在大庭廣衆的前面怎樣壓得住這種紊亂的心緒，不是要鬧出大大的笑話來了嗎？她越想越急，越急越慌，直盼那驚心觸目的太陽在地平綫下多留一忽兒，可是無情的曙光已帶着魚肚色爬上她的窗簾來了。

她想坐起來，可是支着半身掙扎了一忽兒，祇覺腦袋像灌着鉛似的抬不起來，眼睛前直暈着大大小小的光圈；沒奈何地嘆了一口長氣，她又倒在枕頭上，側耳細聽，都市中清早的煩囂已跟着輕風送到她枕畔來了。七月七日已像個不爽約的客人般立在門檻上等候她的歡迎了！這不可避免的現實逼近着壓迫她，反使她發生了一種任憑命運擺佈的感想，漸漸地

寧息了汹涌的思潮，不知不覺溜進了甜適的夢境。

蓬！蓬！蓬！麗娟從枕頭上直覺地跳起來。

——娟，娟，什麼時候了，還不起來！這是她母親的聲音。

麗娟矇矓着眼，趑上拖鞋走過去，剛撥開了門上的彈簧鎖，楊夫人那雙堆滿了笑容的臉蛋已經在門縫裏湧進來了。

——好享福的新娘子！那一個今天不是一清早就爲你累得腳都沒有停過，瞧你，太陽到了頭頂上還在床上輪着哩！

麗娟擦着眼睛望到牀面前的那隻擺鐘，可不是，已經快十一點了！這樣晚了，她心裏也覺得有些慚愧，側着頭掠着頭髮問道：

——媽、姊姊呢？

——她嗎？楊夫人興奮地說道，真虧她！那一件事不是她在忙！

一清早就約齊了人，俊到亞洲旅館布置去了。他們要回來吃飯的，大概這會兒快到了吧。好小姐，你瞧，自己一點兒不準備，連身上的小衫褲還是這身舊的呢。前天王成衣送來的那身在那兒呀！噢，在這口櫥裏嗎？那身白紗禮服跟頭上的披紗也在這兒呢。這是蓉給你挑的鞋，你瞧她多細心，連絲帶結都給你扣上了。喏，你先把這小褂子換上了吧……咳，這王成衣真上了年紀，叫他領口別做圓的，你瞧，還是這種一年前的老樣子。：喂，王媽，快給二小姐打臉水呀！

楊夫人真忙得像摘掉了頭的蒼蠅似的，在麗娟的衣櫥裏把前幾天置備齊全的新娘裝束全都搬了出來，堆在被褥還十分凌亂的床上。她的喊聲沒有歇，王媽早就一手提着一隻磁水罐，一手燃着一個香噴噴的鮮花球笑進房裏來了。

——太太還沒瞧見我，王媽嘻皮涎臉地說，你上樓我早就跟上來在房

門外邊等着呢。你瞧，這是大小姐留着叫我給二小姐帶上的花球呢。

夠多好看！這種香味誰辨得清是什麼花！大小姐說，這是掛在胸口的；樓底下還有一球大的呢，說是上車時候手裏拿的。二小姐，臉水在這兒，你洗吧！

麗娟祇管怔怔地站在床面前，眼望着窗外的晴空，彷彿什麼多沒有聽見似的。她感到自己正像個神話裏搜索金羊毛的勇士，這忽兒大樓船已經造好，遠行的親友們都已站在海邊上，祇等她踏上船頭，就要揚帆啓棹向着前面那一片渺渺茫茫的大洋中去追尋不可冀及的目的物了。人家說婚姻是個歸宿，她可感到牠祇是個開始。從此她要隻手空拳的獨自衝鋒了，一種處女的天真使她感到自己的孱弱，可憐自己的孤獨，呆呆地望着外邊，眼角上已經有了些濕意。

——傻丫頭，慈愛的楊夫人在忙亂中也會感到女兒感情上的激刺，拍

着她膀子柔聲地道，癡望些什麼？不早了，快洗臉吧。

——媽，我怕……麗娟忍不住掉轉身勾住了母親的脖子哭了。

——還是這樣孩子氣，楊夫人壓住了一陣悲哀的衝動，裝着哽咽的笑聲摸着她的頭說道，怕些什麼？虧你還是受過新教育的人，還要學那些縮羞怕臉圍圍千金的醜相嗎？瞧你夠多丟臉？來吧，水也要冷了。

王媽，把那火酒爐子拿出來，等大小姐回來要給二小姐燙頭髮呢？真是，她不來，我們祇會瞎忙。喂，那不是馬車聲音嗎？

她說着拉了女兒一同伏到窗檻上去，祇見門口的柳蔭下面停着一輛馬車，滿載着花花綠綠一大堆人哩。楊夫人高聲招呼她們，采蓉一壁下車一壁揚着領子笑嚷道：

——媽，我接了一大羣客人來了。你瞧，施家姊姊，何家姊姊都在這兒哩。

不一會兒樓梯上一陣腳聲，采蓉領着頭帶了一肥一瘦兩個差不多高，一色時裝服飾的姑娘一窠蜂擁進房裏來了。

——娘，采蓉笑着先說道，你瞧今天兩位伴新娘的小姐，要把我們這位老實妹妹壓得一點兒光彩都沒有了。

——開口就護着你這寶貝妹妹，那位肥一些的施國英拍着采蓉的肩膀笑說道，瞧你妹夫面前也護得了她。

——呀，我的麗娟姊姊，瘦一些的何寶玲走到麗娟面前拉着她的手仔細端詳着她的臉說道，時候還早哩，怎麼已經呆着臉不耐煩起來了？

——你們別儘打哈哈了，采蓉轉變了語氣道，瞧，她們什麼都沒有動手，費心兩位姊姊，幫我一手，大家來給這位新娘子打扮起來吧。

她們就不由分說把麗娟撮擁到梳裝桌子上，洗臉，擦粉，點脂，畫眉，理髮，烙鬢，七手八脚地一陣子笑語喧嘩引得街上的過路人，多站定

了驚異地抬頭向樓上張望了。楊夫人乘空下樓招呼他們去擺飯菜。

麗娟雖勉強支吾着跟她們說笑，可是不時露出神思恍惚，話不對題的樣子，倒把冷眼的采蓉急死了。她知道妹子不是那種嬌生慣養的貴千金，決不會臨場羞怯，一定又想起了什麼心事，纔攪出這種失魂落魄的樣子來。突然，她觸機似的想起了一件彷彿多少可以讓妹子安慰一下子的事情，看着麗娟梳洗打扮已經差不多了，就掖起了床上的小衫褲，向着她笑說道：

——這個還要我來給你換嗎？

麗娟瞅了她一眼，接過來就向後邊套間裏走。

——喂，怎麼慌得這樣，采蓉拎着一雙絲襪子追進去，一壁回頭向兩位客人笑着道，你們瞧，這還得我給她送進去哩。

走進套間，她就拉着妹子到後窗口輕聲地道：

——妹妹，我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驚駭的麗娟瞪着姊姊變成很莊重的臉色問。

——你知道，胡太太已回到他們州本鄉去了嗎？

——噢，誰說的？

——人傻。

——她自己要回去嗎？

——不，大概老胡知道她鬧得太不像了，是他送她回去的。並且今

天老胡還做質夫的主婚人哩。

——好老到的姊姊，施何兩位姑娘像小貓似地掩進了套間門突然高嚷

道，怕你妹子對付不了新郎，要你在這兒開速成班嗎？

一陣笑聲中，采蓉掩飾着又把兩位淘氣的小姑娘送出了套間，祇留

麗娟一個人在那裏更換衫褲。這一個意外的消息把她的思潮又攪起了無



盡的波瀾。她真會走嗎？老胡已知道她跟賈夫的戀愛嗎？噢，怪不得他這樣幫忙哩！可是，老胡怕老婆是出名的，真能送她回老家嗎？她不見得肯服從吧？種種問題像軸輪般在她心頭旋轉着，然而迷漫在她內心壁膜上的那一層陰霧彷彿受到了陽光的映射，逐漸地稀薄了，消散了，緊張的慌亂不自覺地鬆弛下來，由鎮定而領會到一種慰安的暢適。她兩顆圓整的小酒渦裏開始暈上了一層笑意。

亞洲旅館的禮堂上這會兒已擠滿了黑壓壓一屋子的人，大家打着一個大圈子笑語喧嘩地在等候行結婚禮了。王人俊自從清早一直忙到現在纔換上了一身新做的淡青嗶嘰軍服，站在一隻堆滿了花籃，銀盾和花花綠綠婚書等類紙片的桌子前面準備着做婚禮的司儀員了。他得意地堆着笑容把眼光向人堆裏打了個轉。可是，他立刻發現了一種異常的映象，頓時

感到暴露了什麼陰私似的不安起來。今天的來賓既不多，除掉了旅館裏看熱鬧的閒人以外，他發見剩下來的差不多全是女家那邊的女客，男客簡直祇有數得清的幾個。他暗暗埋怨自己的疏忽，怎會留下這種顯露的痕蹟。留心再看來賓中，果然有許多在交頭接耳講着話，活現出一種駭異的神情。

——真奇怪，人俊忽聽背後一個女客的聲音在說，楊質夫這樣人，會一個朋友都沒有的嗎？

——可不是，又一個聲音接着道，就是胡家的熟人也不少，怎會一個不來的呢？

人俊感到週圍驚奇的重量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就彷彿像要跳出什麼網羅似的挺了一挺腰，向着東牆下一班樂隊揮了個招呼，揚着頸子高聲唱道：

——主婚人入席。

在悠揚的樂聲中，西廂房門口忽然湧起了一陣嘻笑的紛擾，接着在打成了堆的女賓中間，采蓉一壁咬着嘴唇忍住了笑，一壁扶着堆滿了一臉笑容的楊夫人推推讓讓地走到中間桌子的西首站定了。采蓉站在母親背後還在那裏掩着嘴忍不住要笑。她不敢抬頭，更不敢向東廂房那邊看。那邊正是引她發笑的對象在蹣跚地走——不，簡直是爬——過來。這個人站在東廂房門口，顛起了脚尖從人縫裏向大門口出神似地長期的便望，早已引起了女賓們好奇的嫻笑。有些認識他的可就警告着說，這就是今天男家的主婚人胡司長哩。現在人俊的這一聲高唱，却像青天霹靂似的把他震醒過來；他張皇地旋轉身，不料踉失了脚一滑，實行了一個久不通行的曲膝大禮。爬起來，滿月大臉變成了豬肝色，糟透的鼻子紅得彷彿要冒血，噙着紫黑色的厚嘴唇，張着兩隻靈活的小眼睛向四下裏亂滾。

有一位俏皮的女賓輕聲地做了個比喻說，那兒田溝裏偷跑來的刺蝟！真

把個胡司長形容得栩栩欲活了，大夥兒強捺着的笑聲再也忍不住了。

采蓉扶着鵝母親在這嘩笑中間勉強入了席，雖然擰過了頭不敢向東邊看，可是眼角裏仍舊感覺到他哭喪着臉，隨着戲台上武大郎的矮步，像隻鴨子般在人堆裏擺過來的情景，還是忍不住要笑。

主婚人入席之後，接着就是省立女中陸校長給大家推推挽挽讓到中間做今天婚禮的證婚人，隨後就在嘹亮的樂聲中，東西兩廂的伴郎伴娘們撮擁出新郎新娘對立在禮堂中間，聽着司儀員的指揮，搬演着一齣齣呆板的傀儡戲給週圍磨肩疊背的熱心觀衆製造出幾天後閒談的資料。

最後一幕主婚人訓辭的壓台戲，經楊夫人再三推讓的結果，變成了胡司長義不容辭的獨腳戲了。他摸着蒜根般的八字鬚站到桌子正中的時候，雖然來賓們祇能在桌子上一堆花籃的枝葉裏窺見他一片紫棠色大臉

的模糊影象，可是靠近他的人確實可以證明他是保持着一種十分莊重，十分鎮定的氣概。學着茶館裏說書先生的慣例，他先高聲咳了一聲嗽，亮亮嗓子。

——諸位，充滿着鼻音的汴州國語在花葉叢中盪漾出來道，今天是徐女士跟我質夫表弟……

花葉叢中的聲音劃然中止，在桌子橫頭的空隙中突然呈露出他那張紫棠色的大臉，滿佈着驚惶的情態，直望着站在邊上的人俊向外邊努嘴。

全廳的人衆，都彷彿受了一種咒語的魔力，不約而同全掉過頭來向外邊望，頓時起了一陣嘈雜的聲浪。人俊機警，趕緊含笑高聲地道：

——諸位別亂了秩序。外邊來了一位署裏的同事，司長不是叫我去招待嗎？

胡司長焦灼地祇向他揮手。人俊一壁招呼着奏樂送新人回房，一壁

飛也似的向外面奔出去了。全廳的人走擁來，東一堆，西一撮的議論紛紜，頓時佈滿了緊張的霧氣，大夥兒感覺到這一齣滑稽的喜劇裏還有刺激性更豐富的最高點沒有表現出來哩！更有同情心太靈敏些的太太們，早已製造出種種驚人消息在廳堂上鼓起大家的興趣。

——我眼見進來的是王督察長，一位括骨臉的太太拉着身邊的女伴說，他住在我隔壁，燒了灰我也認得的。外邊很有些人說楊質夫……她四邊看了一下，纔鄭重地接着道，是個共產黨，不要今天……不然，王督察長又不認得他們，怎會跑到這兒來呢？

——不錯，那女伴接着說，聽說督察處新近抄到了一張共產黨的名單，說有一千多人，我們街上張家的孩子，今年還祇有十四歲也給帶下去了。老胡那樣慌張，我看倒有些像呢。

——不，一位肥頭大耳的胖太太聽到了她們的議論，又貢獻她一部份

消息道，楊質夫現做着教練官，怎會去入什麼共產黨？今天的事，我先幾天早已料到的了。楊質夫是個窮光蛋，那兒錢來辦這個喜事。我兄弟也在教練所裏當差，他知道得最清楚。據他說，楊質夫辦喜事的錢都是挪用了所裏的公款對付的，我早就說這種辦法太危險，瞧，剛纔來的不是他們所裏的總務處長嗎？他跟楊質夫決沒有道喜的交情，不是來找他算賬來幹什麼呢？

一忽兒參加消息的人越聚越多了，在這些太太們的嘴唇上，楊質夫從江洋大盜一直變到扒兒手，從共產黨一直變到復辟派，從政治的偉人一直變到沒出息的執袴，可是大夥兒海闊天空地貢獻了這許多千真萬確的消息却不能掃除掉一點兒彼此懷抱着的疑雲。屋子裏的空氣還是照樣的緊張。

在西廂房裏靠牆的床上，麗娟伏在娘懷裏已哭成個淚人兒了。采蓉坐在窗邊靠椅上，呆呆地望着地板。

——姊姊，麗娟擦着眼淚支起了半身向窗口哽咽地說道，你何必瞞我，不說我也明白，老胡那種慌張的樣子誰看不出什麼緣由來呢？

——你這人，采蓉抬起頭來裝着笑臉說道，總喜歡瞎疑心。害我攔了你這濕木梢在外邊白奔了一陣，那兒有什麼新來女客的影子？客廳裏的確坐着個穿軍裝的客人，老胡跟人俊至今還陪着談天哩。

——姊姊，麗娟直坐起來興奮地道，你向來不說假話的，今天那兒學來的這一套？剛纔我明明望出去看見一個女客在人堆裏擠，後來不知怎樣一晃又看不見了。我留心質夫，他臉色變得像一片白紙！這幹什麼？老胡和人俊那樣慌張，又是幹什麼？姊姊，你都知道了的，求你說了吧。



采蓉默然。楊夫人摟着二女兒的腰，眼望着大女兒，發出一種探詢的目光。

——娟，慈愛的母親最後還眼望着采蓉撫慰地說道，我們信任她始終是給你打算的就是了。沒有什麼變化，是大家的喜事；即有變化，她也有她的理由，你且別招急，一切讓她去對付吧。

——不，不，麗娟睜大了眼睛說，這是我自己的事情，誰也幫不了忙。姊妹，快說，快說！

母親的信任，妹子的憤急，把個采蓉刺激得真有些受不了了。她掉轉了頭儘向窗外面望，想不用什麼話去回答纔適當。

突然，房門呀的一聲，何寶玲高興地跳進來一直奔到采蓉的身邊。

——還沒有走呢？好利害……她像看見了什麼新奇戲法急着要找個人說說似的興奮，却見采蓉向她瞪了一個白眼，掉頭看，又見麗娟像瘋狗

似的瞪着她，急得趕緊把下半句話縮住了。

——那個？麗娟不放鬆地站起來追問道，那個沒有走？ 怎樣利害？

何家姊姊怎的不說了呢？

寶玲像個惹了禍的小孩子，求救似地望着采蓉。采蓉笑着給她掩飾

道：

——不是那位軍官還沒有走嗎？

——不錯，寶玲急忙接着道，……他真利害……還……

采蓉看她急得面紅頸赤地編造不出什麼謊話來，就趕緊拉着她膀子

道：

——得了吧，還是這樣孩子氣的愛管人家閒事。外面光罷要擺席

了，我們該出去招呼招呼呢。

麗娟眼看她們真的手挽手走出了房門。一陣傷心，忍不住又撲倒在

娘身上放聲慟哭起來。她感到惴惴戒懼的悲劇是不可避免地實現了！

采蓉的態度已明白告訴她，以後的驚濤駭浪是要她獨自去撐持，沒有人肯來幫一把的了！或者祇有娘，慈愛的親娘，還死心眼兒地守着她；可是這位佛菩薩般的老太太能幫得了什麼忙！

果然這位佛菩薩也跟着她淌淚了。半晌，楊夫人纔擦乾了眼淚拉着女兒的手道

——娟，別招急，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的。……真的，外面一聽的客人，我們老躲在房裏也太不成個樣子了。快洗一把臉，出去吧。她按着電鈴叫茶房倒進臉水來，不多忽兒，她和麗娟已裹在廳堂上嘈雜的人堆裏了。

麗娟雖給幾個同學包圍在簷前儘情地調笑，其實她那有心情對付這些無聊的取樂呢？目不轉睛地，她注意在外面的入羣，祇想找到了賀夫當

面問他一個究竟。可是擠來擠去的盡多些些不相識的臉龐，別說質夫，就是人俊他們一班人也看不見一個影子。

突然在嘈雜的聲浪裏飛來了一句刺耳的低語：

——你瞧，她氣得這樣，真可憐！

她溜眼向背後看，發見一位括骨臉的太太鬼鬼祟祟地指着她。假裝沒聽見，她還是逗着身邊的同學說話。

——真想不到，那聲音又在說了，胡司長見着老婆會怕得那樣子……

果然！果然！麗娟一個寒噤，身上冷了半截。

這時候外面的人羣，起了一陣紛擾。却見人俊和質夫在人堆裏慌慌張張擠進來了。質夫走到簷前看見了麗娟彷彿一楞，可就堆上了笑容走過來。

——好沒意思的敷衍，他靠近了麗娟笑着道，所長來了，陪着他胡扯

了這半天。

麗娟明知他在掩飾，把嘴唇一披瞪了他一眼，掉轉身就往裏面走。

質夫想追上去，眼看見全廳的眼睛多釘在他身上，覺得怪沒意思的。就縮住了脚，轉身找上了楊夫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講着話。

麗娟意料質夫要跟上來，正想領他到僻靜些的地方盤問一個究竟，那知道，掉過頭來，已找不到他的影子。緊張的悲哀在她的心頭竟變成了空虛的絕望，一個人站在屏門背後呆瞪着後面小院子裏的一堆湖山石怔怔地出神。這一堆玲瓏的山石矗立在朦朧暮色中間，倒像在象徵她眼前的處境。彷彿給一種同情的吸力牽引着似的，她向着那山石走去：突然，看見山石邊一個白東西一閃，她當是蝴蝶，細看，却是一角裙邊。躡足再向前走，聽見兩人低語的聲音，她就伏在石根上聽。

——她到底怎麼肯去的呢？這是采蓉的聲音。

——你沒有瞧見呢，這一個聲音是何寶玲，老胡那樣子真要笑死人。他恨不得爬在地上叩頭。到底還是人俊會說話，說纔是司長不會辦事，偏偏揀她回刁州去的時候來辦這個喜事；本來質夫是她從小領大的，怎麼他的親事倒瞞了她；可是現在生米已做成了熟飯，今天要鬧翻了。大家臉上過不去的。人俊就提議叫老胡陪着夫人去玩一天，明天一準叫新郎新娘來登門見禮就是了。

——她就答應了嗎？

——那有這樣容易。人俊說好說歹又勸上了半個鐘頭，害我爬在紗窗榻子上腿也發麻了，最後還是質夫當面陪了個禮，給她痛快地訓斥了一頓，纔算答應了帶着老胡一同走的。

——質夫也在那裏嗎？

——怎麼不在？他低着頭，坐在門口的椅子上，看着倒像怪可憐的。

——她剛到的時候，你看見怎樣的呢？

——那還了得！她走進房就指着人俊的臉罵。說他們串通了欺侮

她。老胡剛踏進房門，她就奔上去一把揪住了胸口，問他質夫是誰領大的，他的親事別人該作主嗎？老胡不敢開口，人俊勸她別生氣，事情已做到這樣地步，反正也沒法補救的了，勸她快快活活到裏邊吃喜酒吧。

誰料她，睜大了眼睛把桌子一拍，嚇得我險些兒從窗櫺子上跌下來。她

說：「喜酒嗎？看你們吃得成！我特意從汴州趕來吃喜酒的嗎？」

她樣子簡直想衝進來打場子了。這時候剛巧質夫進來，她衝口就罵他沒良心的小子，說，今天一定不讓他便宜過去的。她說，她就像他的娘，這種忤逆的兒子送到法堂上去也要重辦的。噯，那種潑辣女人，我真是出世第一次看見哩！

沉默了一忽兒，纔聽采蓉的聲音道。

——你可真要當心，別再在我妹妹面前露出什麼破綻來了。這是她一生幸福的關鍵，結婚的第一天就打上這一個結是永遠解不開的。我們祇希望質夫能暗地裏消除這個魔障，決不能讓妹妹的心上平添這一層陰影的了。

麗娟聽到這兒，感激，怨恨，悲哀，絕望的種種情感填塞了胸口，祇覺眼前一陣昏黑像要暈過去的樣子。她勉強扶住了石根，定了一定神，生怕那邊兩個人快要走出來，趕緊顫着脚尖快步向外面奔去。

這時候廳堂上已經燈火輝煌準備着開喜筵了。



原书空白页

## 八

——別多囉嗦，乾脆一句話，我決不能跟你走，不回去定了，這裏可沒有你的宿處，請吧！

——這算怎麼一回事，不成了大笑話了嗎？

——笑話？誰鬧的？還有臉說這種話！

賀夫默然低着頭。

這是麗娟和賀夫結婚當晚客散後十二點鐘左右在東亞旅館那間準備給新娘休息的屋子裏爭執了一小時後的情形。賀夫雖已攪得辭窮理拙，紅漲着臉乾喉急，可是想着新婚第一夕就弄出夫婦離居的悲劇，究竟有重大的關係，所以還像個裹在浪裏的水手般攀住了船舷希望着萬一的轉機，死

釘在房門口的椅子上不肯走。

——好，你不走，我讓你！麗娟等了一忽兒，突然奔到房門口想衝出去。質夫急忙張開膀子擋，麗娟壓不住心頭的火，顫抖地指着他的臉道：

——你……你……你當我是什麼東西？人家希罕你……我……

下半句鎔成了哽咽說不下去。憤怒的火燄已煎沸了她過身的血流，緊張了全部的神經，祇感到自己是一隻投進了羅網的小雀兒，本能地要衝出這陷害她一生的細縛。

——你真的不讓我走嗎？她瞪大了眼睛直着嗓子嚷。

——娟，娟，質夫哀懇地道，這不是鬧着玩的，關係……

——呸，潑得質夫一臉的唾沫。不讓我，我可要……

她伸手揪住了質夫晚禮服的胸襟，把鈕孔上一個鮮豔的花球捻得粉

碎。死勁一推，質夫魁梧的軀幹竟像中了魔似的向邊上倒退了幾步。

麗娟直着眼睛就向外面走。

——怎麼！你一個人上那兒去？在廳堂上忙着指揮夫役們收拾禮

堂陳設的采蓉看見麗娟像個夢遊人般直着眼睛往外走慌張地奔過來拉住了她問。

——別管我！麗娟灑脫了采蓉的手想要奔。

這時候質夫已追上來，吁喘喘地拉住了麗娟哀懇道：

——娟，你別走，讓我走就是了！可是准我跟蓉姊說一句話。

采蓉心裏明白這最担心的一幕悲劇到底不可避免地實現了。她一眼瞥見滿廳堂的夫役們攔下了手裏的工作，張大着好奇的眼光直向她們三個人望，覺得拉拉扯扯真不像一個樣子，忽然得了什麼主意似的向質夫遞了一個眼色，拉着麗娟道：

——你一個人瞎跑想上那兒去！算了吧，我把這些東西託給這兒賬房收拾好了明兒再叫人來拿吧。我陪你家去。楊先生，有什麼話，好在我們是貼鄰，明天再說不是一樣的嗎？

——好，馬上就走！麗娟頭也不回的就往外走。

采蓉匆匆忙忙到賬房裏去囑託了幾句話，奔到門口踏上馬車時麗娟已不耐煩地在催着馬夫加鞭，不肯等她了。采蓉坐定，瞥見賀夫還在旅館的門裏面遠遠地呆瞪着她們。

車上的玻璃格格作響，馬車漸漸地出了熱鬧的街市，在荒寂的大路上走。除了兩兩三三昏淡的路燈以外，車外面什麼都看不清。車子祇向沉寂寥廓的黑暗裏衝。

采蓉看她妹子瞪大了眼睛望着前面的玻璃，車燈映進來的微光剛照見一顆亮晶晶的淚珠在她臉頰上滾下來。她知道這種激刺是誰也受不住

的，況且妹子那樣的性情，怎教她不奮激得發瘋似的呢！可是，今天這樣一走，關係着一生的幸福，可不是玩的。沉思了半天，采蓉祇找到了兩個結論：若說她從此跟質夫一刀兩斷的話，趁這光有結婚的形式，還沒有成事實上夫妻的時候，也顧不得什麼體面不體面就這樣決裂了倒也痛快；若說沒有放棄的意思，在這新家庭生活開始的第一天就攪下這樣一個一生忘不掉的裂痕，那纔是給自己埋下了生生不滅苦痛的種子哩。她知道妹子包着一身的怒火，什麼多顧不到，一定沒有這樣考慮過，這倒不能不提醒她的，所以她突然掉過頭來問着妹子道：

——娟，你真的跟我回去嗎？

——不回去！你們……麗娟突然咽住了話頭，半晌纔接着道，我不回去，上那兒去？你說吧！

——不，不，采蓉趕緊安慰道，你別攪錯了我的意思，我問你，這樣

一走，不是叫質夫下不了台了嗎？

——他，他嗎？哈，哈，你還願憐着他？麗娟突然發着尖銳的

苦笑。

——難道你從此就跟他決裂了嗎？

麗娟默然望着前面的玻璃，得得的馬蹄聲彷彿在象徵着她心頭的跳盪。半晌，她掉過身來熱烈地拉住了采蓉的手道：

——姊姊，我不懂……你，當我女兒般疼惜的好姊姊……怎麼也幫着人家來……咳，不必說了……難道婚姻真是個陷人坑嗎？

她撲在姊姊的懷裏，像個嬰孩般噉泣起來。城外到站的火車傳來一聲尖銳的汽笛在黑暗中遠遠地搖曳着淒咽的餘響。

——娟，娟，采蓉低下頭摸着妹子的頭髮柔聲地道，你真是氣糊塗了，我們親姊妹還會變心腸的嗎？你的苦痛，我那一點不明白，那一時

不是跟你一樣的煩悶，懊惱，心焦，着急呢？我常常感到你我間彷彿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應，你的心跳一下，我的心也會跟着動一動；你的心緒緊，我的心也張不開；你的心花怒放，我也會跟着手舞足蹈起來。妹妹，你不用多說，你的心事，我那一件不看得清清楚楚的呢？今天這種意外的變卦，本來誰也受不住的；你該明白，我的難受，何嘗比你減輕多少？可是，我是喜歡在事實方面着想的，爲你一身幸福計算，我不能不勸你仔細考量下子。

——呀，好姊姊，麗娟興奮地摟着采蓉的頸子道，我……不該，真不該……昧了良心來怪你。你還當我是個孩子，不懂事，別作我的真吧，肯嗎？可是，蓉姊，你別當我什麼事都是感情用事的。我何嘗不想，老實說，那一方面我沒有想過；可是，我問你，今天我若跟着他走，還成個什麼東西了呢？



——噢，采蓉故意裝着驚詫的樣子道，新婚夫妻不在一起纔是怪事呢！

——姊姊你又要說這種話了嗎？麗娟招急似地攀住了采蓉的領子接着問道，這種欺詐式的婚姻能算得婚姻嗎？我根本不承認牠。

——呀，采蓉脫口問道，你真想跟質夫決裂嗎？

——不，這不是質夫的過失。

這句話可把采蓉怔住了，再看妹子時，已經坐直了身子，嘴角堅決地抿着，彷彿演說家準備着宣佈一番偉論似的等候着她的追問。

——那麼是誰錯了？采蓉忍不住的問了。

——是我錯了，我們都錯了。

——你越說，我越糊塗了。我們錯在那兒呢？

——錯在忘記了自己的人格 失掉了自己的地位，去跟最污濁，最下

賤的人搶一件並不是需要的東西。

——這東西又是什麼呢？

——自然就是質夫。

——那你不需要他了嗎？

——咳，怎麼你還沒有明白我的意思！請你再仔細想想，她所需要的質夫是怎樣的，我所需要的又是怎樣的？

——這纔怪哩，采蓉忍不住笑了，一個人怎麼分成了兩片了呢？

——我直截爽快地說了吧。她要質夫，除了一天到晚兩個人摟在一起，幹那些最污濁，最下賤的事情以外，還有什麼？我，老實說，至今還是誠摯地愛着質夫，可不是愛他的這些，並且還切齒痛恨着這些。今天聽見她像一條掉了肉骨頭的瘋狗似的趕來搗亂了一陣，我就趕緊奔去護着這根肉骨頭嗎？這樣就算勝利了嗎？可惜這根肉骨頭臭得要叫你

吐！我不屑，我最少要讓她知道，我不至像她那樣的下賤。蓉姊，你這纔明白了，不能怪我了吧？

采蓉默然。這一種意外的理由的確有一些嚴重的意義，然而夫婦的結合難道可以不需要麗娟所厭惡的這些東西的嗎？這未免有些超出了人情之外了，叫質夫怎樣能瞭解得來呢？況且，仔細地想，去掉了這種感覺上具體的事實，所謂戀愛祇剩了些虛無飄渺不可捉摸的抽象的感情，究竟這戀愛還能存在不能，采蓉也覺得可疑得很，所以沉思了半天，到底覺得妹子這種態度是有損無益的。

她剛想開口，馬車突然地一震，往外看，已經到了自己的門口。

王媽聽見了馬蹄聲已開門迎出來，瞥見車子裏還坐着個新裝未卸的二小姐，直驚駭得她張大了一張闊嘴呆瞪着說不出話來。采蓉扶着妹子走進大門，就看見母親披了一件小襖站在樓梯頭，祇怕她失神失措做出些驚奇

的樣子叫傍人笑話，就揮着手叫她回到樓上去。楊夫人感到事變的嚴重，嚇得像個小孩子般躡手躡脚回上了樓。當采蓉扶着麗娟走進她臥室時，她迎上去搶着問道：

——怎麼，病了嗎？什麼病？我的苦孩子！

她的聲音已經顫抖得說不上來了。采蓉趕緊扮着笑臉，告訴母親妹子並沒有病；然後請母親坐下來，故意裝着很悠閒的樣子，慢慢地把剛纔結婚時外面怎樣的情形，後來他們倆夫婦怎樣的爭持，現在妹子怎樣的不肯到新居裏去，約略的說了一個大概。楊夫人聽到了這些話，急得直跳起來。她滿嘴祇說這班人不是東西，串通了來騙人，人家清清白白的姑娘，給他們拖到混水裏去了，立刻要找上胡家的門跟他們講理去。後來采蓉鎮靜地把事情轉變的內容又仔細解釋給她聽了之後，她又感到女兒的太不近人情了，那有新婚第一晚就分居的道理，哀懇似的要求麗娟快到

隔壁去。

麗娟一進了房門就坐在沿窗的一隻椅子上，眼睛望着地板，彷彿姊姊跟母親在談論着別家的事情，跟她沒有什麼關係似的。無論她們兩個人怎樣的說，求她，騙她，激她，嚇她，她總是牙齒咬緊了嘴唇，給你一百個不開口。最後還是采蓉眼看着夜色已深，知道多說也是白饒，祇好順水推舟地勸着母親上牀，妹子歸寢，沒奈何，過了今宵再說吧。

麗娟一夜沒得好睡，剛剛彷彿像打了個瞌睡似的朦朧地闔上眼，又給門外面兩個人低低講話的聲音驚醒了。

——誰叫你請她進來的？是母親低叱的聲音。

——太太不知道，她凶着哩！嘴裏直說我們是新親，不問情由就走到客廳裏去了。這是王媽的聲音。

——你不會說二小姐不在這兒的嗎？

——我怎麼不說！她說，先到客棧裏，又到過隔壁，纔上這兒來的；倒問我二小姐有什麼事情怕見人，這樣藏藏躲躲的。

——好，既是你請了她進來，就讓你給我打發她走，誰願意去見她！母親真有些招急了。

——她口聲聲祇要見二小姐哩。

——娘，幹什麼要打發她走！麗娟突然打開了房門說道。我正要找她，她自己來了再好也沒有；怕了她纔怪哩！王媽下去，叫她等一下子，說，二小姐立刻就下來。

——娟，娟，楊夫人惶恐地阻止道，何必跟這種人去當面鬥，她們什麼都做得出的，吃眼前虧犯不上。

——媽，你不知道，麗娟一壁掠着頭上的亂髮，一壁把眼睛瞟着王媽

道，怎麼，聽見了沒有，還不下去。

王媽還瞪着楊夫人等她發落，禁不起麗娟連連跺脚直催她走，纔踉蹌着走下了樓梯。麗娟走回房裏披上了昨天脫下來的小衫子，穿上襪，套上鞋，匆匆忙忙對着鏡子理了一理頭髮，就望房門外走。楊夫人坐在門口的椅子上望着她，心中急得沒有了主意，真不知道擋她好，還是不擋的好；直到這時候，她纔驚駭地拉着她道：

——怎麼臉也不洗就去見客了嗎？

——這也算什麼客！麗娟興奮地灑脫了母親的手，三脚兩步奔下了樓梯。

奔到客廳門口，她直覺地感到那裏面有一場鬥爭等候着她似的，不覺放慢了脚步，凝一下神，正像個兵士在作着衝鋒的準備。客廳的門剛是半開着，望進去正看見那來客立在窗前向外眺望的背影。婀娜！苗

條！繹着肩兒曲着腰，已呈露出十足的風騷！原來是這樣一個狐狸精，怪不得男人家都要爲她顛倒哩！麗娟裝滿着一肚子自傲和蔑視的心思輕輕地推門踏進了客廳。

李客聽見門響突然旋轉身來，兩隻彷彿有光芒的眼睛迎着麗娟不住的上下打量，最後停止在她的臉上逼緊地瞪着。麗娟的一股勇氣彷彿給她打散了一半，竟感到有些跼蹐不安起來。半晌，那來客把眼梢兒一斜，嘴角兒一扭，帶着種輕蔑的樣子開口道：

——你大概就是徐麗娟女士了吧？

——哼，麗娟捺住了怒氣故意反問道，我可不認得你是那一位？有什麼要緊事情，這樣大清早來找到了我？

——哈哈，來客露着一嘴的白牙笑着說道，好孩子，我們是一家人了，連你的表嫂都不認得了嗎？笑話，笑話，哈哈……



她笑得顛巍巍地倒在靠身的沙發椅上，半躺半坐地蹣起了一隻腿；慢慢地從懷裏掏出一隻白金煙盒子，打開來，拿了一支煙，又關上袋起來，順手掏出一隻玳瑁鑲嵌的打火機，拍的一聲點旺了香煙，夾在指尖上送到嘴裏長長地呼了一口，噴出一股濃郁的青煙差不多直衝到麗娟的臉上。

——你問我來找你幹什麼嗎，半晌，她彷彿成年人教訓小孩子般的開口道，沒有別的，祇爲我聽說娶了一位天仙般的表弟妹，特地來開開眼的哩。

天真的麗娟，她祇準備一見面就痛痛快快地訓斥她一頓，這種不死不活的俏皮態度可把她難住了，反而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的好，竟坐到方桌邊的椅子上默然不聲地活像了個新娘子。倩娘看着她，更覺得這一個不識世務的女孩子，簡直可以當個洋娃娃抱在手裏玩，下意識地堆着一臉勝利的微笑。

——我問你，倩娘隔了半晌，一壁彈着烟灰，一壁側着頭問道，你真愛着我們的質夫嗎？

——這干你什麼事！麗娟彷彿抓住了進攻的機會，突然興奮起來。

——呀，我的小姑娘，倩娘又抽了一口烟笑着道，你沒有知道質夫是我從小撫養大的嗎？名義上的表嫂還是實際上的娘哩，怎得不關心他的事！

——誰來管你們這些臭眼，麗娟漲紅着臉高聲嚷道，我總不認得你是什麼人！

——噫，小姐，怎就急成了這種樣子！倩娘扔掉了手裏的香煙頭走過來拉着麗娟的手又說道，好姑娘，老實說了吧，我是特地爲了你的幸福來警告你的。

麗娟灑脫了手呆瞪着她，摸不清她說話裏藏着什麼機關。倩娘笑微

微地又着腰，低下頭有意無意地踏着地下的香煙頭，慢慢的說道：

——你愛質夫，可知道質夫真的愛你嗎？

——別說這些不要臉的廢話！麗娟憤怒得要跳起來。

——小姐別急，倩娘輕輕地按着她肩膀道，聽我說，你知道質夫是我的人嗎？

——你這個不要臉的婊子！虧你有……麗娟氣急得說不上來。

——別嚷，別嚷，倩娘笑着道，事實總是事實，叫破了嗓子祇多些人笑話。我告訴你，我們的交情是打質夫怎麼一點兒大就打起的，你有多  
大能耐來拆散我們？

——哼，麗娟彷彿突然覺悟了似的說道，你當我不知道你們這一段醜  
歷史嗎？哈，你才是白操心哩！我沒有澈底調查清楚了，怎會冒冒失  
失地答應他。

倩娘彷彿驚駭似的怔了一怔，一會兒又恢復了她鎮定的態度道：

——你知道了更好。可是仔細想，賀夫這小子真是不該；像你這樣一個孩子般天真爛漫的小姑娘，怎硬得下心腸把這種圈套給你攢呢？我看着也覺得有些不平起來了。咳，姑娘，你沒有知道前天——不，大概兩個禮拜前吧——他對我講的話哩。他告訴我怎樣把你騙上手的；怎樣娶你是掩人耳目，省得人家議論他爲什麼永遠沒有老婆；最後還再三聲明他始終祇有我一個人。其實，我也用不着他聲明，從小在我身邊的孩子，什麼心事我不明白呢。可是，當時我就覺得你可憐，勸他不能白犧牲了人家，他還笑我是個念佛婆子哩。姑娘，我是軟心腸人，想着想着，總覺得他這種辦法太對不起你了，所以昨天一夜沒有睡好覺，今兒一清早就趕來卸下我這一點良心上的重担。

——鬼話，不要臉的鬼話！麗娟跳起來直指着她的臉罵道，盡是你

編造出來的鬼話！

——鬼話也罷，人話也罷，倩娘跛着嘴唇掉過臉去說道，反正我已經告訴你了，信不信由你。

——好計謀，好計謀，你想離開我們也沒有這樣容易，麗娟吁喘喘地說道，好在質夫就在隔壁，叫他過來當面對個明白。

——呀，不懂事的小姑娘，倩娘輕蔑地笑着說道，我是好意來提醒你的，你倒想反咬我一口，叫他來當面責問我洩漏他的祕密嗎？

——不行，我要叫他來問。

——問他也白饒，倩娘眼望着窗外冷冷地道，他既不肯說真話，我更不肯幫着你逼他的招供。你要查究底細，我倒可以提醒你一個人；王人俊，他什麼都明白。質夫那一天從我家裏搬出來，怕我生氣，就給我一封信，說明他的理由，不料都給人俊看見了，你問他這封信裏寫的是什麼。

——好，麗娟像捉住了什麼賊賊似地纏來道，你說這封信嗎？這纔足見你的鬼話連篇哩。對不起得很，這封信……她忽然想起私看人家情書是不該似的截住了話頭。

——嘎，你看見了嗎？倩娘突然的一怔，一忽兒又接着問道，可是你以為你看見的那封信，真是給我的嗎？那纔怪哩，到今天你還蒙在鼓裏嗎？這是人俊受着賀夫的指使，特意寫給你看的，咳，怪可憐的小姑娘！你去問人俊，真給我的回信是怎樣寫的；你就說，我都告訴你了，看他怎麼說。

——誰來信你這套鬼話！麗娟掉轉身坐下來這樣說時，語氣又彷彿梗了下來了。

——我該說的話也都說完了。倩娘掖了一掖衣服，眼睛還是望着窗外說道。昨兒一宵沒得好睡，覺得周身不得勁兒似的，真想趕回去再勸

一下；姑娘，看你樣子也得要休息一下子才對，別累壞了身子那纔犯不上哩。我們再見吧。

她說時，已經嫋嫋婷婷地走出了客廳，還回過頭來向着麗娟投射了一個最後輕蔑的微笑。

麗娟真變了一個深林中迷路的孩子般不知道該走那一條路纔是對的了。倩娘的來意，誰也知道是想拆散她跟質夫的結合，昨天的搗亂是第一步，今天的拜訪是第二步……呀，那麼，自己這樣不肯同居的態度，不是剛剛中了她的圈套，趁了她的願了嗎？聽她汽車在開動了，咦，彷彿走不遠又停了！那不是去找質夫嗎？她感到自己昨天的態度是十分的怯弱，過份的退讓，可要把事情根本攪糟了。本能地她站起來，走到大門口向自己新居那邊望：遼闊的馬路像一匹布似的展開着，並沒有什麼車輛。呆呆地躊躇了半天，她忽然像下了一種決心似的向新居那邊走去。

## 九

跳出熱烘烘的被窩就立在風雪地裏，不論你身體怎樣結實也要混身發抖；可是在興采飛揚的快活場合中，突然受到了意外悲哀的襲擊，這種精神上的寒噤比立在風雪地裏更要一百倍的難受。質夫新婚的這一夕可嘗盡了此中滋味了！

他在那隻雙人銅床上慢慢地醒過來時，一閃眼就看見頭邊那個潔白的枕頭平整地，安穩地，靜默無言地伴着他。垂垂的珠羅紗帳子，吹着窗戶口送進來的晨風，颺起一陣陣微細的波紋。隔着帳子望出去，那一房間棕黃色的柚木傢具，受着陽光的塗澤，彷彿都飛上了一層金似的，格外的燦爛奪目，睥得人眼多睜不開來。對面牆上一對鴛鴦在穩艷的碧桃蔭



裏，交着頸兒，浮在碧澄澄的清水上；那雙牆角裏却見麗娟側着頭，也斜了眼睛，對着自己送不盡溫柔的微笑。

質夫擦了眼睛，發一聲絕望的長歎，瞪着牆上的麗娟呆呆地出神，忍不住肚子裏暗暗抱怨道：

——你太忍心了吧！

可是那送不盡的秋波還儘自微笑着。質夫支起了半身，在枕頭底下摸出他撫摩了一宵的一張紙片，彷彿在這上面找尋一些奧微的究竟；可是，端詳了半天，這兒，祇呈露着又一個微笑的麗娟。

——微笑，微笑！我明白你後面藏着多少神秘的意義嘍！質夫心裏想。

他順勢又把身子倒了下去。昨天一宵的躊躇這一刻又湧上心來：當時眼看她們上了馬車，他就想趕上去，可是不敢；一個人孤單單地溜回家

來，勉強支吾掉了麗娟贈嫁的朱媽「小姐那裏去了」的追問後，靜下來聽見隔壁的人聲，又想趕過去，又不敢；最後，聽隔壁人聲逐漸地靜了，還想鼓着餘勇走過去，倒底還是不敢；徬徨了一宵，在夢境中略略打了一個轉，現在可恨地又重返了現實界，這個沒法子解決的問題又擺在前面壓迫着他非解決不可了。鼓着勇氣過去吧，可是他已預料到了會面後的結果，並且知道這個必然的結果中再不會有幫他挽救的人的了。楊夫人，采蓉，那一個不要給麗娟打算，肯幫着他拉她跳火坑嗎？火坑，昨天的情狀已提醒了質夫，澈底明白他們的結婚的確是火坑；這火坑是他一手打成的，論理，祇該自己一人來捱熬，怎忍心拉着最心愛的人兒來一同受罪哩？然而，咳，他又怎樣撇得下她呢？

頭祇是裂開來般痛，混身熱烘烘地有些像發燒的樣子，他真希望就此病了，或者可以引起麗娟一些兒憐憫的同情，會奔過來做一個自告奮勇的

犧牲者。然而，他明白，這也是夢想！

他正在像個賴早學的小學生般，彷彿借這一片席，可以暫時避免現實的壓迫似的賴在床上不肯起來的時候，忽聽門上撲撲地響了幾下。

——姑爺，小姐來了。這是朱媽的口音。

——誰？他懷疑地問。

——小姐來了。朱媽又重複着說。

真有這回事嗎？他還是懷疑着自己的聽覺，一骨碌爬起來，跛着拖鞋奔過去撥開了門鍵；噢，門外站着的可不真是麗娟嗎！

——呀，你……賀夫瞥眼看見朱媽跟在後面，生生地把下半句活嚥了下去，對着麗娟傻望着。祇見她堆着一頭的亂髮，臉上白閃閃地沒有一點兒血色，錫着眼睛似笑不笑地對他望了一瞥，就走進房裏坐在靠牆的雙人沙發椅上，望着門口的朱媽道：

——你給我預備臉水去吧。

——小姐要吃什麼嗎？朱媽周到地問。

她皺着眉搖了一搖頭。

質夫看朱媽下了樓，慢慢地懷着鬼胎似的走進房來。

——幹什麼這樣鬼鬼祟祟的？麗娟微笑地拍着沙發椅道，上這兒

來，有話跟你說。

質夫真參不透這種神祕的變態，祇能像傀儡般一任麗娟的播弄，搭訕着走到沙發前，捱近她坐下去。麗娟掉過身來；一手搭在他身後的椅背上，眼睛注定了他的臉柔聲地問道：

——你恨我嗎？

一陣衝動逼得質夫眼睛裏滾滾地像要掉淚的樣子，可是他說不出什麼，祇是搖了一搖頭發出一聲低微的嘆息。

——我特地來請你原諒的。麗娟又接着道。

——你……賀夫含着一包眼淚哀懇地道，妹妹，娟妹你……饒了我吧！

——什麼？麗娟兩隻手捧起了賀夫低垂着的臉蛋逼視着道，你還不信我的誠意嗎？賀，你看我的臉，可有懷恨你的意思？

這一對水汪汪地含情欲語的眸子密接地，坦白地補充了語句中難以辨白的意義；兩個人在靜謐的晨光中默然對視着。突然，賀夫瘋狂般摟住了麗娟的頸子，顫聲地道：

——娟，你真……原諒了我了嗎？我不敢希望這種幸福。

——賀，別這樣，麗娟拉開了賀夫的膀子道，給朱媽看見了成什麼樣子。我已經徹底想過了，這件事，誰也怪不得誰，祇要我們倆大家能保有着這一點兒良心，其餘什麼都沒有關係的了，你說對不對？

賀夫真摸不清這句話裏藏着些什麼啞謎，正想追問，不知趣的朱媽已提着一隻水壺進來倒臉水了。

麗娟走到梳粧桌子前面坐下去，搵着手巾擦臉，霎時間房間裏充滿了香膩子，香粉，香水等等的氣息，把個賀夫薰得醉陶陶地倒在沙發椅上，凝視着鏡子裏反映過來的妻子的臉蛋。麗娟把手巾擦在臉盆裏，蘸着些兒香粉放在手心上勻着時，抬起頭來望到鏡子裏，剛跟身後賀夫射過來的兩道目光打了個交點，不期然地她側着頭，也斜着眼，送過去一個溫柔的微笑。

微笑，微笑，媚態的結晶，溫情的報告，可是這兒的賀夫對着他，禁不住一陣悚然的寒噤。這和煦的春光來得太驟了，直使他感到那雲影花光到處罩着一層神祕的紗幕。意料中的狂風暴雨怎會意外地變成了這樣貽盪的春風？直覺得這是又一幕狂劇的開始，怎敢希望牠是昨晚悲劇的團圓哩！

——微笑，微笑，我明白，你後面藏着多少神秘的意義嘍！警告似的一種聲音又在質夫的心膜內響起來了。

麗娟洗完了臉站起來，在穿衣鏡前上下四週照了一照，掉過頭來，向質夫微笑地道：

——我想出門哩！

——這清早，上那兒去？質夫怔住了 半晌纔這樣問。

——別管我。又是神祕地一個微笑。

——可是……可是……質夫焦灼地說不上來，忽然掉頭向着朱媽道，那麼你給小姐僱車去呀。

——上那兒呢？朱媽站定了還不肯走。

——叫一輛車在門口等我就是了。麗娟接着說。

朱媽下了樓，質夫拉住了麗娟的膀子急迫地問道：

——娟，你還回來嗎？

——你要我回來嗎？

——我就怕你走，怎說不要你回來？

——要我回來，可得有一個條件：你得搬到樓下客堂裏睡，我們永遠分兩個房。答應我，你纔是我知心著意的好丈夫。

說着時，她臉上又堆起了一陣溫柔的微笑。

——這算什麼？賀夫怔怔地問道，難道你我還算不得夫妻嗎？

——哈，哈，麗娟的微笑擴成了狂笑，半晌纔說道，一定要同房睡覺

纔算夫妻嗎？賀，你該明白，爲了你我本來什麼多可以犧牲的；可是，

現在，這件事却一萬個不能。……別問我爲什麼、你比我還明白……答

應嗎？

賀夫默然望着牆上的鴛鴦，半晌答不上來。



——好，我知道你了，麗娟扭轉身子往外走，一壁又說道，你找那歡迎你的去吧！

——不，不，質夫急急奔上去說道，什麼都依你，什麼都依你。

——那麼，回來見。

——早些！

——一準回來吃早飯！麗娟走到房門口，扶着門框掉轉身子這樣說時又送過一個溫柔的微笑。

軍事署是一座房屋極寬大的老衙門。前半部是辦公處，劃出後半部多餘的房子做職員的宿舍，並且另開一扇小門以便職員的出進，祇僱一個老蒼頭在那裏照顧開關而已。

這時候，那個看門老頭子剛從鄰近的小茶館裏吃完了早點，提着一隻

水壺慢慢兒踱到那小門口，却見一輛洋車停下來，走出一位很齊整的俏姑娘，匆匆忙忙直向小門裏面走。

老頭兒眼睛倒不鈍，一瞥間就認明了是誰，脚下緊幾步趕上去說道：

——小姐，你早。

——呀，那女客回過頭來道，我怎麼沒有聽見你？  
王先生還沒有起吧？

——小姐請會客室裏坐一忽兒，我瞧去。

說着時，他把水壺放在自己的門檻邊，蹣跚地把這位女客領進了一間祇有赤裸裸地幾只桌椅的會客室裏。他自己就掉過身蹣跚地望裏面去了。不多一忽兒，又見他嘴裏嘰嘰咕咕不知道念着些什麼的走進會客室來，衝着那位女客就說道：

——你瞧，這不是出了怪！我昨兒晚上明明看着他上樓的，怎麼

這忽兒祇剩了一張空牀？

——不在房裏嗎？ 女客招急地問。

——什麼地方都找到了，連毛廁裏也去張過哩。

——有人來找過他嗎？

——這樣大清早，怎會有人來？ 老頭兒向女客投射了懷疑的一瞥。

——那麼，我在這兒等一忽兒吧。 女客蹙着眉頭半晌纔這樣說。

老頭兒噙着嘴又望了她一眼，點了點頭走了出去。女客拉過一隻椅子坐着，瞪大了眼睛向外邊望；一忽兒，忽又站起來，儘自繞着那間不到一丈見方的小屋子走；時時舉起膀子望着手錶。這時候，外面的人聲漸漸多起來了，窗隙或門縫裏不時發見一兩隻骨碌碌打轉的眼睛，跟着還聽見噦噦喳喳低聲的笑語，女客格外顯出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的樣子來了。最後決心似的走到會客室門口，遠遠向着那看門老頭子招着手。

——我不能等了，老頭子走到身邊時她說道，可是我有緊要事找王先生，想給他留下一張字條兒，你領我到他房裏寫去。

——你在這兒寫了交給我不好嗎？老頭子故意使刁地這樣問着。

——噢，我也不是第一次上這兒來，那女客着惱似地說道，王先生房裏也不曉得去了多少次，爲什麼要在這兒寫？

老頭子默然表示他的屈服，點了點頭掉過身來往外走，女客緊緊跟在後面；繞過一條曲曲灣灣的廊，爬上一條十分狹窄的樓梯，再在一條洋台上走了十幾步，到了一個門口，那老頭子纔站住了道：

——小姐，裏面坐吧。

女客推進門去，瞧，多麼凌亂的一間臥室呀！正中向外的鐵床上堆着亂七八糟的被褥，牀檻上吊着一只電燈，枕頭邊堆着花花綠綠彩色封面的雜誌和小說。床的東首，打橫放一隻籐榻，那上面堆滿了一團糟的衣

服：晚禮服的燕尾直拖在地板上，蓋住了榻下露出半個頭的一隻漆皮鞋，鈕孔上還憔悴地吊着一個鮮花球，襯衫，領帶，褲子等等東一件，西一片的舖了一榻。籐榻對面是一隻衣櫃，櫃門半開着，呈露出裏面同樣紊亂的隱祕。門首靠窗一隻書桌，那更是混亂的一個海：墨水瓶，筆架，硯台，墨盒子中間却夾雜了熱水瓶，茶壺，茶杯，香烟盤；隔日的報紙堆了半桌子，紙角下露出一兩本掩埋在下面的書籍。

女客進房皺着眉頭四週望了一眼，就走到書桌邊，拉開寫字椅坐了下來；先把亂堆的報紙理了一理，疊在一邊，然後拉開抽屜找着一張白紙，在自己懷裏掏出一枝翡翠色的自來墨水筆，伏在桌子上匆忙地寫道：

「人俊哥：

等了 you 一個多鐘頭，你還是不回來，我不能再等了。有許多話要跟你說，今晚九時務請到公園裏晚霞軒後面那隻小閣裏一談。千

萬謹守祕密；更不能讓債夫起一點兒疑。至託至託！

麗娟留言。」

寫好了，她在抽屜裏找了一個信封，疊好紙，筒進去，在信封上寫上『人俊哥親拆』幾個字後再拿在手裏想了一想，然後鄭重地把牠壓在桌子正中央的一塊硯台底下，再站起來看了一眼，就匆匆忙忙的出了房。

驚駭的老蒼頭，看她不一會兒功夫已奔出了小門，跳上停在門口的一輛洋車，如飛的去了。

麗娟走了沒多時，又來了一輛華麗的汽車停在那小門口；車中先跳下一個穿着白紡長衫的少年；他下了車，掉轉身又攙出了一個華服的少婦。

——俊，那少婦一壁下車一壁說道，你不信我的話嗎？你問去，瞧我猜得準不準。

少年掖着少婦剛踏進小門，那個看門的老蒼頭已迎上來說道：

——呀，王先生你什麼時候出門的！怎又這樣的不巧，剛纔徐小姐在這兒等了你好一個多鐘頭哩。

——你瞧！那少婦得意地覷着少年的臉，又回頭向着蒼頭道，她留下話沒有？

——話沒有留，可是留下一個字條兒在房裏哩。

——我們上樓看去。少婦高興地拉着少年就往裏面走。

一進房，硯台底下那個白信封早就給她看見了；搶步奔上去，像捉住了什麼獵物似地撕開信封就看。

——今兒晚上約你上公園呢！她看完了，微笑地把信紙遞給少年時這樣說。

少年接過信，先不看，涎着臉儘對她望，半晌，出神似地說道：

——我的情，你真變了個未卜先知的女諸葛了，怎會知道她這樣大清

早就來找我的呢？

——現在你明白了吧，倩娘得意地說道，想得到我急急忙忙逼着你出去吃早點有這許多曲折在裏面嗎？……她那張信紙你沒用，拿來給我。

——這個你要牠幹什麼？人俊懷疑地問。

倩娘不答，迅捷地一伸手搶過那張信紙就往懷裏一塞，纔笑着道：

——你說我女諸葛，可知道竹頭木屑落到女諸葛手裏都是有用的呢？

……我可沒功夫跟你胡扯，你到底怎麼樣？肯幫我的忙嗎？

說着時，她拾起籐榻上亂堆的衣服向牀上一拋，騰出了空榻就伸了個懶腰躺下去，眼望着人俊。人俊兩手叉着腰，站在榻前，儘是微笑地注

視着她，不作聲。

——怎樣？傻子，儘望些什麼？倩娘彷彿不好意思地飄了他一眼。



——什麼？人俊茫然地問。

——等忽兒公園裏人家要盤問你哩？

——盤問些什麼？

——別裝傻，我們說正經話，倩娘變得嚴重地說道，你肯照着我的話說嗎？

人俊看她一步步緊一步的逼過來，知道避無可避了，纔哀懇地道：

——我的情，這事關係太大了，……拆散人家……

——呸，倩娘直坐起來指着他的臉道，別裝這些貓兒哭耗子的假慈悲了！你想做好人，可惜已經太晚了呢。

——別這樣說，人俊一壁笑，一壁推扶着倩娘躺下去，趁勢自己也推緊了她坐下來，接着道，你想，質夫是我的好朋友，麗娟又是我的表妹，叫我……

——我的俊，倩娘忽然離過人俊，躺在她的懷裏說道，你別在我面前弄這種把戲了；你的心我看得比琉璃球還要透明一些。老實說，你真是可憐他們這一對傻子嗎？

人俊翻起眼睛望着她的臉，不做聲。

——你說呀，倩娘一把搗住了他的臉皮，笑着逼問道，說不上來了嗎？好，我替你說了吧！你祇怕質夫扔掉了那個小傻子，又要來迷我了，是不是？

人俊一翻身坐起來，涎着臉儘對倩娘望；半晌，突然撲下去，死命地撲住了她，發狂似地撲住了她，把個臉蛋緊緊地貼在她的懷裏，嘴裏模糊地說道：

——你是……我的……我一個人的。……

倩娘給他觸着了膈肢，癢得格支支地笑起來了；一壁掙扎着，一壁帶

笑說道：

——長得這麼大，還想繞着你的媽吃奶嗎？快別這樣，給人家聽見了成什麼樣子。坐起來，我們說正經。

她推開人俊爬起來，捱緊着他並坐在籐榻上，然後把一手摟住了他的腰，親蜜地望着他的臉，半晌，纔慢慢地說道：

——俊，你到底還沒有知道我的心；我這樣知心着意的待你，你還會疑我變心的嗎？

——呀，人俊招急似地說道，這可要冤枉死我了，我多曾說過這句話？

——別假撇清了，倩娘披着嘴唇道，可是我也沒功夫給你辨。爽爽快快揭開了天窗說亮話，你以為我教你說這番話，想拆散他們的夫妻，再把質夫搶回來嗎？咳，你真把我看成了那種沒志氣的爛污婊子了，想着

真叫人生氣不高興。老實說，質夫這種又粗又蠻的蠢東西，我也犯不上使着九牛二虎的力氣去跟人家搶；有了你這樣會溫存，會體貼的人兒伴着我，他自己走上來，我也要把一盆冷水淋淋他呢。我實在的恨他，那兒再會愛上了他。你瞧他近來那副樣子，彷彿我們都是生麻瘋的叫化子，走近他就要送他命似的；捧得那個小傻子彷彿是個下凡的天仙，我們這些凡人比不上她腳底下的泥；這種鬼樣子纔叫我越看越生氣，越氣越不甘心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人俊默然望着地板不作聲。倩娘又接着道：

——我祇想你幫我出口氣呀。停了一忽兒她又偎在人俊的懷裏昵聲道，我的心肝兒，別這樣多疑，你的情，永遠是你的人了，早把整個心掏出來交給你，你還要疑心她嗎？

這忽兒的人俊祇覺得酥麻了週身，不自禁地摟住了倩娘狂吻起來。

——肯嗎？倩娘逼着問。

人俊像隻馴順的綿羊般在她懷裏點了一點頭。

——這纔是我的心肝兒呢。倩娘摸着他的頭溫柔地說道。

十

不曉得從什麼地方湧出來一團團的烏雲，穿過了遼遠的地平綫像海浪般推向天心，一忽兒功夫，把滿佈星月的晴空遮得漆黑；沉寂佔領了宇宙。可是，一眨眼間，這沉寂像炸彈般爆裂了：風，呼呼地嘯；雷，轟轟地震；雨，像倒般的瀉。這時候的城東路，變成了一片自然界萬類肉搏的戰場：楊柳樹披散了滿頭的亂髮，濕淋淋地掙扎；馬櫻樹，灑下了週身的茂葉，瑟瑟簌簌地發抖；烏雀們嘖嘖嘈嘈，沒頭沒腦的瞎撞；路旁的田野中湧起了汹涌無邊的黑浪。

此外，還有一輛迎着風雨蹣跚地前進的洋車，車蓬裏面坐着個呆瞪瞪的少年。車前破碎的油布擋不住的整片兒壓過來的急雨，再加上陳舊的

車篷上溜下來的水點，早把那少年穿的一件白夏布長衫淋得像汗衫般貼緊在身上了，可是他彷彿滿沒有理會到這些，還儘是呆瞪瞪地從油布頂上望着前面雨絲撩亂的空間。

洋車到了一家門口停了，少年下車匆匆忙忙打發了車錢，就跳上階沿，舉起拳頭把大門打得應天價響。門開了，少年跨進去就粗聲地問：

——朱媽，小姐呢？

朱媽抬頭看見質夫混身濕漉漉地睜大了眼睛這樣問時，感覺到小姐出了什麼大亂子似的嚇得話多說不出來了。半晌，她纔沒頭沒腦的問道：

——你跟她不在一塊兒嗎？

——還沒有回來嗎？質夫也給她一個沒頭沒腦的問句，可是，他不等她的回答，已三脚兩步奔到樓上去找。

樓上寂然！祇有玻璃窗上的雨聲，像什麼人在外面撒着一把把的黃

豆。

賀夫站在房門口呆瞪了半天，然後機械地走進去，倒在一隻沙發椅裏。半晌，他從懷裏掏出一張白紙，反覆地看；突然，堅決地拍着大腿道：

——是她的筆蹟，決沒有錯！

他把白紙塞在懷裏，可又焦灼得坐不住，站起來繞着屋子走；最後，把臉貼在玻璃窗上，望着馬路上越下越大的雨點。呆呆地瞪了半天，突然又從懷裏掏出那張紙，反覆地再看。

——可不是晚震軒，怎會錯！他袋起了白紙，又滿屋子走。繃緊着眉，眼緊了嘴唇，臉上的緊張，彷彿跟着他移步的速度，一刻強似一刻。

——可是，人呢？他越走越慌，像着了魔似的喃喃自語起來了。



人呢？不在晚霞軒，上那兒去了呢？這樣大的雨，怎還回來呢？

……難道說，從此不回來了嗎？

他真焦急了，準備着要下樓；可是，走到房門口又站定了；他聽見一種聲音，一種風雨聲掩蓋不了的馬蹄得得的聲音；瘋狂似的搶到窗口向外望；可不是，一輛馬車在門口停下了！馬車中走出來的，可不正是他懸盼的麗娟！然而，再瞧，麗娟立在階沿上還不往裏走，掉過頭來，向馬車裏面招招手！

這裏面坐的是誰？賀夫死命彎下腰，想望進去，雖然他祇看見在黑影裏揮着的一隻白手，然而他已下意識地斷定這是一個男子。

嘿！賀夫生生地噓下了一股酸水，怒火像快要炸裂的鍋鏟裏的汽，直往上衝。耳聽着麗娟的聲音跟朱媽在樓梯上噉噉咕咕地講上來了，他一屁股坐在沙發椅上，準備着作嚴重的責問。

可是麗娟却滿載着一腔勝利的高興呢！乖巧的人後，不獨背盡了在倩娘懷中口口聲聲答應了的計劃，並且還週密地爲麗娟計劃着，想方法哄騙她急匆匆離開了預定的晚霞軒，另找一個僻靜所在，用種種入情入理的理由來證明質夫的忠實。麗娟到底相信了自己的忠厚，沒來由又上了人家一次當；可是，她同時又暗喜自己的做事老到，始終在質夫面前沒有走漏一點兒風。

這時候，她堆着滿臉的笑容跨進房來，沒有注意到質夫的臉色，就開口問道：

——你也剛回來嗎？

寂然沒有回響。麗娟纔有些奇怪，望到質夫的臉；這可把她嚇了一大跳。怎的死白得像紙，瞪大了眼睛，磨着牙，惡狠狠地真像要撲上身來！

——你怎麼啦？她不期然地脫口問。

他還是默然瞪着眼。這樣逼人的凶光，在麗娟還是第一次見，不禁悚然地立在門口不敢向前走。

屋子裏頓時充滿了緊張的沉默，玻璃窗上的雨點響得叫人心跳。

質夫張開了嘴唇像要說話了，可是掙扎了半天，到底又顫抖地閉了起來，臉上的肌肉抽搐地也在抖；死白色泛了紅，深紅，而成了紫；青筋多暴脹起來，最後，發出一種絕不像他原來的聲音。

——你好，這粗暴的聲音在空中迴盪着道，你好！這樣的雨……上那兒去的，……你說！

麗娟頓時覺悟了這種態度的意義，忍不住心頭冒着火。

——這你管不着我。她冷然說着這句向梳粧桌子走。

——這可不行！質夫跳起來攔住了她，粗暴地道，不說可不行！

——賀，你今天碰見了什麼鬼！

——別瞎岔，到底誰跟你在一起？

——我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非說不可！快說，快說！

——決不說！決不說！

——說！

——不說！

兩個人越嚷聲音越高，身子走得越近，最後竟臉湊着臉，對瞪着儘嚷。突然賀夫彷彿受不住緊張的刺激般地把身子一挫，竟跪在麗娟的脚前，捧着臉嗚咽地道：

——娟，娟，我求你……說了真話吧……我真受不了這……

麗娟看着，也給軟化了，不期然地起了一種憐憫的心思。可是，怎

樣說呢？

——你這樣多疑，真叫人受不了。她躊躇地接着道，我爲了學堂裏下學期的功課，去找寶玲姊商量一下子，就會招你動疑起來，以後的日子怎樣過呢？

——鬼話！鬼話！還要說鬼話！質夫跳起來把手指直擱到麗娟的鼻尖上。

——怎見我說的是鬼話？麗娟慌張地分辯着。

——的確是鬼話！快老實說，質夫的聲音響得像狼嗥，跟誰在一起？……哼，不說？不說我也知道……人俊，是嗎？

麗娟怔住了。這突然的曝露是意外的一個霹靂，難道全給他知道了嗎？她曉得抵賴是沒用的了。可是，一轉念間，又感到自己懷疑他的忠實到底太沒理由了，反過來正證明自己的不忠實；這秘密，還應該儘力

的保守着。

——就算我跟人俊在一起，又怎麼樣呢？半晌，她想出這試探的一句反問。

——好；好，質夫突然瞪大了眼睛，蹬着腳興奮地道，我從前到底沒有疑錯你，這纔證實了一切。可是，娟，狠心的娟呀！難道說報仇的刀子一定要搗爛了對方的心願纔肯罷手嗎？你愛他，怎的不早些放了我，還要攪這些結婚的玩意兒來哄騙人！我知道，我不死，你不甘心的；好，好，爽快些……拿把刀子來把我搗死了吧！……咳，狠毒的……

他說着時張着膀子在房裏亂走，最後伏在牆上嗚咽起來了。麗娟聽着這種話，看着這種樣子，也禁不住心頭的怒火。哼，又是這套玩意兒！

——你真懷疑我跟人俊有什麼私情嗎？她走近質夫身邊拉着他膀子嚴重地問。

質夫儘是哭。

——哼，好的，麗娟冷笑着抱過身子，走到梳粧鏡前掠着頭髮道，我們的結合本來是自尋煩惱，就這樣撒手也好！

——那可不行，質夫招急似地掉過頭來道，你騙我到這地步，想撒手可不行！

——我何曾騙你！

——不騙，找人俊幹什麼？

——找他，就算愛他嗎？

——你別賴了！質夫興奮地奔過來，衝着麗娟的臉嚷道，我問你，不是私情，爲什麼要「千萬謹守秘密」？爲什麼「不能讓質夫起一點兒

疑」？你說！

噢！這話他怎會知道？麗娟真嚇了一跳！是人俊賣了她？不像。他要賣她，決不會有剛纔給質夫剖白的那番話。可是這字條是留在人俊臥室裏的，她知道輕易不會有別人進去纔安心留在那裏的。推測質夫今天的行止，決不像到過人俊那裏去；那麼總有什麼人轉告他的了。可是誰呢？還會有別人嗎？明擺着，這又是倩娘的手段。她這樣想時，捺不住心頭的妬焰了。誰知道這不是倩娘和他串通好的計劃，抓住了這一點兒把柄教他來和她決裂的呢？

——好得很，好得很，她也興奮地挺着臉道，我佩服你們！……

可是一股冤鬱的氣填塞了胸臆，什麼話也說不下去了。突然，像疾風似地她掉轉身就往房門外面奔；蹬蹬地一陣樓梯聲，跟着就是開大門的聲音。質夫沒有意料到她會有這樣的舉動，竟給呆住了；半晌，纔像夢



醒般地追下樓去，立在大門口看，祇在急溜似的雨聲中，聽到隔壁徐家關大門的聲音。

——呀，我想這樣夜深，又下着這樣大的雨，怎會有人來找我？聽着門鈴響直奇怪。可是無論怎樣也想不到是你。什麼好風兒把這位得意的新郎吹到我這個冷宮裏來的呀！

倩娘看見朱媽領進來的客人竟是意想不到的質夫，高興得一壁這樣說着，一壁迎上去。看到質夫身上她可脏住了；他彷彿剛從水裏爬起來，夏布長衫貼緊在身上，還在淋着水。

——呀，怎會攪成了這種樣子！她憐惜似地趕上去，摸着他的鈕扣道，快脫下來吧。朱媽，去把老爺……

質夫搖着手止住她的話頭，又揮手叫朱媽下樓去。半晌，他在懷中

掏出一張白紙，拉住了倩娘嚴重地問道：

——這是你寫的吗？

——拿來給我瞧，倩娘搶過那張白紙不經意地看着道，噢，這是一封匿名信……有趣得很……哼，哼，你娶的好少奶，真會幹這種事嗎？

——我不叫你來批評，質夫焦急地道，我問你，這封匿名信是你寫的不是？

——怎會是我寫的。

——我可斷定是你寫的。

——你別招急，坐下來慢慢兒談，倩娘拉着質夫坐到廂房裏那張紅木方桌邊，接着說道，匿名信誰寫的，我看倒沒有多大關係，你得仔細調查這事情確不確，別白冤枉了人。

——我得找到了寫信的人，纔好問。我看，除了你，沒有別人寫這

封信；老實告訴我吧，這字條兒那兒來的？

——我不騙你，這封信的確不是我寫的，倩娘鄭重地說道，爲了你的利益，我本來也有許多話要告訴你；可是，仔細想想，像我這樣倒霉的人，人家祇當毒蛇般看待我，任我怎樣赤心赤胆地給人家打算，歸根結蒂還要落一個魔鬼的惡名，所以我現在什麼都不管，什麼都不問，誰還有什麼心情去寫這種信呢？

——你有什麼話要告訴我呢？質夫找到了一點兒機會也不肯放鬆地追問着。

——真的話講昏了，你快把身上濕衣服換掉了再說吧，倩娘不等質夫的答話，就奔到後房去，一忽兒，拎了一身褲褂出來扔給質夫。質夫接住了，站起來想往後房走，倩娘攔住了房門，錫着眼儘對他笑。

——讓我走。質夫道。

——別假撇清了，倩娘手撐着腰笑微微地輕聲道，在那沙發椅上換不是一樣的嗎？

——那就不換了吧。賀夫把衫褲向沙發椅上一撩順勢坐下去，直截地這樣說。

倩娘擺着腰肢走過去，傾斜了半身，一手撐着椅背，一手拉着賀夫的手，半開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湊近賀夫的臉，發出低壓而鄭重的聲音問道：

——你真這樣狠心的嗎？

賀夫修的站起來，逃避似的跳到廂房裏，臉望着玻璃窗外，嘴裏喃喃自語般的說道：

——這封信一定是你寫的……那字條的確是她的筆蹟……你知道她們的秘密……快告訴我……說了我就走。

——就算是我寫的，倩娘走近來狡猾地笑着道，那也不能輕容易就告訴你。我也有要求；我要求你先答我一句話。

——什麼？快說！質夫緊張地追問。

——我問你，倩娘扳過他的肩膀，臉對着臉逼視着說道，我們四五年的恩情，就真這樣結束了嗎？

這顫顫地說着的簡短的一句話却包含着萬語千言講不盡的柔情幽怨，跟着她水汪汪的眼波，闖進了質夫堅持擇拒的心扉，把已死的綺情，又引起了搖漾的波紋了。可是質夫還是掙扎地推開了她的膀子，悵張地道：

——這些話還提牠幹什麼？你不說，我就走。

——咦，倩娘拉住了他的膀子道，我又不曾吃人的，犯得上這樣招急！……呀，怎麼手心燙得這樣子……瞧，頭上真有些熱呢！咳，可憐的孩子，沒人照顧也得自己留神些，在這樣大的雨裏淋，瞧你病倒了又

怎麼辦呢！

質夫給她一提，突然感到週身起了一陣寒慄，一連打了幾個噴嚏；顯門上也覺得跳個不停，真有些像發燒的樣子。倩娘攙着他坐到沙發椅上給他解鈕扣，可是他還推開她的手，堅持着自己來換；倩娘馴順地依着他的吩咐，站起來到房門外面高聲叫着朱媽。聽她們唧唧噥噥地講着話時，質夫已把那身乾衣服換上了。

——把稀飯熬得稠一點，你知道楊少爺喜歡吃的什麼菜，準備好了，聽我叫我再搬上來；聽明白了嗎？倩娘這樣嚷着時又跨進房門來了。

——瞧，她睜大了驚駭的眼睛向着質夫道，臉多紅了，怕真要發燒了呢。快到牀上去躺一會兒吧。

質夫直搖着頭。可是在剛纔獨自換衣服的一瞬間，他心理上突然起了一種變化，感到自己這種嚴重態度的愚笨；反問自己，一切都完了，還

想保全些什麼？光明幻滅了，賸下這漆黑的一團身影，把牠扔到怎樣深的魔窟裏去也沒有什麼可惜。

——來，來，他瘋狂地向着倩娘招手道，我沒有什麼病……我不想睡……我要你，祇有你還能給我一些安慰……

他倒在倩娘的懷裏，把個熱烘烘的臉蛋貼着她碎躍的心房。在這一瞬間，他彷彿幾個月來飄盪的靈魂找到了一個暫時的歸宿；管她是人，是鬼，是神，是魔，這眼前的安甯，已遠勝那懸盼，期待，種種焦慮的煎熬了。

外面的雨聲已止了，祇賸那簷頭的水溜還在的搭的搭地滴個不停。

馬路上寂然沒有一點兒聲音，隱隱約約祇聽見遠巷中傳來幾聲賣元宵斷續的梆子聲。大概夜已很深了吧。

——倩，半晌，質夫在倩娘懷裏抬起頭來說道，我不回去了。

——身上熱得燙手，你真發燒哩，倩娘撫摩着他的胸口道，怎樣還吹得風？到床上去躺吧。要吃稀飯嗎？

質夫搖着頭站起來，走到床前，一翻身就躺了下去。

倩娘匆忙地卸了粧，捻熄了電燈，跟着也上床去了。

質夫從昏迷中睜開眼來，映着窗外射進來的月色，朦朧地看到了睡趣方濃的倩娘的臉蛋，突然吃了一驚；再定了神仔細想，纔記起了剛纔的種種。

她在情趣最濃厚的時候已把麗娟和人俊結合的經過傾筐倒篋地盡量告訴他了；他聽着，忍不住心頭的妬火，恨不得立刻跳起來，一手鎗結果了這一對欺人的狗男女；附和着倩娘咬牙切齒地把麗娟不曉得罵成了個什麼東西。可是，這忽兒午夜夢迴，獨自清醒地把倩娘剛纔說的話再覆按一



遍，立刻發現了許多的破綻。

她說，麗娟和人俊的結合是在他跟麗娟第一次破裂時起的；不錯，這是可能的。她又說，經他那晚揭破了他們的秘密之後，人俊倒死了心，祇是麗娟還纏不清；這就不像事實，難道說麗娟的自盡是假的，麗娟病榻上對他那種情態是假裝出來的嗎？他知道麗娟無論怎樣決不會這樣作假的。說她結婚先後變了心，他可以相信。說她訂婚時就懷了貳，他再也不肯信。這樣說，這番話，莫非壓根兒是倩娘編造出來的吧？誰知道？想起結婚那天她那種咬牙切齒的樣子，現在來破壞他們夫婦的感情正是必然的事情。那麼這一張跟人俊約期密會的書柬兒根本就是她假造的也說不定呢？可是麗娟的筆跡燒了灰他也認得的，怎會錯？然而，倩娘那種狡猾，什麼事情做不到，安知她不會模仿麗娟的筆跡呢？他這纔想起剛纔麗娟奔出去時那種悒鬱憤恨的樣子，這種樣子決計假

裝不來的；呀，他這纔覺悟真冤苦了她了，這忽兒不曉得她哭成怎樣一個淚人兒了呢？可是，他，他這忽兒却伴着中傷他們的仇人，他們最該痛恨的仇人，睡在一隻牀上哩！這樣的無良，這樣的糊塗，怎樣再能去見他醇潔的麗娟哩！

他像瘋狂般的在牀上直坐起來。頭裂開來般的痛；骨頭凌得像要斷。支撐着，他爬下牀去，搖搖晃晃地彷彿腳骨是綿做的，怎樣也站不穩；可是他感到那張床，這間屋子是個蜂窩，是個蛇穴，再不能停留片刻了，跌跌撞撞的摸到了房門口。

扶着房門回頭望，幸喜倩娘還是安適地睡得正熟；他鎮定了一下，感覺到該靜悄一些，驚醒了她又多許多的麻煩。然而、躡手躡腳的舉動更要使勁，他那來一點兒勁呢？沒法子，半爬半走地挨到了樓梯口。

扶着欄杆，他直喘着氣。頭痛得真要碎了；心直跳；彷彿週身的血

儘往上衝；眼睛面前跳着大大小小的黑圈子。他不管，鼓着勇氣向樓梯下邁，一步一停的好容易走完了這二十幾級。踉踉跄跄穿過客堂，繞到了大門；輕輕地拔了鍵，挨身出去。

迎面一陣尖冷的風吹得他週身發抖；直覺冰冷的汗珠子混身在滾。

剛纔的月亮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眼面前黑森森地什麼都看不見，滿街上祇有遙遠的那個拐角上有一隻路燈。

雨後的馬路，到處都是泥濘的水淖，他勉強使勁地跨了幾步，頭越痛，氣越喘，心越跳，血越昇，一霎時，頓覺得眼面前天旋地轉，一層黑霧籠罩了一切，身不由主地倒在水淖裏面，完全失去了知覺。

半晌，他悠悠地醒過來，感覺到身上熱烘烘地，有個人在耳邊嘶喚；漸漸感覺到正躺在一個人的懷裏，睜眼看時，不覺驚駭地叫道：

——呀……你……

## 十一

麗娟懷着一肚子的冤氣，不管風狂雨急，一口氣衝過了泥濘的馬路，直奔徐家的大門。死勁打門時，瀑布般的急雨中夾着一陣陣轟轟隆隆的雷聲，蓋過了一切聲響，半晌沒有一點兒應門的消息。麗娟這纔感到週身淋着水，急風挾着整片的雨壓上身來，逼得她氣多喘不過來；她真急了，提起脚向門上踢，纔聽到裏面隱隱有答應的聲音。門剛露了一條縫，她就死勁一推直衝進去，把個開門的阿三嚇呆在雨地裏。她推開客廳的門，楊夫人和采蓉都觸電似的從做活計的桌子上直跳起來。

——呀，二小姐！站在楊夫人背後的王媽瞪大了眼睛禁不住出聲的驚叫。

楊夫人嚇得臉都泛了白，扶着桌子儘抖。還是采蓉鎮定些，奔過去拉住了妹子的手。

——怎麼啦？攪成這樣子？她焦急地扶着妹子坐下來時這樣問。

——我們……撒手了……完了……完了……麗娟伏在姊姊的懷裏嗚咽得不能成聲。

——娟……娟……你說什麼？慈愛的母親迸出了這麼一句。

采蓉扶着麗娟的頭，突然感到胸前膝下都冷冰冰的，這纔看見妹子週身淌着水。

——快到樓上換了衣服再談吧。采蓉扶着妹子站起來想向門外走。

楊夫人可招急得什麼似的，奔過來拉住了麗娟逼着她要說明一個究竟。

這時候王媽已拎着一套褲褂走下樓來，采蓉接過去遞給麗娟，送她到後面王媽的下房裏去換。不到一分鐘，麗娟換好了衣服走出來時，樣子像鎮

定了一些，就坐在隨身靠門的一隻椅子裏，眼瞪着地板。楊夫人正張開口問，她忽又瞪大了眼睛，像剛從夢中驚覺似的向四下裏望了一週。

——不，不，她緊張地叫道，錯了……錯了……我就糊塗到這樣！

急得楊夫人哭喪着臉，顛顛地拉住了女兒，可又說不出話來，半晌纔淌着淚道：

——娟，你瘋了嗎？

——媽別招急，麗娟突然熱狂地摟着母親的頸子苦笑道，我在這兒跟人家鬥法哩。

——難道又是那個胡太太，聰明的采蓉已膽料到一些影響。

——不是她還有誰！麗娟忽又焦灼地推開了母親站起來道，不，不，我糊塗透了……上了她的圈套……我不該過來的，不該過來的！

她已興奮地走到房門口，急得楊夫人奔上去拉住她的膀子還想問，她

祇搖着頭苦笑道：

——媽別拉我。話長哩，明天仔細告訴你。

——這樣大的雨，采蓉已從後面拿了一把傘奔出來道，打了傘去吧。

麗娟接過傘來匆匆忙忙冒雨奔出去，祇留下一團漆黑的曖昧給她母親和姊姊。

一踏進自己的大門，她就拉住了開門的朱媽問姑爺可在家。瞧，竟給她料到，他剛出門。再問上那兒去的，朱媽當然的不知道，祇說他在房裏轉了半天圈子就冒雨出門，向東面奔去。東面？不是去找倩娘，還幹嗎？麗娟既憤怒，可又抱怨自己怎就糊塗到這地步！掉轉身子就想向門外走，却給朱媽拉住了問她上那兒去，可要僱一輛車。她遲疑了一下，點着頭；等到街角上一輛洋車應着朱媽的呼聲奔過來時，她已焦灼得跳上去儘揮手催車夫走。

雨漸漸地止了，她機械地在車中抬頭向天上望，祇見濃墨般的黑雲縫裏微露出一綫白銀鑲邊似的月光。她一壁指揮着車夫向東大街倩娘的寓處那邊奔，心裏像沸水般在煎。好，她的計劃完全勝利了！自己怎就這樣的傻，在緊要關頭上鬆了手！就是把找尋人俊的理由直白地告訴了質夫又打什麼緊？千不鬥氣，萬不鬥氣，偏要在這時候離開了質夫，給他們一個結合的機會。傻子，透頂的傻子！

月亮已漸漸地從黑雲裏爬出來了，給空漠荒涼的馬路塗上一層精瑩的水銀。聽着車夫單調的脚步聲，她格外感到四週的寥闊，自己的孤單。彷彿自己這忽兒正像風暴後破舟中脫險的水手，坐着一葉小舢板飄在四無邊際的洋面上，不能指望誰來搭救，眼前一切祇剩了無涯的空虛。她怕極了，祇感到失望的壓迫，興奮得快要發瘋，忍不住捧着臉嗚咽地哭起來。

——天呀！她輕聲地自語道，完了，什麼都完了！



可是她勉力把這種火焰般的衝動鎮壓下去，想把事情的經過再仔細測度一下子。她留給人俊的紙條，怎就會到倩娘手裏？若說人俊跟倩娘是串通的，他爲什麼又要叫她離開晚霞軒，爲什麼又要慫恿她跟質夫和好？或者不是倩娘在這中間挑撥吧？可是不是她，還能有什麼人呢？人俊，決不會。質夫自己發現的，更不像。多半還是倩娘，或許她用方法偷來搶來，沒有得人俊的同意的吧？這有些像，所以人俊趕緊要叫她離開晚霞軒，正因爲他知道質夫一見那紙條一定要趕到那兒去的。她越想，倩娘的用意越明顯，最後覺得質夫現在在倩娘那裏是不可辨難的定案了。大概這忽兒總是勾着頸子挽着手嘗盡久別重逢的甜蜜滋味哩！熱烘烘的幻象在她眼前一幕幕的展現開來。一個赤裸裸的倩娘像妖蛇般做出千嬌百媚的樣子纏繞着她熱狂的丈夫，嘯着，嘶着，顯出種種得意的樣子。她雖儘力壓制自己，也止不住一陣悲哀憤怒的衝動，又捧着臉嗚

咽痛哭起來了。

洋車突然停止了，她伸出頭來望，果然已到了倩娘的門口。跨下車，打發了車錢，她就站在馬路對面對着那座房子怔怔地打主意。

月亮又鑽進了黑雲，灑下一陣陣冷冰冰的細雨。東大街上寂然沒有一個人影，祇有零零落落的幾盞路燈在濛濛細雨中發出暗淡的黃光。着光景，這時候大概有十二點了吧。麗娟撐起傘來站在那裏呆瞪着。她知道這座房子決計錯不了。玻璃窗上的燈光還十分明亮，大概他們還沒有睡哩。她呆瞪瞪地一壁望，一壁已打定了一個主意；她想奔過去打門，祇等門開開來，就不願開門人的阻擋，一口氣往樓上奔，給他們個冷不防，當面捉住，看質夫怎樣說。當然，她是個妻子，有妻子的權利，這種行為是理直氣壯的。然而，反過來想，假使質夫不在樓上，這樣瘋子般的奔上樓去，白瞪着眼說不出話來，可要給人家笑死了。她不得不

再仔細考量一下，最後決定還是耐心等着看，祇須樓上露出一點兒痕跡，可以確證質夫在上面，她再奔進去還不遲。祇須玻璃窗上映出一個男子的影子，她立刻奔進去。不錯，這樣辦法最妥當。

然而，質夫究竟在上面嗎？或許她神經過敏錯怪了他吧？她奇怪自己怎麼就咬定他一定是來找倩娘的呢？狐疑已佔據了她整個的心靈，埋怨自己的鹵莽，埋怨自己的多疑。細想質夫的態度，這幾天祇怕她戀愛的動搖，正瘋狂般防禦着別人來誘惑她，怎會他自己倒含棄她起來了呢？她這種猜疑，簡直是瘋狂，簡直是不可能。然而，她仍舊站着望，下意識中有一種潛力拉住她不讓她走；祇覺模糊地一陣寒噤打散了剛纔的勇氣，毫無目的地站在那裏等候着自己也說不出的一件東西。

雨又下大了。她撐着傘站到一家已經關上排門的舖子的屋簷底下呆望着。對面玻璃窗上還閃爍着燈光，可是始終沒有、點兒動靜。她到

底感到自己太傻了，剛想掉轉身去找洋車時，瞥見玻璃窗上飛過一團黑影，像什麼東西扔過來似的。她又站住了，揣摩着這現象的意義。突然，玻璃窗上，忽又顯露出一個黑影，一個男子的頭影。麗娟頓時起了一陣寒噤，祇覺週身的神經立刻都緊張起來；更張大了眼睛望。不一會兒，那頭影的底下又伸過兩隻臂影來，看樣子彷彿在扳着肩膀，驗對臉的說話哩！這不是倩娘是誰？麗娟祇感到週身的熱血在沸騰着，兩條腿顫抖得有些站不住了。

一忽兒影子都不看見了，祇剩白閃閃的兩扇方窗，彷彿兩隻睜大的眼睛好奇地等候着她的動作。動作？她該怎樣呢？真的就奔進去嗎？可是誰能斷定這影子就是質夫呢？她實在沒有下這一句斷語的勇氣。夜深到這時候，疲倦焦灼把她磨折到這地步，她簡直喪失了觀察和動作的力量。祇覺內心像火一般在燒，像沸水煎熬着一般的翻騰，什麼主意也

沒有了，祇能伏在舖子的排門上，制不住一陣陣的寒噤。影子已不見了，大概這時候他們已上床了吧，可是她仍舊不肯走，她要等，等候那自己也說不出的一件東西。

夜更深了，她總是不肯走。雨更大了，她縮在店舖的屋簷下，兩隻脚都已浸透了水。白瞪着眼睛望着對面，直到痠得睜不開時，纔偶然閉上一忽兒。她心裏還是像轆轤般七上八下打不定主意，不知該怎樣的好。可是，一個念頭突然泛現在她腦膜上，自己怪自己怎就這樣的傻，這問題比什麼都容易解決，祇須拚着一夜不睡，站在這裏等那男子出來看一個究竟。若不是質夫，打消這一團狐疑，站一夜也是值得；若是質夫，到那時再嚴重地提出質問，也還不遲。這是再簡單也沒有的辦法，什麼動作都不需要，祇須站在這裏等。這樣想時，她頓時覺得心裏安定了許多，燃燒煎沸的感覺漸漸地平淡下去，祇覺週身軟洋洋地眼睛有些張不開

了。她模糊地計算着最多還得等候多少時間；這時候光景像一點多了，質夫六點鐘是要上操去的，好，那麼最多也不過站五個鐘頭。她感到這時間不算怎樣長，彷彿就是站着不動也容易把這短短的時間消磨掉似的。

突然，窗戶上的燈光一下子隱去了。這一件極單簡的事情，在她却成了個重大的意外，頓時又感到煩擾起來。在這樣夜深的時候，人家熄火上床，本來是極自然的事情，可是她却像大海行舟喪失了指南針似的，祇覺得空虛渺茫，前途失掉了目標。那兩扇黑沉沉的窗戶，彷彿失掉了生意，再沒有吸引她注意的力量。可是她仍舊強制着自己，在黑沉沉的屋簷下眼望着那兩扇黑沉沉的窗戶。這樣地呆呆等候着，經過了十幾分鐘，她到底忍無可忍了，慢慢地走出屋簷，在馬路上踏着泥濘的水漬，來回地走着。

雨已經停了，月亮却還藏在雲背後，黑暗籠罩着的馬路上祇閃爍着像

要熄滅似的幾盞路燈。四下裏寂然沒有一點兒聲響，抬頭望着那兩扇窗戶，祇在影影綽綽的黑暗中反射着遠處路燈微弱的餘光。一切都是死寂。她開始懷疑剛纔所看見的那些影子祇是自己的幻覺吧。頓時感到這一夜的奔波彷彿是無所爲的瞎闖，一時疲勞的感覺沉重地壓上身來，機械地踏着泥濘一步步來回地走，漸漸奇怪自己究竟在這兒幹些什麼。直覺得淋了這一夜的雨，祇落得週身的寒戰，什麼結果都不會有的。人家已上床睡久了——讓他們睡去吧！站在這兒有什麼好處！這樣黑沉沉的深夜，誰有能耐知道別人的動作呢？一種急迫的呼聲，在她內心裏反覆地催她，走吧，走吧！她機械地走得遠了一些，可又掉過身來，彷彿有一種責任心的警告在拉住她的腳；第二次，她走過了那一頭的路角，可仍舊像遺忘了什麼東西似的走了回來。到底，她想，算了吧，一切都完了，什麼東西都沒有她的份了。就算等到賈夫出來又該怎樣呢？於是，

堅決地掉轉身，心想，這一次可永遠不回來了。

她剛走到路角上，忽聽背後有拔門鍵的聲音；伏在路角看，却見一個黑影從胡家的大門裏閃出來，高高的身材搖搖晃晃地走着，她一眼就認得是質夫！質夫，竟是質夫！一陣憤怒的火焰衝散了疲勞的陰影，她什麼都顧不得了，拔腳奔過去。沒有走幾步，却見那黑影晃了幾晃，像絆了什麼似的栽倒在馬路上。她憤憤地暗咒着活該！走近了細看，可不真是質夫！却見他合撲在一個水淖裏動也不動。她俯下身去拉他，不動；急了，扶起他頭，連聲叫喚，不應；摸他頭上，熱刺刺地燙手。呀，死過去了！她這纔真急了，顧不得地上的水，一挫身坐下去，把質夫的頭枕在自己的膝上，一壁拉頭髮，摺唇中，一壁顫聲地叫喚。

半晌，纔見他眼皮顫顫地露了一條縫，漸漸張大了對她臉上瞪了半天，忽然泛現一種驚駭的神情叫道：



——呀……你……

質夫病了。最初幾日，整天的昏迷不醒，滿嘴的囁語，急得個麗娟衣不解帶地連日連夜在病牀前量熱度，喂藥水，遞湯遞水，墊枕加被。

今日已是第四日，熱度却已減低了，人也落了靜；醫生去後已是晚上八九時的光景，麗娟一個人對着病牀呆呆地在那裏出神。四下裏沒有一點兒聲息，祇有牀上病人的呼吸和牆上的掛鐘作着有節奏的唱和。

麗娟望着牀上安靜地側臥的質夫，這幾日一幕幕緊張的活劇又湧上心來。她現在已經十分地明瞭，他們兩人間的種種糾紛，既不能怪彼此的多疑，更不能怪別人的挑撥，根本是結合後當然有的結果。她苦痛地確認她是屬於他的，而他也是屬於她的了。她也確認兩人的生活是不容易分開的了。然而下意識中她又感到，實在講起來，他決不是她的人，他

們間有一道無法跨過的鴻溝隔開着，永遠合不到一塊兒去的，所以他們的結婚祇能算一種幻象。他，不論他怎樣愛她，怎樣的不肯含棄她，始終祇是個陌路人，離着她遠遠地站着。她自己對他確乎熱烈的愛着，正像磁鐵的吸引，到處追隨，沒有什麼外力可以把她拆開來；然而，她祇能追隨，熱烈地追隨，瘋狂地追隨，到底不能近他的身，跟他的生命打成一片。他們倆是各自在一個世界中生活的人，中間隔着鴻溝，永遠是陌路上的人。

在他的後面，在他的週圍，祇是一片渺茫的不可測。她走近他，她就苦痛地接觸到這一片不能瞭解的不可測。她怎樣能去擁抱這可怕的東西呢？她怎樣能把這一團漆黑摟在懷裏，毫無戒懼地把整個兒生命委託給牠呢？誰敢預料到將來的結果是怎樣呢？對着這不可測，戒懼疑慮是自衛的必需品，可是夫婦之間永遠懷着這種可怕的武器，怎樣還說得上

接近呢？

她是她的丈夫，這是已成的事實。她愛好這個丈夫，自慶能嫁到這一個丈夫；她需要他真比生命還來得重要；這也是不可掩的事實。然而，眼望着他，禁不住從心底裏湧起一陣寒噤，祇覺他永遠是伏在黑影裏居心叵測的一隻怪獸。彷彿這眼前的他決不是她心底溫存的他。

麗娟正想得出了神，忽聽床上病人轉側的聲音，趕緊走過去撩開帳子看，祇見質夫朦朧地嚷着要喝水。她就在床前桌上的熱水瓶裏倒了一杯開水，質夫下身體鑽進帳子喂着他喝。質夫喝了幾口纔慢慢兒張開眼來望着麗娟，呆瞪了半晌，却見他眼睛裏水汪汪地結成一顆精瑩的淚珠，沿着面頰滾到枕頭上。麗娟趕緊放下茶杯，在懷裏掏出一條手帕，一壁給他擦淚，一壁安慰道：

——質，別傷心了，我們還不是跟以前一樣嗎？

娟，質夫拉住了她的膀子顫聲地道，我……我真對不起你……

我什麼都原諒你了，麗娟掉過臉來說道，你安心養病吧。

不，質夫頭移到牀沿上，仰望着妻子道，我有許多話沒有跟你

說……娟，我要懺悔……

用不着你說，麗娟微笑地道，我都明白了。

不是這些，質夫道，我要懺悔的是我自己的一種隱衷，你始終沒

有明瞭的隱衷。

麗娟默然望着他；看他躊躇了一忽兒，然後說：

——你知道我又找上了倩娘了？

——這我早知道，麗娟笑道，決不怪你。

——我也知道你不会怪我的，質夫道，可是我初去時，的確沒有別的

心思，經不起她一陣的誘惑，竟心裏拿不定主意起來。娟，現在我仔細

想，誘惑不誘惑全是騙人的話，實在我有了這種要求，可又沒法得到滿足，所以經不起她一陣的挑撥，就跌進網羅裏去了。娟，這纔是我想向你懺悔的隱衷；我自知這是十分卑劣的隱衷，可是人總是人，這種要求得不到滿足時的痛苦，真比什麼嚴刑還要利害。你可能原諒我嗎？

麗娟默然低着頭，身上起了一陣寒慄，覺得陰影裏那隻猛獸，閃爍着一掣亮晶晶的眼睛對她望着，不曉得要作什麼怪。她的膀子雖還給他緊緊地拉着，她的腰臀雖還感到他貼緊着的肉體的煖氣，可是她覺得跟他中間隔着不可捉摸的距離，一層黑沉沉的厚幘阻住彼此的接觸。不可測的霧氣裹着他的週身；對他看，祇覺是個影子，是個非現實的幻象，不是她意念中的質夫。她禁不住臉上露出畏縮的樣子。

——娟，怎的，你不能瞭解我嗎？質夫道。

——我懂你的意思，麗娟搖着頭答道。

——你允許我，質夫摟着她的腰道，今晚搬到樓上睡吧。

麗娟灑掉了他的膀子直站起來，一聲不響地走到沙發上坐着，眼望着窗外。她頓時感到一陣不可測的駭懼，彷彿自己孤單地身臨了危境。

——娟，娟 質夫哀哀地拍着牀沿懇求道，你別走，聽我說。爲了你，可以忍我總有忍的；祇是這一次的經驗，使我懷疑了自己的堅定。

我恨我怎就不能抵抗這種誘惑；然而，請你原諒，我真沒法子醫好這一點弱點。娟，請你救了我吧；你若不顧憐我，我仍舊逃不了是她手裏的犧牲品，雖然我很知道掙扎奮鬥是我的責任。

——我不懂你的意思，麗娟堅定地搖着頭。

——不必假惺惺了，我的娟，質夫興奮地道，老實說了吧，我不能忍受這名義上的假夫妻了，再這樣下去，我保不定要鬧出什麼笑話來哩。

麗娟感到這種吶喊的語氣真有些受不了了，站起來立到床前，叉着手

問道：

——難道我就非要你不行的嗎？ 哼！

——不，不，質夫招急地分辨道，你別誤會，我不是要挾你，的確是實情，我心裏招急纔這樣說。 你不知道，我真的怕她。 咳，或許從小給她養成這副怪脾氣，現在知道錯也沒法子挽救了。 娟，我求你……

他說着時臉脹得緋紅，眼睛裏水汪汪地包滿了眼淚，撐起了半身索索地發抖。 看着那樣子，麗娟又禁不住起了憐惜的念頭，就捱身坐在床沿上，扶着他的肩膀叫他躺平了，然後裝着笑容道！

——何苦要這樣招急，加了病不是玩的，等你病好了再講還不遲哩。

質夫一壁拉着袖子擦眼淚，一壁喘着氣。 半晌，纔輕聲地問道：

——娟，你到底愛我不？

——別孩子氣了，麗娟微笑地道，不愛，我怎會在這兒呢？

質夫儘自搖着頭，呆瞪瞪地望着帳頂。彷彿他也感覺到了兩人間距離的遠遠，沒法子推求出一個解決的辦法。半晌，他伸着膀子扳住了麗娟的肩膀摟到自己的懷裏。麗娟順從着倒下去，一任他緊緊地摟着。

他熱狂地吻着她的面頰，貼着她的臉龐，最後把一雙熱刺刺的嘴唇貼緊在她的嘴唇上。緊緊地貼着，貼得她喘不過氣來，可是她祇感到這是一個空虛的接觸，一個肉的磨擦，而緊摟着她的質夫却漸漸地去得遠了，遠了，已融化在不可測度的黑暗中了。

一陣悲哀的襲擊，使她倒在質夫的懷裏嗚咽起來。

質夫一鬆手嘆着一口長氣，翻身轉向了裏床。



原书空白页

## 十二

質夫的病將養了幾天就好了，可是醫藥治好了他肉體上的苦痛，却沒有醫愈他精神上的傷痕。這傷痕越來越大了。

他病愈不久就到了麗娟開學的日子，從此他們倆清晨起床忙着吃早飯，吃完飯匆匆地各自走各自的路。午後回家，麗娟還忙着預備明天的功課，一到十點多，就催他下樓，祇說明天大家要早起，別誤了正事。

就到了禮拜六下午和禮拜日，總不免有許多同學的女友不是到家裏來鬧轟轟地浪費了一天，就是約着麗娟出去玩到個深更半夜，撇下他一個人冷清清地守着空屋子。

質夫的煩懣真到了快要炸裂的程度。結婚的結果，祇多了一個夜間

對着他翻書本的女學生，這是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他要求的是一個新宇宙，在這中間祇有他和她永遠地厮守着，撇掉了舊世界，遺忘了舊社會，翻倒着熱情狂樂消磨這旖妮溫柔的歲月。兩個人肉體黏附着，心兒響應着，你祇知道有我，我祇知道有你，還要做什麼事，讀什麼書！現在種種可整個兒翻了一個背；麗娟的心目中，祇知道學堂，祇知道同學，竟淡忘了他。他懇求，無效；他反抗，漠然！這真叫他急了。他害怕，他憤恨，他悲哀。直覺得理想中的新世界已變成了個肥皂泡子飄飄蕩蕩飛向雲端裏去了。他的心目中，祇覺旖旎溫柔的世界中閃耀着熱情的光芒，潰湧着生命的血液，這纔是真正的現實，其餘一切，是煙，是霧，是殘陽中灰色的影子，都沒有真實的存在；可是，她，竟存心要踏碎這兩人獨有的燦爛新世界，向那黑茫茫的虛花境界裏鑽。他獻給她玫瑰花冠，捧她登上那莊嚴的寶座，叫她做這世界中至尊無上的統馭者，她不要，却

要擠到那不值一顧的外世界中去。她有了他什麼多全了，整個兒靈和肉他多肯貢獻，她可是不要，偏要去找那些不關痛癢的什麼姊，什麼妹！聽她跟她們說話，他就有氣；聽她笑，他更要咬牙切齒；可是那些沒心肝的朋友偏要拉着她往外邊走，他真氣得瘋了。然而，有什麼辦法呢？她自動地毀壞這眼前的一切，究竟是什麼居心，誰知道呢？他雖跟她結了婚，可是明擺着這種態度是含棄他的表示，事實上已越離越遠了。幸福，他已經絕望，祇能讓熾炭般的熱情燒爛他的心。

他的靈魂永遠在焦慮疑懼中掙扎着。看她每天興興頭頭地出去，瀟瀟洒洒地回來，彷彿裝滿了一身的快活，滿肚子的高興，可是這種快活和高興却沒有他分享的份；雖然對着他也是有說有笑，高興時也扶着他的肩膀拉着他的手說上些有情人慣常說的話，可是他總覺得她已飛出了他理想的世界，祇是個神秘而模糊的影子了。他到底是不足願戀的一個贅瘤

吧？ 她的生活是跟他隔離的，是獨立的。 可是他呢？ 他想着，自己覺得慚愧，竟離不了她。 他的生活祇是她的一個附屬品。 他何常不想掙扎着給自己爭一口氣，也學着她的樣，裝出些若接若離的樣子 到底多少也擺出些丈夫氣來？ 可是他不能。 她彷彿是急湍中的一塊石頭，是他惟一的立足地，他若想大胆地移一步，就跌到四週黑沉沉的漩渦裏，沒有翻身的日子。 他不得不站在這塊石頭上，他不得不依賴她。

他的生命，除了她，還剩下些什麼呢？ 什麼都沒有了。 剩下來的全都是黑沉沉的漩渦。 風狂浪急地一片汪洋，這是他失掉了她以後不能免的景象，也是他駭懼地天天想像中看見的幻象，這真使他受不了。 爲了這個緣故他用着全力抓住她，可是她却在打掉他的手 真在打掉他的手！ 他已跌進漩渦裏去了，死命抓住這塊石頭，可是她不讓他抓 在打他的手；假使他鬆了手，到底該到那裏去呢，該到那裏去呢？ 他何嘗不

想離開她別處去，他何嘗不希望自己有這種果斷力真的決然遠走呢？爲了自己的靈魂，爲了自己的丈夫氣，他應該有這種果斷刀。

可是去了該怎樣呢？她是惟一的石頭，其餘多是黑沉沉的漩渦。

她是惟一穩固而安全的所在。可是，爲什麼？爲什麼她是一切，她是萬有？爲什麼他一定要在她的生活中去生活？爲什麼失掉了她，他要沉到無窮的深淵裏去？他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沒有了她，他一定要死，這個他知道的。死是離開她之後，他惟一的路。他那幽昧的靈魂對於這一點辨得很清，可是他却不願死。

抓，抓不住；離，不可能；死，又是不願；於是他感到自己的靈魂黑得像炭，瘋狂地把羞愧，怨毒，恐懼，熱情，種種苦刑來磨難他。他眞怕，祇怕她走，她走了，一切就模糊顛倒在一片無意義，無洗滌的黑海裏了。祇要離開她半天，不，一小時，不，一分鐘，他就會感到抓住現實

的這隻手鬆了勁，腳底下在溜了；溜，溜，溜，溜進那非現實的漩渦裏，必然的死。這種溜的感覺，真使他要瘋，憂懼地呼號着。

然而，她却在推他下去哩，致命的推，推開他抓住她的手，真凶，真狠！他希望她有些憐憫心。有時她的確像心腸軟了些，可是，一下子又狠心地恢復了原狀。他看她，祇覺她是恨的象徵，毒的結晶，全沒有半點兒顧戀他的意思。她的眼睛裏充滿着堅決而寒冷的光芒，像利鑽般刺人。他的心已冷到了最裏層。總有一天要給她推下那黑漩渦裏去的！

她始終沒有改變最初的決心。不管他怎樣的懇求，怎樣的哀告，每晚到了十點多，她總是堅決地趕他下樓去。到了這時候，他的熱情和恐懼像旋風般裹住他的靈魂，變成一團漆黑的怨毒。她在推開他，這是舍棄的鐵證。把他當做一個魔鬼，一條毒蛇，死命地趕他走；他心裏恨，暗暗地磨着牙。在痛苦地掙扎的時候，直覺她是個不可測的妖怪，鐵心

腸的魔王。

他睡到樓下時，永遠在翻騰着，把自己的靈魂翻騰得發了瘋。 這那兒能入睡？ 一夜夜白瞪着眼；可是，說他醒，又何嘗醒，總是沉浸在離奇古怪的幻想中間。 他熬不住獨眠。 他急切地需要臂灣子裏抱着她。 胸懷中空落落地沒有了她，這是難言的苦痛。 直覺中感到自己永遠懸掛在空間，祇靠一點堅定的意志把這身體維繫着不掉下去。 假使意志一鬆，整個兒全身就得從高不可測的高崖掉進深不可測的深淵裏去，無意志，無挽救，無生命，一直下去，化成了灰，隨着空氣的動盪，飄揚四散，不留一點兒痕跡。

雖然這樣，他每天的懸盼，還是集中在臨睡前分手的一瞬間，祇希望今天或者有一個意外的轉變，或者她突然會有慈悲心的發現。 可是，每晚當他閃爍在自己希望心的光芒中時，她笑微微的「明天見吧」又來了，他



真恨得想殺死她，想殺死自己。然而，她總溫柔地靠近身來，不是勾着他頸子，就是扶着他肩膀，送過一個溫柔的香吻。他惘然地接着吻，心像冰一般的冷。看她樣子，眼睛裏充滿着一種神秘的意義，像在要求着什麼似的。他曾經因此發生了許多次的誤會。可是，現在他承認這意義不是他所能瞭解的東西。她是那樣的美麗，可又是那樣的飄忽。他知道，她正在懸盼着什麼東西，他的心也竭力想貢獻給她這樣的滿足；可是他不能。看着她的臉，祇覺是光芒四射，鮮艷奪目的天半朱霞，他愛慕，他欣羨，可是永遠祇能像一個彌山僧般向牠頂禮膜拜着，沒有接近的可能。

咳，他真能佔有了她那夠多幸福！這是他獨眠時刻不離懷的一種感想。把她那光滑柔軟的肉體，緊緊地摟在自己這兩條鐵一般堅強的膀子裏，不讓她閃避，不容她溜滑，這是多消魂的景象！這是可能的嗎？

爲什麼不？他週身的肉，在燃燒，在抽搐 彷彿注射了一種最刺激最猛烈的毒質，刻不容緩地想找到個發洩的機會。然而，每一次到 最後的一瞬間，他頹然地失掉了勇氣，這一切祇化成了一聲綿長的悲歎。

直到中秋節的那個晚上，麗娟跟他吃過了晚飯，在城東路上水一般的月光裏散步了一週之後回到家來，又把他送進了樓下的臥室，掉過身像怕懼什麼似的就想走上樓去。質夫忍不住跳起身拉住她的膀子道：

——娟，今晚……你忘記了是中秋嗎？

——中秋就怎樣？ 娟笑着問。

——我們可別分離了。 質夫哀懇地道。

麗娟瞪着他望了半天，忽然沉下臉來問道：

——質，你該沒有忘記我們最初訂的約吧？

——不，娟，這是不可能的，非人情，那有…… 質夫沒有說完，

麗娟已灑掉了膀子逃也似的奔上了樓。

質夫呆呆地站在房門口，熱情夾着怨恨在他心頭煎沸着。他恨不能立刻追上去，一把摟住了她，把她揉成個團子，活活地吞下肚去，看她再往那兒逃！他祇覺週身血流潰湧，心跳得氣多喘不過來，頓時覺得有吸一些新鮮空氣的需要。

於是他漫步走出了大門，一陣撲面的涼風把他吹得稍稍清醒了一些。他坐在柳蔭底下的一塊石頭上，看着那月光中籠罩着烟霧的垂楊，聽着那草堆裏像潮水般起伏的虫聲，沉靜和甯息包圍着四週，漸漸地覺得自己漂浮浮地盪漾在一個虛幻的空間，掛着他的一縷游絲也快要斷了。恐懼驚惶的感覺又機械地激刺得神經緊張起來；祇感到這一次可真要向那無邊的黑暗裏溜下去了！現實的立腳點已像冰山般溶化了！這個眼看要沒頂的水手已聲嘶力竭地抓不住什麼東西了！

他倏地站了起來，瘋狂地跳進大門直向樓上奔，一口氣就衝進了麗娟的臥室。

他祇聽見一聲尖叫，祇瞥見牀上一陣翻騰。當他鎮走了看時，已見麗娟裹緊了睡衣，光着腳跳下了牀。眼睛睜得像銅鈴一般的圓。一眨眼的功夫，她已奔到了窗口，碰的一聲把窗戶打開來；再看時，她已把半個身子探到窗外邊，樣子真像要跳！

——這……這……幹什麼？質夫嚇得不敢動，站定了直擺手。

——我知道你今天饒我，麗娟扶着窗沿回過頭來說道，瞧，你再上前一步，我就跳。

——這是什麼意思，我真不懂，質夫忍住了一口怒氣說道。我睡不着，看你也沒有息燈，想找你閒談一會兒，怎又急成了這個樣子！

——好，麗娟爬下了窗口裝着笑容道，我正想找你說說話呢。請你

下樓等着吧，我穿好了衣服就下來。再上外邊去看月亮好嗎？

質夫不則聲，呆瞪了半天纔掉過身來喃喃地道：

——好，我在下邊等你。

麗娟慢慢地穿好了衣服，對着鏡子抿了抿蓬鬆的亂髮，纔閒閒地走下樓來。

推開質夫的房門，裏邊却已滅了燈，黑得什麼都辨不清。她心想，大概質夫已在門外等她了；剛想掉轉身向外邊走，却聽見裏邊黑暗中隱隱有呻吟的聲音。她心頭別的一跳，細聽，又是一聲哼唧。呀，這不是質夫的聲音嗎？這聲音斷續地，顫抖地，在沉寂的黑暗裏盪漾着，像松楸間的鬼號，像古寺裏的鳥鳴，聽着真叫人毛骨悚然，禁不住混身打着寒噤。

——質，她顫聲地扶着門框叫道，質……你怎麼啦？

寂然沒有迴響。她又急又怕，咽住，哭聲叫着，

——質……質……質……

直向黑暗裏撲過去。半晌，摸索着，到底不知道他在那裏。她哀哀地一壁叫着，

——質，你在那裏 質……質……

一壁四下裏瞎摸；突然，脚底下一絆，險些兒跌了個倒栽葱；蹲下去摸，地上躺一個人！她一伸手，剛觸着一灘滑膩膩的東西。

——走，走，地下躺的質夫含糊地道，別理我，別理我！

麗娟急了，跳起來摸到了牆，四處亂找那個電鈕。手在抖，心在跳，電鈕却不知道藏到了牆的那一角去了。半晌，纔在房門口摸到了牠，趕緊扭開了火看；呀，真要嚇死人！

質夫曲着身子側臥在地板上，臉白得像紙，緊閉着眼，嘴脣和鼻肢開闔着，直喘着粗氣；小褂子已脫去了一半，一隻右手還套在褂子裏撫着胸，一隻左手却赤裸着平放在地板上；這隻赤裸的手臂可是通紅的，從手腕一直到肘灣子裏全都染滿了血，地板上還淌着一道血水，裏面浸着一把裁紙刀。在一瞥間，麗娟已吸受了這整個兒的映象，什麼也顧不得了，跳過去就撲在他身上嗚咽地哭。

——別理我，質夫還是閉着眼睛含糊地道，讓我死吧，我死了你纔乾淨。

——質，質，麗娟嗚咽地道，你怎就這樣的狠！

質夫掉過頭來，噙着嘴，露着牙；凶惡地，怨毒地，給她一個苦笑。麗娟一壁拭淚，一壁忙着他出血的膀子；祇見小膀子上亂七八糟劃上了四五道的刀痕，還在沁出血來。她急忙掏出手帕子給他擦，可是擦乾了

還是沁；連忙把手帕子拉長了縛在他的肘灣子上面，死勁打上兩重結，這纔慢慢地止了血。她給他把熱水洗乾了血蹟，又在抽屜裏找了些刀傷藥，給他敷上了再把橡皮膏紗布給他包裹好了。她整整忙了十多分鐘，質夫儘是不做不保地躺着，可也並不抵抗。

——咳，這個傷口醫好了中什麼用！質夫最後長歎地道。

麗娟明白他的意思，可是寂然不作聲。半晌，她纔望着他的臉道：  
——好上床去睡了吧？

他不答，眼睛儘瞪着天花板；可是這雙眼睛越瞪越大了，緊張地纏滿了紅筋，像要綻出血來。突然，他一個翻身直坐起來，出其不意地把麗娟拉在懷裏，緊緊地摟着，像豺狼撲到了綿羊似地把她的週身捏着，揉着，吻着，嗅着；最後，跪起來真想拉她的小衣。

麗娟使出全身的力氣掙扎抗拒，然而那兒是他的對手；看看胸口的紐



扣已給他拉掉了一個，褲帶已給他扭住了，急得她怪聲地發出一聲尖叫。後面下房裏已有了聲響，這是朱媽，她要出來看呢。可是賀夫已像隻出柙的野獸般完全沒有理智，那會顧到朱媽不朱媽！呀，褲帶的結也給他解鬆了！麗娟兩只腿死勁地亂踢，手在他臉上亂抓，可是一點兒打不退他那股子獸性的凶暴。糟了，一切都完了！麗娟怨毒羞愧地剛預備放棄一切時，却見自己剛纔給他紮好的那些紗布，經不起這一陣揪打之後，已在零零落落掉下來了。她就狠着心，咬着牙，伸出五隻手指死命在他那刀痕上一抓，一股血水跟着她的指痕直冒出來。賀夫呀的一聲鬆了手，她踉蹌地爬起來就向門外逃。剛開出門，却見朱媽睡眼矇矓站在走廊裏驚駭地問她什麼事，她祇匆匆地告訴她賀夫劃破了膀子，叫她進去包紮一下，話沒有說完已奔上樓梯，碰的一聲把房門鎖上了。

她倒在床上儘喘着氣，腦子裏祇覺得天旋地轉，什麼都翻了。眼前種

種祇剩了一片模糊，心在跳，血在湧，手脚像棉花般不能動彈。可是在她渺茫的意識界中，最先湧現的是一股黑潮，從心靈的底層裏逐漸瀰漫開來，一忽兒籠罩了她整個兒靈魂的領域，她纔開始感到自己充塞了悲哀，羞愧，忿怒，悔恨的感覺。把個頭埋在枕頭裏嗚咽地痛哭起來。哭着，哭着，可是淚泉的湧瀉恢復不了她震斷的心絃和炸裂的神經，她迷惘地祇知道哭，可不知道爲什麼要哭。模糊地聽着自己一聲的哽咽，引起一陣說不出的傷心，發出又一聲的哽咽，就這樣永續不斷地越哭越沉痛了。

這種大刺激後的痛哭是旋風，是急雨，是不可捉摸的東西，必得要等到風平雨止之後，露出青天來時，纔真正會感到那痛哭的意義。所以麗娟迷惘地哭了半天之後，收住了哽咽，擦乾了眼淚，纔稍稍迴復了一些神智，眼瞪着帳頂在追想剛纔的經過了。

質夫那隻嚙着嘴，露着牙，圓瞪着大眼的臉蛋頓時在她眼前湧現出

來。這能是質夫嗎？剛纔那些怪相會是他做的嗎？她不能信。然而，定了定神仔細想，怎會有別人呢？他竟這樣的變了！變成這樣的卑劣，這樣的污濁，又是這樣的可怕。可怕，那真是可怕，簡直不像了人！咳，一切錯了，好端端怎麼嫁了這樣一個人！

然而，在麗娟心的底層裏，彷彿有一種聲音在叫着道：

——娟，他有他的委屈呀！

這聲音雖叫，她可不願聽。委屈？什麼委屈會把他變成這種樣子？這是卑劣污濁的鐵證，獸性的暴露，絕對不可原諒的了。

這樣想時，忽聽房門上有輕輕彈指的聲音；半晌，

——娟，娟……顫顫地輕聲斷喚着，的確是質夫的聲音。

——娟，娟……半晌，那聲音又輕輕地喚着。

麗娟儘是不做聲。

——我該死，絕對的不可恕，那聲音又接着說道，在這兒給你賠禮了。說着時，真聽得房門外撲的一聲，他跪下去了。麗娟感到不得不說話了，纔恨恨地道：

——少做些醜態吧！我正要謝你剛纔的教訓哩，這一場春夢今天纔醒了！我是要睡了，沒功夫跟你胡扯。

外面接着一聲悲嘆，寂然地半晌，忽然又起了一陣嗚咽的聲音。麗娟儘讓他哭不做聲，可是，抽抽噎噎越哭越響了；她想，給朱媽聽見了真不像話哩；可是，心裏實在找不出一句假敷衍的話去安慰他；算了罷，反正丟的是他的臉，他愛哭讓他哭到天亮去，誰還去顧戀他。她拉起被窩往身上一裹，側過身就安適地躺了下去。可是外面的哭聲真是絮聒得討厭，她睡了一忽兒，再也忍不住了，又坐了起來，聽着。半晌，哭聲漸漸停了，却變成了哼哼唧唧呻吟的聲音。她突然想起了剛纔狠心抓他的

那一把，頓時眼前湧現了他膀子上噴血的樣子，禁不住一陣寒噤，暗怪自己怎會使出這種辣手。外面呻吟的聲音還是斷續在哼，她到底忍不住開口道：

——你到底想怎樣，賴在這兒還不去輪！

——我不想什麼，質夫哭聲地道，我罰我自己在你房門外面跪一夜。麗娟真忍不住要笑了。他愛跪，讓他跪去。她又拉起了被窩躺下去，掉頭看了看桌子上的擺鐘，已三點多了，想不到已是這樣的深夜。

窗外的楊柳瑟瑟索索響個不停。外面的風還不小哩。她幻想中忽然湧現了個穿着一身單褲褂的質夫跪在房門口簌簌地發抖。那隻淌血的膀子又在眼前晃了！心靈底層裏的那個聲音又在隱隱地叫道：

——可憐他吧！可憐他吧！

然而她那裏就肯可憐他！她對自己說；「讓他跪一夜，真是活該；

可是，凍病了又是我的事。好，省些事，開了門送他下樓去吧。」她找到了這樣一個自圓其說的理由，彷彿可以對得住自己似的走下床來，扭開了鎖，開門看時，却見質夫果真穿了一身單褲褂像個石像般筆直跪在房門口。她看着又忍不住要笑，勉強忍住了問道：

——你真想跪到天亮嗎？

——除非你叫我起來。

——不怕冷嗎？

——活該。

她撲哧地笑出了聲，走近身去看他的膀子，却已包紮得十分妥貼；順手把他右臂一掖，質夫也會意地站了起來。跟着他就想跨進房去，却給麗娟一把拉住了道：

——我送你下樓去。

賀夫怨望地向她瞪了一眼，可是再也不敢倔強了，乖乖的跟着她走下樓來，一壁嘴裏却在噤咕道：

——娟，你別當我今天流血是鬧着玩的。反正你不瞭解我，我早晚總得死。

——別把這些話來嚇唬我，麗娟回過頭來道，你當我怕你死嗎？

賀夫默然，半晌纔嘆了一口長氣。

## 十三

雙十節這一天，采蓉在學堂裏幫着大家佈置招待，直到晚上十一點多纔回到家來。她進門時，樓下客廳裏還點着燈，推門進去看，却見母親一個人坐在電燈底下織着絨衫等她呢。

——呀，怎麼弄到這時候纔回來？楊夫人看見女兒就放下活計微笑地問道。

采蓉一壁把掖着的一隻大皮包向桌子上一擦，一壁疲倦地倒在她母親身傍的椅子裏搖了一搖頭。一眼瞥見堆在母親膝上的那件絨衫，順手拉過來不經意地看着道：

——娘又要自己瞎忙了，我不是已經給你織好了一件了嗎？



——那兒是我自己的？楊夫人笑着道，這是娟給質夫織的。她不多一忽兒纔走的哩！我看她心亂得什麼似的，反正我坐在家裏閒得沒事做，叫她留下了，正想今晚給她趕完了呢。

——難得今兒是假日，采蓉繃着眉頭道，她巴巴的又趕到這邊來幹什麼？

——她的事真叫人招急，楊夫人把椅子移近了些說道，我等你回來正想給你商量一下子。她剛纔在這兒哭哭啼啼說上了一大套，祇叫我白陪了許多眼淚，越想心裏越糊塗了。蓉，真是怪事，說出來你也要不相信，——楊夫人壓低了聲音湊在采蓉的耳朵上接着道，她說，直到今兒還沒有同過房哩！

——噫，真的嗎？采蓉駭異地睜大了眼睛問，接着就道，她那付怪脾氣什麼時候纔會改過來噫！

——可是也不能全怪她，祇憤情深的母親到底回護着女兒給她分辨道，還不是那隻狐狸精在裏邊作怪嗎？

——她剛纔到底說了些什麼呢？

——什麼都告訴我了，楊夫人興奮地道，最可恨的還是賀夫，這個塗黑了良心的小子，竟疑心她愛上別人起來了。

——不就是上次鬧出一場病的那回事嗎？采蓉不耐煩地問。

——這早就過去了，楊夫人道，那個蠻不講理的小子，近來却不指定什麼人，祇說娟一定愛上了別人纔把他冷落成這樣子。可不自己想想，你那一處對得起人，祇想把人家清清白白的身子拉到你們混漿裏去！娟的主意的確不錯，可是那小子真會做作，今天刀子，明天繩子，又是毒藥，又是手鎗，一天到晚尋死覓活地嚇唬人；可也有我們這位死心眼兒的姑娘，真會相信他，差不多半個月來沒有好好兒吃過一頓飯，安穩地睡過

一晚覺。說也笑話，有一次，賀夫竟奔出去躺在馬路上，說要等汽車來壓死了完事；怎樣勸也不肯起來，後來還是警察走過來扶他起來的呢，可是看熱鬧的人已打成了牆，那一個不當做新鮮話把講。這種日子還是人過的嗎？

——嗜，采蓉眼望着電燈呆瞪瞪地歎着氣道，我早就猜疑他們的結合不會有好結果的，可是心裏總希望平平安安的，誰知道竟越攪越糟了呢？娘，我想娟妹嫁這個人根本就打錯了主意；誰好誰壞，這些話現在都說不上，壓根兒他們倆的脾氣就像水跟火一樣的，怎麼能放在一塊兒呢？可是，娟妹這種態度……

采蓉說到這兒，突然給外邊擂鼓般一陣打門的聲音打斷了，這中間還夾着一聲聲尖銳急促的呼聲，細聽，正是麗娟哩。楊夫人急得白瞪着眼，不知怎樣的好；采蓉顧不得招呼佣人，跳起身就往外面奔；門門剛拔開，

麗娟就氣喘喘地撲進來，拉着她的膀子，掉轉身就想往外跑，嘴裏直嚷：

——快……來！不得了！……不……得……了！

采蓉拉住了妹子，還要問個究竟；楊太太奔出來，身上顫巍巍地發着抖，眼睛裏急得掛下一條條的淚，拉住了麗娟說不出話來。車夫阿三一件小褂子搭在光膀子上，也奔出來了。朱媽一壁扭着扣子一壁睜眼矇矓地也跌出來了！大家圍住了麗娟七長八短的追問。

——別問我，麗娟焦急地道，你們自己去看吧！

說完時拉着采蓉就向門外走，楊夫人氣急敗壞地奔上去，後面跟着阿三和朱媽。

采蓉跟了麗娟踏進質夫的房，立刻就發現一個異常的景象：祇見地上一個人在亂滾，手脚拘攣地在伸屈，在亂抓，在亂踢，嘴裏哼唧唧地在呻吟；衣服本祇穿着小褂褲，可又敞着胸，暴露出大部份紫銅色的肩和

臂；頭髮亂草般披散在白紙般的臉上，眼睛睜得像銅鈴大，血一般的紅；嘴角裏湧出一條條的白沫，隨着他身體的轉側蛛網般四散在地板上。采蓉

呆了，她要不是早知道這是質夫的臥室，再也不相信地上這個人就是質夫。

——怎麼啦？她驚惶地問。

麗娟不言語，指着牀面前地上圓圓的一件東西；采蓉拾起來看，驚惶地道：

——鴉片！……他吃了嗎？

楊夫人剛踏進房，一聽這句話，就抖索索地撲到質夫身邊，拉住了他的膀子，哽咽地喊道：

——質……質……你……瘋了……這……這……

質夫睜圓了眼睛向他岳母瞪了半天，突然把膀子一灑，掉過身去把手腳縮做了一團，連哼唧也沒有了。

——質……質……質……楊夫人惶急地搖着他的膀子叫。

麗娟已倒在床上儘自哭。采蓉看樣子真急了，就掉過頭向門外的

阿三，朱媽和這邊的王媽嚷道：

——你們還乾站在這兒看熱鬧，還不去弄些肥皂水來灌！

門外那三人答應着奔到後面去了，采蓉拉着她娘道：

——媽，儘叫沒用的。肥皂水來了，叫他們按住了硬灌。我就請

醫生去。

說着，她就向門外奔。

等到采蓉領着附近一個日本醫生回來時，祇見質夫已給大家抬到了靠壁的一隻沙發上，地上東一灘西一片都是些濃痰白沫和五顏六色的不知是什麼東西，一股腥味直往鼻子裏鑽，引得她一陣作嘔，險些兒也要吐出來。她把手帕掩住鼻子領着那醫生走到沙發面前時，楊夫人興奮地道：

——你瞧，白費了這些勁，一點兒沒有吐出來。

醫生切了脈，聽了心，就說要洗胃；看他先調好了藥水，倒在一隻玻璃漏斗裏，就在藥包裹掏出一條又長又硬的皮管子，裝在玻璃漏斗上叫大家按住了質夫，他就捺住了他的下顎慢慢地把這根管子向質夫的嗓子裏直通下去，把藥水慢慢兒灌進去；質夫這會兒已像死了般地一任大家的播弄，或許他已掙扎得筋疲力盡了吧，或許這一個給憤火燒糊了的靈魂，這會兒又窺見了生命的光焰，在那兒可憐地發着求救的呼號吧！祇見他挺直了頸子，靠在他兩臂的阿三的懷裏，朱媽和王媽一左一右的捧住了他的頭；臉還是像紙灰一般的顏色，面頰上的肌肉在斷續地抖動，眼睛閉得緊緊地，左眼角裏掛着一條亮晶晶的淚痕。醫生儘把藥水往他嗓子裏灌，他一點兒不抵抗，不掙扎，瘋一般的神情一會兒變成了綿一般的軟。

醫生把玻璃漏斗往下倒，皮條口裏就像泉水般把他一肚子的腌臢噴湧

出來；倒完了再灌藥水。灌滿了藥水再倒，這樣經過了幾次的倒換，噴湧的東西祇剩了藥水的顏色了，醫生就慢慢地把皮條抽了出來，叫大家扶着賀夫躺平在牀上，然後把吐出來的東西仔細檢驗了一下，又切了一切脈，打了一針，點着頭說，不妨事了。

醫生留了些藥告辭了，傭人們把一屋子的髒東西收拾乾淨之後，跟着退出去，也許到廚房裏去開他們的討論會了吧。這時候，屋子裏像大雷雨後的夏夜般，充滿了緊張的沈寂。賀夫躺在牀上，偶然轉側着，微弱地呻吟着；麗娟呆瞪瞪地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望着地板；楊夫人和采蓉並坐在靠牆的沙發上，也不知道應該說什麼的好。半晌，賀夫慢慢睜開眼來，淚汪汪地也斜着望到了窗前的麗娟；又半晌，他疲倦地把頭點了幾點，一串淚水像斷綫的珠子般滾到枕頭上；又半晌，他嗓子裏發出極微細而顫抖的聲音道：



——你來！

麗娟不理會；采蓉纒着眉，望着她儘向床上努嘴；楊夫人差不多要站起來拉她了；她纔懶懶地走過去，坐在床沿上，不作聲。

——娟，質夫沉重地伸出手來拉着她的膀子道，我不該……請你可憐見的……原諒我吧！

他說不盡的意思從水汪汪的眼睛裏發出哀懇的光芒，直打到麗娟的心坎裏；麗娟忍不住，撲在牀欄上嗚咽起來了。

——我不怪你，半晌她纔哽咽着道，你好好兒歇息下子吧。

質夫苦笑地閉上了眼，一忽兒功夫慈悲的疲倦已把他帶進了睡眠的隱匿所裏去了。

母女三人看質夫睡熟後，都走到麗娟的臥室中時，楊夫人就焦灼地向女兒追問着這次起禍的根原。麗娟坐在床邊上儘自擦着淚，憑你怎樣問

總是不開口。半晌，她忽然拉着采蓉，叫她並肩坐下來。

——姊姊，她哀哀地道，你是有主意的人；這種生活，我簡直一天也過不下去了，你，你得給我一個解決的方法。

——好孩子，楊夫人走攏來搶着說道，質夫怎就會變得這個樣子了呢？

——媽，麗娟反問道，我不是全告訴了你嗎？她又掉過頭來向着

采蓉道，總之一句話，我們倆變成這樣一個局面了：他要求的，我不能給，或許不願給；可是我要求的，他也不能給，或許簡直就沒有。這樣的關係中間，當然要發生猜忌，疑慮，怨恨憤怒，種種精神上和肉體上的苦痛，我簡直一天天受着比監獄裏還要難受的煎熬，直到今天，實在有些忍無可忍了。

——那麼，你還愛他嗎？采蓉沉吟了半晌纔這樣問道。

——咳，姊姊，麗娟長長地嘆着一口氣道，實在我自己也攪不清這筆

眼。

——你們倆的事，本來不是旁人該參預的，采蓉很嚴肅地說道，出路祇有自己去找，旁人幫不了忙。可是，有一句話我願意提醒你：你不該把戀愛當作佔有着，牠是犧牲；牠不是要求，牠是貢獻。請你把這句話仔細想想，或者在這裏面你可以找到一個解決。

——蓉，你又來了，楊夫人不平地道，娟的犧牲還不夠，你要叫她割下身上的肉去給他吃嗎？

采蓉默然望着麗娟，在她的目光中彷彿發見了一綫希望的光采。

——「愛，的確應該這樣的嗎？誠然，我要你走我的路，你要我走你的路，結果，大家賭着氣背對背越走越遠了。祇要兩個人中間有一個肯小小犧牲一下子，掉轉身來，那豈不是大家歡歡喜喜地走上了一條路了嗎？的確不錯；可是這掉轉身來的，何必一定是我呢？難道說他就

不能嗎？然而從這幾月的經驗看來，要他走我的路，的確有些煩難；這種尋死覓活的事情，本不是好玩的，他不是煎熬痛苦到十二分，怎會做出這種把戲來？那麼，或者可以說，叫他轉背這個試驗到了今天已經宣告失敗了。這就輪到我來轉背試試看了吧！」

麗娟聽了采蓉的話，彷彿觸了什麼機似的心理上突然起了這樣一個轉變，沉默地低着頭。

——蓉，她突然開口道，那末，你說我該怎樣呢？

采蓉笑微微地望着她；忽然拉住了她的手輕輕地道：

——遷就些，不是解決了一切嗎？

麗娟飄了她一眼，臉上泛起了一層紅暈。

麗娟已允許質夫今晚留在她房裏了，這忽兒眼看已到了上床的時候，

質夫已挽着她膀子催了三四次，可是她祇感到懷疑和恐懼交換着在咬嚼她的心，儘自支吾延宕着，再也下不了那最後的決心。她望着那隻在燈光下燦爛的銅床，不自持地起了一陣寒噤。雪雪白軟綿綿的被褥，上面罩着秋雲般輕颺的紗帳，這是多乾淨純潔的所在！明閃閃的燈光和窗帘縫裏漏進來的碧澄澄的月色，都是怎樣的清明，照澈了屋子裏每一隻暗角！

她把身子縮在紗發椅的一角裏，儘讓質夫撫摹着她癱癱地搭在椅背上的一隻手，沉默地忍受着這一刻心頭湧起來的無窮懊恨。

——娟，你瞧，快十二點了。質夫一手托着懷裏掏出來的表，一手暗暗地溜到麗娟的背後，緊緊摟住了她的腰。

她感到一陣抽搐，眉頭繃了一縷，可就放平了。她在剋制自己，因為她決心今晚要實行那閃避了好久可不該不履行的妻子的責任。這是她的轉背，她的犧牲，她的貢獻。

質夫的手越摟越緊了，漸漸地把她抱進了他的懷裏。她不撐拒，無抵抗地任憑他的播弄；直到慢慢地感到他的手插進懷裏來時，纔禁不住的縮，站起身來轉過了背掠着頭髮道：

——你下去，讓我睡好了再來！

是嬌羞，是嫌惡，還是沒奈何的支吾？連她自己也說不上來。可是在質夫眼裏，這是多足醉人的處女的媚態呀；他馴羊似的笑微微走下了樓梯。

屋子裏寂然沒有一點兒聲響；電燈光照着銅床，被褥和帳子，黃的黃白的白，格外的光明燦爛竟叫人感到有些寒光逼人眼花撩亂起來。脆娟怔怔地望了半天，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心裏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感觸，像受了什麼委屈似的悲傷，可又像遇到了什麼威嚇似的恐怕。一剎那間，她真想衝開了門逃到馬路上去，要不然，上天見憐的讓她生出一雙翅

勝，衝出窗戶，飛到半天雲裏去，那纔真是痛快。可是事實還是事實，她突然又想起了自己剛纔發下的宏願，纔慢慢地走到床前的梳粧桌上，懶洋洋地卸起妝來。

她在鏡子裏發現了自己臉上的神情：眉心裏縐着一道道的折紋，把兩個眉頭差不多撮成了一條綫；眼睛癩癩地半開着，可是露出些驚惶的情態；兩頰紅得像搽了胭脂，牙齒把朱紅的嘴唇咬出一道很深的白痕。她看着忍不住自己笑起來了。這算怎麼一回事，那就犯得上變成這樣一副嘴臉？把大家以爲鬆泛平常的小事，怎就當做了大難臨頭的擔心害怕起來！她感到自己的確有些孩子氣，沒有經驗，不懂人情，望着沒有身親過的一切總愛造出種種無聊的猜測，躊躇，顧盼，充滿了莫明其妙的恐怕。究竟怕些什麼呢？真傻氣！況且，這一個丈夫，是她心愛的，是她不肯鬆手的，難道不該跟他扭在一起，抱在一起，親親兒，熱熱兒的

好好嗎？人家說這樣纔是甜蜜，這裏面有永生的瓊漿玉液，是人生的真意義，你沒有經驗過，怎就敢否認呢？

她一壁這樣想時，一壁走過去搽滅了中間那盞明亮的掛燈，祇留着床面前罩着綠綢子的台燈放出碧沉沉昏暗的微光，把全屋子化成了一種薄霧朦朧似的夢境。然後她又慢慢回到床前，脫下了夾紗的旗袍，祇賸一身短衫連短褲的小衣，再坐下來，脫掉了皮鞋，褪下了絲襪，赤裸着圓緻的臂膊和小腿，在陰沉的電燈影裏閃着亮晶晶的絲光。她站起來，把床上鋪好的被窩掖了一掖，回過頭來，不料在梳粧鏡裏遇見了自己的身影，她呆了，突然像受不住羞慚的襲擊，妮妮地拼命往被窩裏鑽。

她裹着被窩躺平時，鎮不住心頭一陣陣的跳盪。四下裏靜悄悄地，彷彿她的心跳是惟一的聲響。這一種期待，這一種緊張得差不多要繃斷的期待，真像把你上不上落不落的掛在半空裏，可不急死了人！她感到



臉上一陣陣的熱，氣急得有些像發喘，機械地拉起了被窩蓋沒了半個臉。

房門悄悄地開了半面，掩進一個黑影，像在黑暗裏飄着似的走到床面前站住了。她祇感到自己的心跳。

——睡了嗎？彷彿聽見輕輕地這樣一句呼喚。

在被窩裏，她祇感到床面前一陣匆迫的動作；突然，覺到腳邊的被角透進一陣風，跟着就接觸到一條冷冰冰的毛腿！她觸電似的週身起了一陣抽搐，禁不住翻轉身躲到裏床角裏，縮做了一團。心跳得要迸碎了！

——娟，娟！一隻手在搖她的肩膀。

這最後的一刹那，她怎樣也忍受不住了。她想掀開被窩跳出去，奔，奔，奔，不論往什麼地方奔，逃避這可怕的黑影。黑影，不知什麼地方飄來的魔鬼般的黑影，她決不肯承認這就是心愛的賀夫。

——你怎又不理我了！聽慣了的賀夫哀懇的聲音却又在耳邊盪漾

音。

這聲音却是親昵地含着一種醉人的軟意，髻髻把她發抖的小魂靈兒輕輕地加上一陣慰藉的撫摩，她不禁掉過身來。

不料在離她臉龐不到一寸的距離間，她感到一種閃避不及的壓迫：兩隻赤炭般的眼睛發出火似的光逼着她，直覺發眩；一團毛叢叢的亂髮，像烏雲般裹着個嘻牙咧嘴的怪臉；雪白的牙齒在血紅的嘴唇裏閃着光，一陣陣又急又熱又帶些濁味的氣直往她鼻子裏沖！她的氣窒了，頭暈了，四肢麻痺了，像一隻在狸貓掌下的小老鼠般失掉了知覺，沒有一點兒掙扎的力量；可又像害了半身不遂瘋癱病的人，心裏比什麼都明白，可是肢體却不能聽從她的指揮。

在她模糊地委頓地，靜候着命運的支配之中，她突然感觸到一陣酥麻。溫熱喘不過氣來的壓迫；於是一種利刺般的疼痛抽搖了她全部的神經，她

禁不住死命的撐拒。越是死勁的推，壓迫越凶，疼痛越利害，一會兒功夫她感到自己像隻垂斃的綿羊般喘着最後的殘息任憑着餓狼的嚼骨吸髓。

整個兒宇宙是個風狂浪急的大海，陰沉的黑霧充塞了空間，冥冥濛濛中祇感到轟轟般的濤聲，獵獵般的風聲，天在旋，地在轉，渺小柔弱的身軀，這下子祇有打成齏粉，化作微塵的份兒的了。焰騰騰的火，浪滔滔的水，雄獅的怒吼，巨蟒的騰躍，山的崩，海的嘯，砲火，疫癘，厲鬼，魔怪等種種恐怕所生的影響，比着麗娟這時候心頭的戰慄都算不了什麼一會事。她祇感到肢體在給支解，靈魂在給凌辱，可是酥麻了的肌肉生不出一點兒撐拒的力量，沒奈何，祇剩了在淚泉中表示反抗的能力；她嗚咽地哭得有些發暈了。

直等到慢慢地睜開眼來時，她突然感到一陣汗臭夾着說不出的腥味從被窩裏直沖進她的鼻觀裏來，忍不住喉頭作噁得想要吐。她的後腦骨軟

綿綿地枕在一條肉膀子上，臉正對着一簇黑森森的隔肢毛，還濕漉漉地沾着汗珠。週身接觸到的祇是滑膩膩的皮膚淌着粘粘糊糊的汗漿。白淨淨，香馥馥的身體這忽兒像掉在又臭又髒的泥淖裏面了！她再也不能容忍了，一骨碌翻身直坐起來。

質夫熱狂地爬起來摟住她的腰，把個頭埋在她懷裏直嘔吮着。不料她死命的一陣掙扎，灑脫了質夫的膀子，蹲到腳跟邊牀角裏，拉起一條被角，掩蓋着上身，緊張地睜圓了眼睛，抖索索地道：

——下去……下……樓去……

質夫駭異地望着。

——快下去……我怕你！她接着嚷。

——別這樣，質夫笑微微地推近身來道，這是我們真愛情開始的第一宵，請你成全了這一個快活圓滿的結局吧，我愛！

——愛情，你說這是愛情！麗娟突然興奮奮地嚷道，哼，這是蹂躪，

是凌辱！把我……把我……當做一個傢俱……一個給你洩慾的傢俱！

是你的快意……我的痛苦……肉體上……精神上！污濁……卑陋……把我葬送到人類的最下層！呀，我的人格，……我那天真純潔的人格……你得賠償我！狠心……辣手……那兒有一點兒愛我的痕跡！今兒，我纔澈底看透了！算了，快快走，……快快給我走！

她嗚咽地說着這一串斷斷續續的話時，賀夫已穿好了衫褲坐在床沿上，呆瞪着台燈說不出半句話來。半晌，他哭喪着臉歎了一口長氣，慢慢地站起來，扶着牀欄回過頭望着她道：

——好，我下去了。你好好兒睡吧。

悲哀，懊惱，塞住了麗娟的哽咽，下意識中深悔自己這一次嘗試的鹵莽。



是任性，的確是無奈。別了，賀哥，請你諒我。

娟留言。」

賀夫坐在麗娟的空床邊上，睜大了眼睛瞪着手裏這一張洋信紙，心中正在估量着。她會走，這纔怪哩！昨晚，是她願意，又沒人強逼過；說不上怕，更說不上恨，爲什麼要逃？這不是哄孩子的傻話？女人總喜歡玩這一套，隨她去，看她沒理會，搭訕着自個兒走回來。可是，且慢，別把假事弄作了真，還是給她個下場，找她回來的妥當。光景這時候她找她媽去了，乘她不備闖進去，包你一捉一個準。好，我就去！

賀夫這樣打定了主意，把那張信紙向懷裏一塞，站起來走下樓去，披了一件袍子，與匆匆出門逕向徐家奔去。一踏進門就拉住了開門的王媽問二小姐可在太太房裏，倒把這老媽子駭得張大了嘴，一時答不出話來。

賀夫一壁笑，一壁搖着頭，直向樓梯上奔，急得個王媽蹬着一雙半來腳追在後面直嚷太太還沒下床哩。賀夫不得在楊太太房門外立定了腳，

提高了嗓子對裏邊嚷道：

——媽，娟在這兒嗎？

——誰呀？是楊太太的聲音。

——我問，麗娟上這兒來嗎？

——大清早，她怎會來？楊夫人的聲音有些急促了。一陣匆迫的鞋皮聲，接着房門呀的一響露出她倉皇的臉容，衝着賀夫接問道：

——你們又吵了架嗎？

賀夫不理會，一步搶進去，東張西望的找；半晌，纔掉過身來，向懷中掏出那張紙，遞給楊夫人手裏道：

——這是她的信，你瞧吧！

楊夫人接過信紙，擦着眼睛讀不到幾行，就週身簌簌地發着抖；等到讀完時，一把拉住了賀夫的膀子顫聲道：



——她……逃了……你欺侮她……那可不行……還我女兒……還我女兒！

賀夫笑着勸慰，祇說岳母傻，上了娟的當。重話也沒說過一句，誰又欺侮過她？他知道她的性情，光景這時候躲在那個家裏等大家去找哩。他勸岳母別招急，還帶笑地說，保險下半年還她一個活跳的女兒。說着話時，采蓉也聞聲趕上來了；問清了事由，她卻瞪着眼睛向賀夫望，半晌，突然問道：

——胡太太那兒你沒有去找嗎？

賀夫怔了，心頭別的一跳。不錯，她許找倩娘去；昨夜那種變態，多半是想起了倩娘的感觸。這事情可要糟，得馬上去。

他嘴裏說着不錯，掉轉身就向樓下走，跳上一輛洋車，催着車夫死命向東大街奔。車子在胡宅門前停下時，他一個虎步踏上階沿，把那扇大

門打得應天價響。也不管開門阿四的阻攔，也不管朱媽帶跌帶爬在樓梯上跟在後面的極叫，他踏進門就一口氣奔到倩娘的房門口，要不是房門在裏面落了鎖，他真想直衝到倩娘的床前去。祇聽見倩娘的聲音在裏面高聲問着誰。朱媽噓喘喘地趕到，應說是楊少爺。賈夫這時候才感覺到心頭放下了一塊石，麗娟沒有來。可是，既來了，總得問。他就隔着房門，亮着嗓子道：

——麗娟一清早就出了門，我來看看，上這兒來過沒有？

裏面沒有回響，祇隱隱聽見瑟瑟索索，噓噓喳喳，起了一陣緊張荒亂的騷擾；賈夫聽的又起了疑，捺不住性子，高聲催着開門。半晌，才聽見門鑰下的一響，門縫裏露出倩娘的半身，披着睡衣亂髮蓬鬆，慌張地問道：

——你來找誰？

——麗娟在你房裏嗎？

倩娘怔了一怔，忽然臉上堆上了霜似的冷笑道：

——上我這兒來找你的愛人，真虧你想得到。我正好有話要跟你說，請在樓下坐一坐，我穿好衣服就下來。

——哼，你又要搗什麼鬼！擋着門不讓我進房，我偏要進去看個仔細！

他咆哮地嚷着，把倩娘一推，那扇門就呀的開直了；跳進去看，端正地坐在倩娘床沿上的卻是個呆瞪着的人俊。

——你，你在這兒！質夫不覺脫口叫出來。

人俊忸怩地苦笑着，站起來掖了掖衣褲，走近質夫，親暱地道：

——質哥，你這樣慌張，光景又鬧別扭了。嫂夫人的確沒有上這兒來過，可是，怎會大清早不別而行的往外邊跑呢？你別慌亂，坐下來我

們大家商量一下子，或許能幫你一點兒忙。

質夫那兒理會他這些假殷勤，掉過身來就向房門走，卻給倩娘迎住了，惱着臉道：

——你要找老婆，不問我，上那兒找去？

質夫知道她故意取笑，恨恨地橫了一眼，推開她向外走；倩娘斜靠在沙發的扶手上，眼望着人俊冷冷地道：

——明擺着丈母和大姨子，不問她們去要人，倒來找我們這些不相干的人。你瞧，他真給人家迷糊了竅了！

質夫走到房門口，忍不住掉轉頭來反問道：

——你知道我沒有去過嗎？

——哼，光嘴裏說，有什麼用？倩娘眼望着窗外自言自語地接着

道，俊，杭州鬧着陶思瑾和劉夢瑩的案子已經夠醜的了，誰知自個兒親姊

妹也會攪這一套玩意兒，你說，這世界不是真反了嗎？頂可憐的，倒是那死心眼兒蒙在鼓裏的丈夫哩。

賀夫一腳已踏出了房門，聽到這套話，突然翻過身來奔到倩娘面前逼問她指的是那一個。倩娘瞅着人俊祇管笑。賀夫急了，拉着她的膀子哀懇道：

——倩，別捉弄我，我知道你指的是她。老實說，我早就起了疑，可不肯信也不敢信；你說這話，該拿到了一些把柄吧？我謝你，求你，爽爽快快的告訴我，我正在找尋解決的路哩。

人俊聽不過，搶過來拉着倩娘道：

——你老喜歡開玩笑，瞧，把賀哥急成這個樣子。賀哥，別信她胡扯，那兒有這麼一回事，還是快去找尋嫂夫人是正經。

倩娘順勢就在身邊的一張沙發椅上躺下去，眼睛望着天花板，祇管

笑。半晌，瞟過眼睛斜瞷着賀夫道：

——怎麼，你呆站在這兒，想等尊夫人床底下鑽出來嗎？真是位好丈夫，誰看了不羨慕？

賀夫倒底忍不住這樣刺般的譏諷了，一使氣，掉轉身就走。奔出了大門，還隱隱聽見倩娘的笑聲。

「真的嗎？我的情敵真是她的親姊姊，采蓉，她嗎？同性愛是怎麼一會事，我不懂；可是這種笑話現在多得很多，未見得她就不會幹。親姊姊跟普通女朋友更沒有什麼分別。不錯，仔細想，格外像了。新婚第一天，她一定要住到家裏去；搬過來後，死不肯同房；結婚之後，對着我十分冷淡，對着一般女同學，特別是她的姊姊卻有說有笑；蓉的話，說一是一；我的話，祇當耳邊風；呀，一切一切，全足證明她們的關係不僅是姊姊了。她一向的態度，我祇覺它的怪，可找不到理由；好，這卻答

復了一切。原來有這麼一重黑幕，所以我們的情感越攪越壞了。現在她躲起來，當然是預定的計劃。那麼，我就甘心做個傀儡給她們玩弄嗎？不，決不，我離不了她，我要奮鬥，我要搶她回來的！」

賀夫跳上了一輛洋車，一路這樣想時已回到了徐家的大門口。他直着眼睛一口氣就向客廳裏奔，剛跟王媽撞一個滿懷。他順手把她當胸一把抓住，喝問大小姐在那裏；嚇得那老太答不出話來，直把手指向窗口指。順着看，采蓉正坐在窗底下看報。推開王媽，賀夫搶過去，撲的一聲竟筆挺的跪在采蓉面前。駭得采蓉沒有了主張，站起來想讓，卻又給他兩手拉住了衣襟，哭哀哀地說道：

——蓉姊，我現在全都明白了。救我的祇有你。你肯慈悲，我就有了活路；不然，乾脆讓我死在你跟前了吧。這種不死不活的日子，我不能過，我不願過；請你吩咐，要我死，我就死，不然，還我的麗娟，還

我的麗娟……

采蓉再也想不到他會使出這一副輕賴的手段來胡纏，倒急得沒有了辦法；漲紅着臉掙扎了一陣，可那裏掙得脫。她也急得哭了。楊夫人在樓上聽到，跟踉蹌蹌奔下來，看着這一個跪着一個坐着對哭的怪相，也駭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賀夫聽見身後的腳聲，掉頭見是楊夫人，才放手站起來，奔向旁邊一隻沙發椅裏一輪，直着眼睛儘向窗外面瞪。當楊夫人驚奇地拉着她女兒問什麼事時，他突然又跳起身來，擺着虎勢，叉着腰，像軍官發命令似的嚷道：

——好大膽子，你們敢把我老婆藏起來嗎？可別當我是好惹的，今兒不交人，明兒讓你們知道我的厲害。我叫憲兵把你們押起來，抽你們的筋，剝你們的皮，看你們交人不交人！



——媽，怕死了，采蓉拉着楊夫人的手輕聲地道，他怎麼會變成了這個樣子，不要是瘋了吧。

楊夫人一壁摟着女兒的頭，一壁顫巍巍地伸手指着賀夫道：

你……把我小女兒氣……跑了……好，現在又來……欺侮我大女兒了……很好，我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了……誰也不讓你欺侮的……還我的女兒……你這個……

老太太氣得喘不過氣來。采蓉趕緊攙扶着坐在一把椅子上給她揉着胸。賀夫還是很巴巴地叉着手站在窗口，冷笑道：

——哼，你們通同一氣作弄我，我不饒，今天不上當了。老太太，也許你是個好人，也給蒙在鼓裏；你要你的麗娟嗎？別衝着我說話，你問她要！

說着時，他跳過去把個手指直擱到采蓉的鼻子上。采蓉這時可真急

了，滿包着眼淚，紅漲着臉問道：

——你口口聲聲咬定了我，憑什麼這樣誣賴我！

——哼，你真要我說嗎？質夫瞪大了眼睛逼視着。

——你說！

——醜事，說了也嘴臭。你們幹的好事，還當是神不知鬼不覺嗎？

對不起，全彳城都在那兒當笑話講了。親姊妹變成了夫妻，這不是比

劉夢瑩陶思瑾的新聞還要新鮮別緻嗎？可是，這些閒話且別提，我總是

她的丈夫，現在問你要人。

采蓉聽了這一番話，真髣髴青天打下了一個霹靂，把她震得又氣又急，不曉得從什麼地方分辯起。可是她到底是個捺得住性子的人，知道仔細想，質夫剛纔到倩娘那裏去，多半又聽了她挑撥的話，才會有這種變態，且別跟他辯，先查問他一個究竟。她想定了主意，倒反鎮定地問

道：

——你說這種話，想已調查有據的了。我不給你辯，請你先說你的證據。醜事有醜事的形跡，笑話有講笑話的人，至於我把妹妹藏起來，更應該有藏起來的理由和事實，請你一樁樁說出來。要是你說不出，這種憑着人家三言兩語的挑撥，胡亂把我們白糟塌，那我可不依。

——呀，呀，質夫搖着手暴躁地嚷道，這種伶牙利齒，任是誰多佩服你。可是，我現在沒功夫掉這些閒嘴舌，我要人，你得立刻交出來，不然，哼，知道我的厲害！

他說着時，圓睜着眼，豎直了眉，臉皮脹得赤紫，頸子裏的血管暴得像小指粗，聲音粗厲得像狼嗥。采蓼究竟是個小姑娘，瞧着這種樣子，也嚇得沒了主張，摟緊了楊夫人，母女倆多急得哭了。

——哭，哭就嚇得退人嗎？質夫狠狠地道，我限你今兒晚上交人，

要是沒有的話，請你嚐嚐皮鞭的滋味。

賀夫發出了這最後的警告之後，竟頭也不回的大踏步去了。

其實，賀夫也有他的主意；他知道，立逼交人，采蓉下不了台，事情要弄僵，所以，狠狠地威嚇了一下子，他準備着暗暗窺看她的蹤跡哩。

出了徐宅的門，他就僱定了一輛馬車，在街角上候着，祇等采蓉出大門，他打定主意遠遠地釘她的梢，以爲這一條妙計，一定可以找到麗娟的隱藏處。

他靜靜地伏在自己的樓窗上，望着徐宅的大門，一點鐘，兩點鐘，耐心地等候着。直等到十二點左右，纔見徐宅門口來了一輛空馬車，一忽兒采蓉扶着他的娘出門登車去了。

賀夫高興得跳起來，幾步就跨下了樓，跳上車，催着車夫遠遠地跟着

前面那輛車子走。馬蹄得得響應着他碎躍的心，緊張得像要炸碎了。

轉過了幾個灣，前面那輛車突然在一家門口停住，眼看她母女倆下車進門去了。仔細看，呀，這是施國英的家，對了，麗娟躲在她那裏！

誰知道，連她也通同一氣的，真氣得死人！

施家剛在一個十字路口的轉角上，賀夫就叫自己的馬車停在橫馬路那一面，自己跳下車，伏在牆角邊，窺探門口的動靜。隔了二十分鐘光景，施家的門開了，人影連翻的上車，仔細看，多了一個施國英，却並沒有麗娟的影子！

賀夫的心頭加增了失望的重量，跳上車，再遠遠地跟着走。又轉了幾個灣，前面那輛馬車又在一家門口停住了；這一次却祇有采蓉一個人下車進門去。不一會兒，看她拉了個何寶玲急急忙忙的出來，遠望去，兩人臉上都帶着驚慌匆迫的神情。

馬車又得得地向前走，賀夫在車子裏狐疑地想。約齊了這些人，她們一塊兒去找麗娟商量對付我吧？那末施何兩人也早就知情的了。可是，這種醜事，難道說楊夫人那樣的老太太也串通在一起，不相干的同學們也串通在一起，竟用盡心思來拆散我們的家庭，成全她們這種變態的結合；這似乎有些非人情，或者我真錯怪了采蓉了。然而，麗娟的這種不可理解的態度，破除了這個最近情的解釋，格外要叫人迷惘了。

賀夫這樣想時，前面的馬車又在麗娟讀書的光明大學門口停了下來。他遠遠看着她們匆匆忙忙的進去，匆匆忙忙的出來，跳上車直向通到城外的那條馬路上去；出了城，逕奔輪船碼頭；在招商局大門口停了下來，采蓉和施何三個人下車就擠到局裏去。賀夫趕緊也跳下了車，在人堆裏掩進了局門，却見她們三人正在賣票處跟局裏的一個職員搭話。他遠遠藏在一個櫃角邊，側耳竊聽，在嘈雜的聲浪中，居然給他聽到了幾句：

——真是十一點鐘開的嗎？是采蓉的聲音。

——我不騙你。職員粗糙的口音。

——今天上水下水都沒有船了嗎？

——誰騙你？職員不耐煩的口音。

遠遠看着她們三人纏着眉喊喊墜墜計議着的時候，賀夫這才斷定她們的確沒有知道麗娟的蹤跡，正在四處打聽哩。

這在他是一個絕端的失望。若能確證麗娟是給采蓉藏起來的，不論這裏面包含多少複雜的問題，最少這中間還藏着許多的希望；所以，他雖漸漸感到這猜測的不近情，可還死命的抓住了，不肯鬆手；然而，現在，難辯的事實已暴露了真相，叫他不信也得信，而這一縷的希望却給這真相化成了煙霧！麗娟真像一隻青鳥般的不知道飛到那裏去了！

他突然感到自己把事情會都攪糟了；現在肯真心幫着他找麗娟的祇剩

了采蓉一個人，他竟把這些不名譽的事情去污蔑她，把她當仇人看，叫她懷着怨恨恐懼的心理，避得遠遠的；這明明又是倩娘的毒計，怎又鬼迷了心上了她的圈套！他恨自己的愚笨，怨自己的魯莽，忍不住一陣衝動，竟走出了他掩藏的櫃角，直向她們三人走去。

采蓉正跟施何低聲講着話，不提防背後一個沉着的男子聲音在叫着她的名字；掉頭看，見是質夫，頓時臉脹得通紅想要走；却給質夫攔住了懇求道：

——蓉姊，請你恕我今兒早上的無禮，可是也請你可憐我真是急得沒法，才想出這種不要臉的念頭。現在，我知道，娟是真走了；可是，我決不讓她走的，我願犧牲一切，冒種種險去找她回來的。蓉姊，能幫我忙的祇有你；你肯恕我，助我一臂嗎？

采蓉冷笑道：



——我們不是在找嗎？

——她一定早已離開了彳城，我想要到別碼頭去找，請你把她各處親友的地址開給我；我想在報上登一段啓事；我想寫信給她的親友，託大家留心；一切事情，規劃要懇求你，我願出死力去奔。

采蓉默默，半晌才冷冷地道：

——我們回家再商量吧。

大家走出了招商局，馬車裏等候的楊夫人看見突然多了個質夫，駭問女兒怎麼一回事。采蓉也冷冷地道：

——誰知道他怎會來的！

兩輛馬車在彳城的城牆影裏漸行漸遠，慢慢地消失在蒼茫暮靄中了。

## 十五

一切都有條不紊地計劃定了，尋人的廣告也在彳城幾張日報上登出來了，各埠的親友，也都發信詢問去了，可是候了一個多星期，一點兒沒有音信；於是質夫決心料理行裝，按着采蓉所開的地址親自到各處去找。

每到一個城，他逗留三五天，白天儘在外邊奔，晚上照例的滿載着失望，回到旅館裏，不是對着蕭然四壁，哭一個整夜，就是在斗室裏打磨盤般轉到天明。一天亮，彷彿又復活了他新生的希望，可是興匆匆地出去，又是垂頭喪氣的回來。一天絕了望，換一天，一個城絕了望，再換一個城；這樣繼續不斷的煎熬，真叫他綳斷了心絃，哭枯了淚泉，攪得心灰意懶了。他漸漸感到一切幻滅了，心愛的麗娟已化成了煙霧，早已不

在人間了。然而，在這最後一瞬間，還有一點兒希望的燭火在他心頭閃爍着；他希望，離家已久，或者這時候趕回去，麗娟正端坐在臥房裏，給他一個意外的驚喜。

他懷着這種渺茫的希望，奔回家來，所遇到的當然是他意想中的失望。滿屋子祇裝滿了觸景生情麗娟的影子，却那兒有她的人！

一切都完了！失望，幻滅把整個人生打成了粉，他再也沒有勇氣去奮鬥，追求了；直感到自己祇剩了一副枯槁的軀體，沉浸在濃糊的苦酒中，包圍在窒息的毒霧裏，別說掙扎，簡直不能動彈！他一進房就倒在一把沙發椅裏：朱媽進來問，他祇揮手叫她出去。

時間模模糊糊地把夜色充滿了他冷森森的四壁，他還是木然地注視着地板坐在那沙發椅裏。漸漸地月光爬上了東窗，隔着沙窗帘，在地板上印上一團團，一條條的黑影，他還是木然地坐着。他入睡了嗎？何

會！他的腦海裏正翻起了一萬重的波瀾，烈火般的憤恨，狂瀾般的嫉妬，怒濤般的猜疑，刺棘般的顧慮，亂糟糟挾着他的靈魂在這波瀾裏打着滾。他麻木了環境，失却了感應，不知饑渴和疲倦永遠呆瞪着那塊視而不見的地板。

月光由東窗移到了西窗，屋子充滿了墳墓般的死寂。昏迷中的賀夫，鬚髯感到一種幽靈的警告似地突然把低垂的視綫擡了起來，向着黑沉沉的門角裏瞪着，瞪着，眼圈兒越瞪越圓，越瞪越大，臉部的肌肉起了拘攣，週身在抽搐着。他清晰地看見那門角裏站着一個人！瞪大了眼仔細看，那個人不動不作聲，可是他卻斷定這定是一個人。奇怪，什麼時候進來的？他鬚髯記得剛纔門兒開過一次纔，是了，就在那時候溜進來的。這許是麗娟回家來了？眼睜得要出血，他死命釘着看。不錯，的確是心愛的娟，她，她真回來了！爲什麼站在那裏不作聲？怎

的不像小雀兒般跳近身來，扳着頸子，坐在膝上，甜蜜蜜地訴述幾天來的經過？ 呸，昏了，她是生了氣纔出去的，瞧，小頸兒不是鼓着，小嘴兒翹着，喏，眼睛裏水汪汪地還流着淚呢！ 喏，可憐，真苦了她，我得小心地去安慰，捺着性子去討饒！

他這樣想時，已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

——娟，娟，你別走，你別躲，我承認以前一切是我錯；可是你也太狠心了，硬生生地一走，撇得我死不得活不成，跌進了地獄。 你到底可憐我寬宥我的回來了；我知道你一定捨不得我，撇不下家，要回來的。

可是，這樣淘氣真坑死人，下次斷乎使不得，你聽見嗎？

他張開了兩臂，嘴裏喃喃地迎着那門角裏的影子一步一步一晃走過去；說到最後一句時，想伸着指頭俏皮地向着麗娟的額角上點，却不料手指接觸到的是冷冰冰的感覺。 駭然，他仔細看，手指觸在門角裏的衣架上，架

上吊着一件旗袍。

咦，她溜到那兒去？掉轉身來，四面找；喏，喏，喏，站在東窗角裏，嘻着嘴在笑，嘻，還在招手哩！淘氣，改不了孩子氣，人家要說正經話，誰跟你捉迷藏？

他挺了挺腰，揚了揚頸子，直着眼睛往東窗角裏撲。不料，黑蠅蠅地看不清，腳在檯腿上一絆，一個倒栽葱，額角磕在椅角上，眼睛裏金星直爆。他模糊地感到這是一個強暴的襲擊，大概是黑影裏跳出來的，迎頭給了他一拳。擡頭看，東窗角裏不見了麗娟！憤怒，嫉妬，焦急，怨毒一時湧上心頭，他從地板上直跳起來。四處找，黑蠅蠅的影，白閃閃的月，一團模糊，看不見甚麼！他急得直着嗓子怪叫；空蕩蕩的四壁迴盪着這一聲尖厲的呼聲，髮髯百千厲鬼挾持着心愛的麗娟在那裏撕！

了！跳着，舞着，他滿屋子裏追；椅子，棹子，轟轟隆隆的倒；

，碗，盞，乒乒乓乓的響；被，褥，帘，帷，在黑黢黢的影子裏飛  
滿了一屋子。他在天翻地覆的感覺中，突然摸到了門框子。是了，挾  
着她遠走了！他拉開門，三脚兩步跳到樓梯頭，直往下奔；不料，迎面  
一個黑影，一聲怪叫，一陣轟隆隆的滾，樓梯脚下躺着兩個人影，一個是  
他，一個是嚇得半死，痛得半死的朱媽。

朱媽摸着膝蓋，捶着腰，慢慢地掙扎着站起來；在黑地裏摸着了電燈  
紐，扳亮了瞧，可把她嚇了一跳。祇見她的姑爺，直挺挺地躺在脚跟  
前，一動不動，一聲不響，額角上冒着血，嘴角裏淌着沫。她抖抖索索  
偏下身子，搖着他的肩膀，嘶喚着。半晌，纔見他呻吟了一聲，慢慢地睜  
開眼來；直着眼向她看，嚇得她直叫姑爺。他可不理會；半晌，突然把她  
一拉，死命摟在懷裏，悶得她喘不過氣。祇聽他牙縫裏露出嘶嘶的怪  
笑，直着嗓子道：

——你，你想逃，看你逃到那兒去，到底給我追到了……嘶，嘶，嘶……

——呀，姑爺，是我，……小姐還沒有回來哩。朱媽在他膀子縫裏露出半張臉死命的嚷。

——你，你是誰？賀夫掀起了朱媽，雙手揪住了她的肩膀，像賞鑑什麼古董似的仔細看。半晌，突然死勁把她往地上一推，嚷道：

——噢，你這強盜，藏起了我的娟，想裝嘴裝臉的來騙我。好大膽子，我可不依，還我人，要不……

說到這裏，他握緊了拳頭，撲下去就是一拳。朱媽閃避得快，他撲了一個空，又是一個倒栽葱。跳起來就追；朱媽急了連跌帶爬直向大門奔；急中生智，扳開門上彈簧鎖，開門出去，順手帶上；祇聽姑爺在裏面拳足交加，把扇門擂鼓般的打。



這時候天也亮了，朱媽氣喘喘地打開了徐宅的門，把楊夫人和采蓉都從被窩裏叫了起來，祇說姑爺突然回到家，不讓她過來通知，這會兒竟發了瘋了，這怎麼得了。大家計議了半天，到底沒有那一個敢奮勇再過來看一個究竟。最後，還是采蓉想起了阿三，叫他去；阿三回來說，門邊在響，姑爺蠻勁狠，一個人不敢進去。采蓉就出主意，叫他多約幾個人，開進去，先想法把姑爺軟禁在房裏，一面派人到胡家報信去。

大家瞧着采蓉的計劃做，胡家回話說，已打電報請司長趕回來，司長未到以前，沒有得力的人，還要請徐宅派人照料一下子。於是，阿三就糾合了五六個同行的車夫，打開了門，把快要精疲力盡的質夫撮擁上了樓，反鎖了樓門，他們就佔據了質夫的臥室，借着看守的名義，喝酒鬥牌，直鬧到深更半夜。

質夫上了樓，就昏昏沉沉的睡。讀者們，趁他沉睡的時候，我們來仔細認一認這位老朋友現在的容儀吧。你們的映象裏，想還當他是一個魁梧壯碩的偉丈夫吧？咳，你們瞧，仔細瞧，他已換了一個人，祇怕要不認得了。一個月來儘是奔波，焦慮；睡，睡不穩；吃，吃不下；鐵也要化，他到底是血肉的身體，怎能不瘦，怎能不老！瞧吧，全身瘦得像一根棍，腳踝和手腕細得像搥得斷的梗子；臉上祇像骨架上包着一層薄薄的皮；兩塊權骨特別的高，眼窩凹下去成了兩個深潭，鬚髯看不出他眼睛的是開是閉；兩頰縮了進去，襯得一張嘴巴異常的尖，簡直像一隻猴子；可是兩脣兩頰蒙蒙茸茸長滿了鬚子，却又給人家一個猩猩的映象。這那兒是我們認得的質夫，可憐，不過一個月，已消失了青春，變成了這一副鬼樣！

在瑩潔月光的映射中，他慢慢地又睜開眼來。朦朧追憶，他又揭露

了入睡前的憧憬；麗娟回來了，却給強徒搶了去；強徒把他反鎖在大門裏，現在竟把他禁閉在樓上臥室中。呀，不曉得她這會兒給他們揪着在打，還是纏着在燒，也許，用強把她……這，怎麼能等，一刻，一分，一秒也不能遲，咳，自己怎的安穩穩還躺在床上！

他心裏招急，顫巍巍支起半身，祇覺週身像棉般的軟。然而，他知道，不能再耽誤，死命支撐着，爬到窗口往樓下看，黑黢黢地祇聽見一遞一答的鼾聲。嘻，強盜都睡着了，這是偷逃的好機會。可是，他們守着門，怎好逃呢？

他回到床沿上，坐着想。突然，想到了一個主意，拉起褥單，理着頭死勁一撕，成兩片，每片再一撕兩，然後把四條接起來，拉直了竟是根長的一條帶。拿着這條帶，他蹣手蹣腳的走到沿街窗口，輕輕地推開了窗，把帶子的一頭繫在窗框上，把那一頭慢慢從窗口掛下去，看着它垂到

樓下的窗沿。他想，行了；探出頭，兩旁望，街上寂然；顛巍巍地爬上窗沿，掉轉身試一試帶子的結，就兩手吊着帶，雙脚一蹬，身子懸了空；於是，一把一把望下揉，最後，手裏一脫勁，直往下溜，手心裏痛得緊，一蹶身倒在地上。爬起來搓搓手，揉揉膝蓋上的傷，兩邊望了望，拔出脚就向十字街口奔。

帶着疏朗朗枯葉的樹枝，在月光中，一路縱橫着奇形怪狀的影子。他，模糊地望，在這些忽隱忽現的影子中間，的確看見一個黑大漢抱着一個白衣衫的人在前面奔！仔細聽，喏，那不是麗娟慘厲的呼號嗎！心跳，頭脹，混身淌着汗，死命的奔；在喘，在抖，搖搖晃晃儘力拖着兩條酸麻的腿，還是死命的奔。向前看，那個黑白的影子，還在前面忽隱忽現的奔；他想，這一次趕不上，一切都完了，於是拚着最後的殘喘，鼓着週身的餘力，死命掙扎着想快，可是，總感到像蝸牛般的慢，眼看面前那

黑白的影子越飛越遠，漸漸要在遠處消失了；心焦，氣急，一路發出狼嗥般粗厲而慘怛的呼聲在死寂的深夜中搖曳着。

他足足奔了有十里路，當月兒掛到了西山頂上的時候，他已奔近了城外小西湖的邊上。一個月來的斷喪，加上這一次最後的興奮，已把個精強力壯的質夫銷磨剩了一縷影子。講體力，他早就該跌倒了，現在祇剩一鼓追求的餘勇吹着這影子向前飄。飄，的確是在飄；跟着他幻想中的影子，腳底下像踏着棉花，騰雲駕霧似的向前飄。可是，最後，他感到連飄也飄不動了，悲慘地長歎一聲，跌倒在離湖岸不遠的小坡上，眼看那一對黑白影子飄飄盪盪飛向水雲相接的地平綫上去了。

這時候，他祇感到天在旋，地在轉；像捲在海浪裏，像掉在火坑裏。然而，不是浪，也不是火；是燦爛的光圈，是璀璨的花環，遠遠近近，大大小小，從老遠無盡的黑暗中排列着飄盪過來，直到眼前。他看着，

又愛，又怕：愛的是，一個個圈兒環兒發射出眩目的光芒通過雙瞳直擲他的心，醉人的芳香穿着鼻官直沁他的腦；怕的是，這些圈兒環兒却都是活動地迎面撲來，一個個遼遠的小星，一忽兒如環，如盤，如輪，如蓋，沒頭沒腦套上身來。他想逃，逃不了；他掙扎，別想動一動，縛在身上的像火一般的灼，來的還像浪一般的湧。他的氣窒了，熱血沸湧，彷彿整個兒身體要炸了；於是，狼嗥般粗厲而慘怛的呼聲又在死寂的空氣中搖曳着。

在迷茫中他慢慢地甦醒過來，彷彿感到麗娟到底還在逗着他玩，不曉得藏在那邊黑影裏的那一棵樹底下。瞧，那邊，叢樹中的那條小徑裏，晃晃盪盪飄動着，白閃閃，忽隱忽現，那樣美，那樣亮，把他眼都晃得花了，那，那不是麗娟，她，她在走過來了嗎？將沉的月色格外亮，襯着一團團的黑影格外黑，這或許是野火，或許是磷光，可是望過去，飄飄盪

盪，跳跳躍躍，的確是生命的動盪。這一次麗娟的確來了！牠在遠遠地繞着大圈子向着這邊飄過來，他熱狂地睜大了眼睛釘着看，咦，那晶瑩明淨的不是她的一對眼睛嗎！他喜歡得直叫，一個月來的辛苦沒白吃，她到底回來了；他顛巍巍地站起來，張開了膀子迎上去。

可是，相隔不到一丈路，那點光突然打了個磨旋向臨湖那一個方向飄去。呀，她還在着惱，使氣，不願給我好！賀夫急了，張開了膀子，一壁死命的追，一壁斷斷續續的哀求道：

——娟，娟……你真回來了嗎……千萬別扔掉了我……不顧我……再獨自去了！……呀，娟，怎的不理我……罵我一句，打我一頓……我……都快活……千萬……千萬……別……

他越奔越快，不提防一條樹根擋路，跌得他半晌不作聲；醒過來，爬起來看，那點光還在前面飄，死命再追，看看已追到湖邊上，氣接不上，

汗直淌，心直跳；站定了向前看，一片光明瑩潔的明鏡，那點光正在這上面曼妙地盪着圈子。漸漸地這星光放大了，他看見麗娟一絲不掛呈現着羊脂白玉般透明白皙的肉體，微笑地望着他。

「呀，娟！呀，娟！慢慢走，我跟你來了！」

接着他這一聲歡呼，小西湖瑩潔的鏡面上暫時起了一陣紛擾；一堆浪花播散出了幾圈水紋之後，仍舊在月光斜照中，平平整整地看不出一絲裂痕。

天一忽兒就亮了。城東路徐宅的大門上，忽然有個旅館裏茶房似的人，急匆送到了一封信。王媽搶着信就奔上樓，叫醒了采蓉給她看。

采蓉一看筆跡，就高興得直坐起來。急急忙忙拆開來讀道：

「蓉姊：



我到底回來了。這一個月的飄流使我真正認識了人生，確知以前所看到想到的全都是我想像所造成的假設幻象而已。

我不敢見質夫。或許他恨我，見了我面要唾罵我；論理，我也應得；可是，到底鼓不起這勇氣。我現在住在城外華安旅館第三十號。

好姊姊，希望你來，把他的態度，近況，一切一切告訴我；讓我好有一個準備去見他的面。我心焦死了，請你別耽擱！

娟匆筆。」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六點十五分真茹返滬後續完。